

權

界

論

商務印書館

英國穆勒約翰原著
閩侯嚴復譯迷

羣己權界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ON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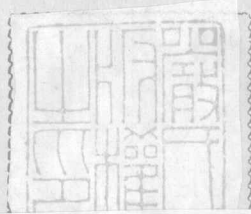
BY
J. S. MILL
Translated by
YEN FU

1st ed., Sept., 1903 9th ed., April, 1926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證 印



癸卯年九月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

前清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一日稟部註冊七月十六日領到著字第三百二十五號執照

PRESENTED

to the

LIBRARY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By

Pres. C. J. Lin

June 12, 1938

譯者序

嚴子曰。嗚呼。楊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攷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既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界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是爲序。

穆勒原自序

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其。契。合。印。可。爲。吾。勞。莫。大。之。報。訓。其。於。是。篇。也。吾。實。爲。所。感。而。後。作。是。中。最。精。之。義。吾。與。彼。共。之。吾。乃。今。以。是。長。供。養。此。寶。愛。悲。傷。之。舊。影。而。已。蓋。是。之。爲。書。猶。吾。平。生。他。所。纂。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曩。凡。成。書。爲。吾。妻。所。覆。審。者。其。受。益。恆。不。可。計。量。今。茲。吾。妻。不。及。見。其。成。故。獲。此。益。甚。寡。此。中。要。義。凡。欲。得。其。揚。榘。者。今。此。已。無。則。此。書。之。不。幸。也。嗚。乎。洪。思。尊。感。永。閔。幽。宅。使。不。佞。能。裒。其。半。以。傳。諸。人。間。將。較。自。爲。紬。寫。其。無。所。裨。觸。扶。翊。於。斯。人。不。可。跂。及。之。神。智。者。其。爲。有。餽。人。羣。乃。真。不。可。量。爾。

譯凡例

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當翻公道。猶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罣礙也。又與 Slavery 奴隸、Subjection 臣服、Bondage 約束、Necessity 必須等字爲對義。人被囚拘。英語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釋繫狗曰 Set the dog at liberty 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 Justice 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

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爲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爲惡。卽欲爲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爲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爲善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

貴族之治。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專制之治。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乃至立憲民主。其所對而爭自繇者。非貴族非君上。貴族君上。於此之時。同束於法制之中。固無從以肆虐。故所與爭者。乃在社會。乃在國羣。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爲英民說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國羣之分界。然其所論。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者也。

西國言論。最難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論。多取宗教爲喻。中國事與相方者。乃在綱常名教。事關綱常名教。其言論不容自繇。殆過西國之宗教。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至今稱名教罪人。可以見矣。雖然。吾觀韓退之伯夷頌。美其特立獨行。雖天下非之不顧。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謂雖孔子所言。亦須明白討箇是非。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爲古人所欺。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眞事實。雖出之讐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亞理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眞理。勝於吾師。卽此義耳。蓋世間

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爲有物也。

是故刺譏謾罵。揚訐譁張。仍爲言行愆尤。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總之自繇云者。乃自繇於爲善。非自繇於爲惡。特爭自繇界域之時。必謂爲惡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爲圓足。必善惡由我主張。而後爲善有其可賞。爲惡有其可誅。又以一己獨知之地。善惡之辨。至爲難明。往往人所謂惡。乃實吾善。人所謂善。反爲吾惡。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

此譯成於庚子前。既脫稿而未刪潤。嗣而亂作。與羣籍俱散失矣。適爲西人所得。至癸卯春。郵以見還。乃略加改削。以之出版行世。嗚呼。此稿既失復完。將四百兆同胞待命於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歟。姑識之以觀其後云爾。

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六月吉日嚴復識

目錄

原自序

首篇引論

篇二釋思想言論自繇

篇三釋行己自繇明特操爲民德之本

篇四論國羣小己權限之分界

篇五論自繇大義之施行

羣己權界論

英國穆勒約翰著

侯官嚴復幾道譯

首篇引論

著書宗旨

有心理之自繇。有羣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與前定對。羣理之自繇。與節制對。今此篇所論釋。羣理自繇也。蓋國合衆民而言之曰國人。函社會國家在內舉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問國人範圍小己。小己受制國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權力界限。定於何所。此種問題。雖古人之意。有所左右。而爲之明揭究論者希。顧其理關於人道至深。輒近朝野所爭。樞機常伏於此。且恐過斯以往。將爲人羣大命之所懸。不佞是篇之作。所爲不得已也。所言非曰新說。但宇內治化日蒸。所以衡審是非。裁量出入。稍與古殊。非爲討本窮原之論。難有明己。

立憲之國所得自繇

與自繇反對者爲節制。亦云自繇節制。二義之爭。我曹勝衣就傳以還。於歷史最爲耳熟。而於希臘羅馬英倫三史。所遇尤多。民之意謂。出治政府勢必與所治國民爲反對。故所謂自繇。乃裁抑治權之暴橫。治權或出於一人。或出於國

民中之一族一種。其得此治權也。或由創業之戰勝。或席繼體之承基。而其人常非所治者之所愛戴。然其臨下之威。民不欲忤。而亦不敢忤。特於厲己之政。時謹戒防而已。蓋民生有羣。不可無君。顧君權不可廢矣。而最難信者。亦惟君權。彼操威柄。不僅施之敵讐也。時且倒持。施於有衆。夫弱肉強食。一羣之內。民之所患無窮。不得已。則奉一最。強者以彈壓。無窮之猛鷲。不幸是最強者。時乃自啄其羣。爲虐無異。所驅之殘賊。則長嘴鋸牙。爲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愛國之民。常以限制君權。使施於其羣者。不得恣所欲。爲爲祈禱。其君所守之權。限其民所享之自繇也。其得所祈禱者。有二塗焉。與其君約。除煩解嬈。著爲寬政。如是者。謂之自繇國典。國典亦稱民直。侵犯民直者。其君爲大不道。而其民可以叛。一也。立國民之代表。凡國之大事。必其君與代表者互諾。而後稱制。二也。前曰有限君權。後曰代表治制。夫君權有限。歐洲諸國大抵同之。至代表治制。則不盡然。近世樂尙自繇之民。所汲汲勤求者。其端在此。或舊無而求其制立。或舊有而求其完全。自人類不可以無君。而兩害相權取其輕者。則

所期不過有其一尊而不爲暴已耳。過斯以往。非所圖也。

自世運之日進文明也。民又知治己者不必悉由於異己。而與之反對爲利害也。則謂與其戴其一而君之。何若使主治之人。即爲吾所任使而發遣者。脫有不善。吾得以變置之。夫惟如是。而後政府虐民之事。可以無有。而國民之勢。乃以常安。輓近各國民黨所力求者。皆此選主任君之治制。而前所謂節損君權立之限域者。又其次已。彼謂總總限制治權。其事無取。夫治權所常憂其無限者。以出治之君之利害與受治之民常違道也。乃今出治之君與受治之民爲一體而同物一體而同物。故出治者之利害無異受治者之利害。國家之好惡莫非其民之好惡也。夫國固何嫌於一己之好惡。而常防之問天下有施暴虐於其一己者乎。固無有也。故使君受命於國人。而其勢常可以變置。則雖畀以無限不制之治權。猶無害也。彼之權力威福。國人之權力威福也。而所以集於其躬者。以行政勢便耳。是謂自治之民。惟自治之民。乃真自繇也。夫如是之思想。實五十年以來吾歐講自繇者所同具。即今大陸之中。持此說者猶至衆。若

然民主之
國不必真
享自蘇

夫去泰去甚。謂五洲治制。其甚不善者。固不足存。乃若其餘。限其治權已足。則政家之中。所不多覩者矣。

人之有所短也。常以不偶而隱。常以志得而彰。惟哲理與政論亦然。夫當夢懷民主治制之秋。徒稽古而向慕。則有謂民主之權。不必憂其無限者。夫非至當不刊之說也耶。卽或以法民革制之日。所爲多悖人理爲疑。然於前說不足遂搖也。彼將謂其時行事。多出於一二人之僭私。非國憲旣立之效。夫叩心疾視之民。發狂乍起。而以與積久之專制爲讐。則逆理不道之事。誠有然者。不得據此議前說也。乃浸假民主之治制立矣。於是論治之士。乃得取其制。徐察而微譏之。何則。於此之時。固有事實之可論也。爾乃悟向所亟稱自治之制。與所謂以國民權力治國民者。其詞義與事實。不相應也。雖有民主而操權力之國民。與權力所加之國民。實非同物。其所謂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於餘人。所謂民之好惡。非通國之好惡也。乃其中最多數者之好惡。且所謂最多數者。亦不必其最多數。或實寡而受之以爲多。由是民與民之間。方

此所以必
明羣己之
權界

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後。知。限。制。治。權。之。說。其。不。可。不。謹。於。此。羣。者。無。異。於。他。羣。民。以。一。身。受。治。於。羣。凡。權。之。所。集。即。不。可。以。無。限。無。間。其。權。之。出。於。一。人。抑。出。於。其。民。之。太。半。也。不。然。則。太。半。之。豪。暴。且。無。異。於。專。制。之。一。人。

夫。太。半。之。豪。暴。其。爲。可。異。者。以。羣。之。既。合。則。固。有。劫。持。號。召。之。實。權。如。君。上。之。詔。令。然。假。所。詔。令。者。棄。是。而。從。非。抑。侵。其。所。不。當。問。者。此。其。爲。暴。於。羣。常。較。專。制。之。武。斷。爲。尤。酷。何。則。專。制。之。武。斷。其。過。惡。常。顯。然。可。指。獨。太。半。之。暴。行。於。無。形。所。被。者。周。無。所。逃。虐。而。其。入。於。吾。之。視。聽。言。動。者。最。深。其。勢。非。束。縛。心。靈。使。終。爲。流。俗。之。奴。隸。不。止。於。此。之。時。徒。制。防。於。官。吏。之。所。爲。不。足。也。必。常。有。以。圍。衆。情。時。論。之。劫。持。使。不。得。用。衆。同。之。威。是。其。所。是。制。爲。理。想。行。誼。之。當。然。以。逼。挾。吾。小。己。之。特。操。甚。或。禁。錮。進。步。使。吾。之。天。資。賦。稟。無。以。相。得。以。底。於。成。材。必。隕。然。泯。其。品。量。之。殊。以。與。俗。俱。靡。而。後。可。此。壓。力。之。出。於。本。羣。者。所。爲。大。可。懼。也。是。故。以。小。己。聽。命。於。國。羣。而。羣。之。所。以。干。涉。吾。私。者。其。權。力。不。可。以。無。限。也。必。立。權。限。而。謹。守。之。無。任。侵。越。此。其。事。關。於。民。生。之。休。戚。與。世。風。之。升。降。實。較。

以是非之
無定故自
繇之權界
難以竟立

所以折專制之淫威者。爲尤重也。

此自其理而言之。則亦人人所共見。顧於事實。問權限之立。當在何許。社會之節制。小己之自繇。必何如而後不至於衝突。則古人於此無成說也。其有待於審立。幾無事而不然。今夫民生之所以日休。而人道不至於相苦者。在人人行事有不可叛之範圍耳。交際之地。重者則邦有常典。下者雖刑憲所不及。而毀譽加焉。然則國法清議之用。必何如而後與公理合。此真人事之最重最亟者矣。從往事而觀之。向所謂是非之公。舍一二最爲明顯之端。無確然可據者也。曠觀千古。無兩世之從同。橫覽五洲。微二國之相合。而一時一地所號爲經法者。他時他地。且詫以爲奇。然則是非之至無定。可以見矣。所足怪者。常人於事理是非。恆若無所疑難。一似自有人道以來。其然否無不脗合也者。視其國所用舊法。皆言下而其意已明。卽事而其理已足。如是之妄見。幾天下之所同。其所以然無他。由習俗耳。蓋習俗移人之力最神。故古人謂服慣爲第二性。夫豈僅第二。視爲第一者有之矣。惟以習久之成性也。故制爲是非。以相程督。每徑

情。遂。事。無。所。猶。豫。於。其。間。且。人。人。視。其。義。爲。固。然。於。己。初。無。可。思。於。人。亦。所。共。喻。此。其。蔽。所。由。愈。堅。而。爲。終。身。不。解。之。大。惑。也。輒。近。游。談。之。士。自。擬。哲。家。每。云。折。中。人。事。準。情。勝。於。酌。理。一。時。風。行。目。爲。擊。論。夫。準。情。則。一。切。證。辨。推。籀。之。事。皆。可。勿。施。故。其。論。言。行。法。則。也。各。本。一。己。之。中。情。以。期。天。下。人。之。同。彼。不。悟。是。所。謂。法。則。者。既。不。爲。眞。理。所。折。中。初。不。過。一。人。之。私。好。就。令。同。之。者。多。得。所。比。附。亦。不。過。一。黨。人。之。私。好。以。云。天。則。盪。乎。遠。矣。乃。自。常。人。觀。之。則。若。一。己。有。好。而。又。得。衆。情。之。已。同。此。於。公。理。已。爲。至。足。平。生。藉。宗。教。所。傳。示。者。以。定。是。非。別。善。惡。宗。教。傳。示。有。不。悉。及。則。以。衆。情。之。同。異。爲。從。違。卽。其。紬。繹。經。文。解。析。神。義。亦。捨。此。無。他。術。焉。是。故。常。人。之。心。所。爲。美。惡。毀。譽。者。非。眞。理。也。恆。視。其。靈。臺。所。受。範。之。外。緣。其。所。謂。理。者。非。理。其。成。見。可。也。其。迷。信。可。也。其。所。以。媚。俗。可。也。乃。至。媚。嫉。傾。害。之。隱。虛。僞。氣。矜。之。隆。與。凡。其。心。之。所。畏。欲。無。不。可。以。爲。理。者。夫。畏。欲。不。過。關。於。一。身。之。私。而。私。之。當。理。與。否。更。無。待。論。使。所。居。之。羣。有。貴。賤。之。等。衰。則。其。國。所。謂。禮。義。者。大。抵。從。守。位。別。尊。而。起。例。此。如。古。斯。巴。坦。之。與。希。臘。今。

古人所爭者是非而
不爭自繇
之公理爭
者獨宗教
耳然宗教
自繇無實
行者

美洲田主之與黑奴。乃至天下之王侯庶人君臣男女。皆私權之所由分。即禮法之所由立。此各國貴賤分途。各主是非之大略也。

社會之好惡。抑社會強有力者之好惡。遂本之以爲其民言之科律。其或不率。則邦有常典。野有常譏。行之既久。雖有先知先覺之民。其爲慮出於其羣甚遠。莫能辭而闕之也。所斷斷者。特一二節目間。見其所操持。與舊義不相得耳。即言好惡。彼將言社會宜孰好而孰惡。至問人人之好惡。何以宜律以社會之好惡。非所圖矣。或社會所舊有者。彼心懷其異同。則思易其舊者使從己。至明好惡之端。宜任人人之自擇所未暇也。若夫近古豪傑之士。據最高之地。所守正而爲議純。累挫不衄。至必達其義而後已者。吾於宗教之士。僅乃見之。故吾歐宗教之爭。最足開自繇之理想。且於此。見求心所安者。其道爲不足恃也。蓋惡異喜同之情。在真誠篤教之家。無問所守何宗。未有非其心之所安者。即宗教變革之初。其始發難。爲不受羅馬公教之衡軛。顧其黨同伐異之情。所謂真教惟一而不可二者。新宗與所攻之舊宗。所懷無二致也。逮憤爭之醜既衰。而

異宗門戶。有各立。無全勝。於是退而各守封疆。其中單寡宗門。知其勢不爲衆附。乃轉於向所攻闢者。執崇信自繇之義。以求自存。然而小己得以抗社會。而社會不得侵小己之自繇。所奉爲天經地義之不刊。與天下人共質其理者。歷史中獨此事耳。彼謂宗教之義。首於不欺。而崇信自繇。爲人類不可奪之真理。故信奉。依乃一人。本願之事。斷非他人所得干涉者。此後世宗教自繇幸福之所由來也。雖然。人類不容異己之意。實根性生。至於所重之端。斯其不容尤至。故宗教自繇之義。雖徧列邦。而實見施行。幾於無有。此必待民視宗教爲無足重輕之事。庶幾其義有實行時。每見篤教之家。於崇信自繇一語。用意皆有限制。或寬於威儀。而嚴於宗旨。或容諸異派矣。而於羅馬舊派。則實不能容。或異說雖所並存。而必信二約之爲神授。或所容益廣矣。而真神天國之說。則不可謂誣。總之。使其人於所崇信者。猶懇切而精誠。其期人同己之情。未嘗或大減也。

權界不清

吾英所與他國異者。其民清議勢重。而邦典柄輕。國制分立法行法二大權。小

故上下交
失

己。私。家。行。事。二。權。罕。得。問。者。問。則。怨。讟。興。顧。其。爲。此。非。必。以。自。繇。公。理。也。亦。其。心。以。爲。君。民。利。害。常。相。反。故。至。謂。政。府。權。力。卽。斯。民。權。力。政。府。好。惡。卽。斯。民。好。惡。則。民。猶。未。喻。其。說。假。其。喻。之。將。小。己。自。繇。受。侵。於。政。府。之。公。權。無。異。其。被。劫。持。於。清。議。但。以。此。時。民。情。言。之。使。操。執。國。柄。之。人。取。一。民。之。私。計。向。爲。國。家。所。不。過。問。者。欲。以。法。整。齊。之。將。其。反。抗。之。情。立。見。至。其。事。爲。國。法。所。當。問。與。否。彼。則。未。暇。辨。也。故。民。情。如。是。雖。爲。上。之。人。有。所。忌。而。不。敢。肆。顧。民。用。自。繇。則。未。必。皆。得。理。其。陷。於。悖。逆。者。時。亦。有。之。政。府。之。於。民。生。孰。宜。任。其。自。然。孰。宜。取。而。裁。制。之。亦。無。定。程。也。由。是。人。各。用。其。所。私。是。見。一。利。之。當。興。一。弊。之。當。塞。或。則。曰。此。而。不。事。將。安。用。政。府。爲。或。則。曰。吾。民。甯。忍。無。窮。之。苦。況。慎。勿。以。柄。授。官。彼。將。因。之。以。爲。虐。其。爲。異。如。此。每。遇。一。事。見。前。宜。歸。官。權。與。否。國。人。輿。論。黨。別。羣。分。而。各。視。其。情。之。所。趣。至。於。明。公。理。立。大。法。定。事。權。所。屬。宜。官。宜。民。能。得。其。道。而。不。相。牴。牾。者。少。矣。又。以。公。理。大。法。之。不。明。不。立。也。故。論。事。靡。所。折。中。而。二。義。之。失。常。相。若。每。有。官。所。不。宜。問。者。乃。請。之。官。矣。亦。有。政。府。所。當。爲。而。議。者。反。譏。其。

標出自絲
大義而羣
明己權界自

逼下。故大義不著。故二者交讖也。
夫不佞此書。所以釋自絲者也。卽所以明此公理。立此大法者也。問以國家而待人民。以社會而對小己。何時可以施其節制。何事可以用其干涉。或以威力。如刑律之科條。或以毀譽。若清議之沮勸。則將有至大至公之說焉。今夫人類。所可以己干人者。無他。曰吾以保吾之生云耳。其所謂己者。一人可也。一國可也。其所謂人者。一人可也。一國可也。干之云者。使不得惟所欲爲。而生者。性命財產其最著也。然則反而觀之。凡國家所可禁制其民者。將必使之不得傷人而已。所據惟此。乃爲至足。若夫與人爲善之義。云欲爲益於其人之身心。以此干之。義皆不足。吾曰彼必爲是而不爲彼。夫而後爲善良。夫而後乃安樂。夫而後爲明理。而合義。彼不吾從。諫之可也。勸之可也。與之辨。可也。垂涕泣而道之。無不可也。獨至逼挾而畀之以所苦者。大不可也。逼挾而畀之以所苦者。必其所爲。勢不可遂。遂則害人。而後爲合。是一人之言行。其不可不屈於社會者。必一己之外。有涉於餘人者也。使其所爲於人。無與於是。其自主之權。最完人。

人格不備
不得自繇

之於其身心主權之尊而無上無異自主之一國也。

有言之若甚贅。而又不不可不言者。則自繇之義。為及格之成人設也。若幼稚。若

未成丁。成丁年格各國不舉不得以自繇論。但使其人不為他人所顧復。外患

已擊。悉可害生。則皆為未及格者。此自文明之社會言之也。若夫渾沌狃榛之

民。其一羣無及格者。雖以為皆幼稚可也。夫人羣進化。本其自力。最難。故當此

時。而有亶聰明之元后。則出其化民之具。以鼓進之。是固不可以前理論。何則

其心固出於至仁而文明之幸福至難致也。故待野蠻之衆。舍專制之治。且無

可施而辨所為之合義與否者。必從其後效而觀之。此所謂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者矣。自繇大道之行也。必其民以自求多福而益休。而事理以平議而益晰

者。若前之民。幸而其主為阿克巴。有明問主印度之大為夏律芒。隋唐世法

雖建對天之義。為無敢越志之君師。蔑不可者。乃若其民有辨理審言之能事。

是固可自奮。以蘄進於無疆之休。如是。使為國者猶用其干涉。曰。惟吾令之是

從。否則刑罰加之。是惟民行有關於他人之利害者可耳。至於一己之事。則不

事有社會
所不責而
吾心不得
自繇者

徒於公理爲背也。而其羣之不進可以決。

今夫論辨之事。使但衡其平理之是非。而不計其事實之利害。則其議易爲。雖然。不佞不爾爲也。不佞之論自繇。且將以利害爲究義。凡論人倫相繫之端。固當以利害爲究義也。特其所謂利害者。必觀之於至廣之域。通之乎至久之程。何則。人道者進而無窮者也。今夫一人有爲。而他人顯受其敝。取而刑之。有國之通義也。即其勢有不及刑。所謂清議者。數而毀之可也。禍人者負之事也。利人者正之事也。負者可得而禁之。卽正者亦有時可以強之。彼既託庇於社會矣。故其中之義務。如鞠獄見證。捍衛疆場。徭役道路。恤亡救災。惠保煢獨。凡民義之所宜爲。設彼而曠之。亦社會之所得論也。蓋人之受損於其同類也。不必盡出其所爲者。而有時或出其所不爲。不爲而損人。於法有可論。特論之宜加慎耳。大抵爲之而損人。可以法論者其常。不爲而損人。可以法論者其偶。則二者之差數也。人以一身而交於國。交之所在。法之所在也。小則所交者責之。大則其國責之。且有時不之責。而其義深於責。蓋不之責者。以其事爲社會權力

自繇條目

所不周也。欲使自用其天良。而其人之將事愈奮。或周防之而所起之弊滋紛。此所以不之責也。當此之時。彼文明之民。其有所爲。莫不愈謹。蓋社會之責。彌輕。其天良之責。彌重。己之方寸。卽其國之士師。知其事。皆一己之所自將。而同类之衆。雖欲繩檢之。而其道無由。凡此皆其不得自繇者矣。

然社會於小己之所爲。多不外間接之關係。其所爲。僅爲一己之利害。卽或有所牽涉。亦由他人之自發心。非事主所囿誘恫喝者。凡此皆與社會無與者也。至所謂一己利害者。自指發端直接者爲言。若自其末流間接言之。則彼一身之利害。可賤及而爲餘人之利害者甚衆。此其可議與否。將詳於後篇。卽今所言。則自繇界域。顯然可見者。其類有三。一、凡其所獨知者。此謂意念自繇。所賅最廣。由此而有理想自繇。情感自繇。與其所好惡敬意之自繇。凡此無論所加之物。爲形上。爲形下。學術。德行。政法。宗教。其所享自繇。完全無缺。不待論已。乃至取其意念而發宣之。此若有本己及人之可論矣。然以人表裏之。必不可以二也。故所懷與所發。不可以殊科。由是以意念自繇。而得言論自繇。著述

民自爲其
師傅保不
煩政府爲
民父母

自繇。刊布自繇之數者之自繇。亦完全而無缺此一類也。二曰行己自繇。凡其所喜好嗜欲。與其所追趨而勤求者。內省其才。外制爲行。禍福榮辱。彼自當之。此亦非他人所得與也。使我無所貽累致損於人。則雖以我爲愚。以我爲不肖。甚至爲舉國天下之所非。有所不顧。此又一類也。三曰氣類自繇。如前之二事。皆關乎一己者也。然人各有己。由一己而推之。一切己之合第。使各出於本心。則所以自繇之理同也。同志相爲會合。而於人無傷。則一會一黨之自繇。與一人一己之自繇。其無缺完全正等。非外人所能過問者也。特會合之人。必各具自繇之資格。如已成丁壯。而非幼稚。其衆不以囹誘勒抑而合。皆其義也。此又一類也。

凡以上種種之自繇。設不爲社會政府所同認者。則其國非自繇之國。而其政制之如何。爲君主爲民主。所不論也。設認矣。而其義缺不完。則其民亦未享完全自繇之幸福。自繇名實相應者。必人人各適己事矣。而不禁他人之各適其己事。而後得之。民自成丁以上。所謂師傅保三者之事。各自任之。其形體。其學

術。其宗教皆其所自擇而持守修進者也。是故自繇之義伸於社會之中。其民若各出於自爲。而究之常較用懷保節制之主義。而人人若各出於爲人者。其所得爲更多也。

是篇之作
乃以救時
非發其所
不必發

不佞所以釋自繇之義者。大經如此。此非發自不佞者也。前人論之熟矣。故有人以不佞此作爲贅旒駢枝。發其所不必發者。顧使自人事而徵之。則名理雖懸。而輿論與之儻馳。政令與之歧趨者。蓋莫此若。嗟夫。社會各以所習定爲邪。正是非。輒謂民必安。若而後爲良。俗必安。若而後爲美。乃竭其力。束縛天下。使必出於彼之一塗。夫如是者。亦豈少哉。古者市邑公產之治。嘗取其民之私計。爲之令甲。以一切整齊之。當日號聖賢人者。未聞著說以非之也。問其主義。則曰。惟國與民同休戚者也。則所以繕吾民之身心。眞國家之要政也。夫使如是而可。則必其國爲叢爾彈丸之民主。強敵環其四封。而常有內訌外侵之可懼。怵惕惟厲之意稍弛。則覆亡隨之。故其所爲。尙猶有說。何則。其爲機誠偏。不能由自繇之大道。以俟其俗之徐成也。至於今。國幅員大小。方之古大異也。政教

權分其道民之心德與保民之身家者絕爲兩事。又安得取小己私行之瑣瑣者爲之制以整齊之。顧乃今之條教所以約束民行使必準於當塗之好惡者其嚴且重。若過庶政之所施。宗教者所以陶鎔民德之大器也。設非統於羅馬公教之一尊。則由於淨土修教之刻厲。其任民自擇以求理得心安者殆無有矣。乃至近世革新之家其心於前古所昭垂無一可者矣。顧其欲以己之所尙率天下使己從亦與前二宗者等恭德者法之哲家也。嘗取社會法制勒成一書。其專己一術務使人人不得自繇。雖古人欲以一家治制約束天下殆無有過之者矣。

況世俗所
爲實有侵
削自繇之
可慮

自夫俗以一道同風爲到治之實象也。張皇治柄之家常欲社會節制權力日益擴充。清議之所維持。法律之所防範。皆此志也。故今日世治流變之所趨大抵皆進社會之衆權而屈小己一人之私力。此其勢設任其自趨將非若他端之害。久之寢微寢滅也。必將降而愈牢。不可復破。蓋人心爲用。無論其身爲主治之君相抑爲田野之齊民。其欲推己意之所高以爲他人之標準。殆人同此。

開下篇

情所不爲者。力不副耳。其所以爲此之心。或發於至懿。或出於甚私。而侵削自繇。則未嘗異。夫其勢之日益盛大如此。藉非昌言正辭。爲立至確極明之防限。以挽其末流。將所謂自繇幸福者。所餘眞無幾矣。

將欲語之詳而辨之精也。與其統自繇之全義而論之。莫若先致其一曲。將見是所言者。實犁然有當於人心。而非拂情背公之僻說也。則請先釋意念自繇之義。且由此而得言論著述刊布之自繇。此其大義。雖久爲文明諸國所循守。如宗教相容。民權代表諸事。間有出入。未嘗背馳。然其義所據之本原。發於天明。抑由利用。則其理與非常俗所盡知。卽使知之。亦未必悉如其所蟠際者。使不佞於第一義。能使讀者深喻篤信其所以然。則後篇所言。皆可得之於言外。此謂攻其中堅。而首尾自應者也。假令所發揮之說。爲讀者所鑿聞。旣知者乎。則三百年以來。賢哲所屢辨不一辨者。得不佞之更爲一辨。夫亦可告無罪者矣。

釋思想言論自繇

揭明思想
言論無論
公私是非
皆不可禁
之理

英爲國。所得免於官吏之賊婪。王公之暴橫者。非以輿誦自繇之故乎。此其民所久享之幸福也。無待狺狺之爭。以保持其義於不墜。爲立法。爲行法。使今之居民上者。所謂利害與國人殊。意欲用其私好惡。詔民何者爲所宜言。何者不得偶語。則其勢必不行。此亦已往之事。無事居今爲之論辨者也。英諸先民。其於如是諸義也。其聲之大如建金鼓。其說之明如揭日月。不佞是篇。無能毫末增益也。雖圖德報律。猶載於刑書。箝束謗譏。間所不免。顧空文虛設。絕少施行。獨有時訛言朋興。當軸執憲者。恐懼肇亂。始違正法。彈壓胥讒。至於餘時。無爲此者。是故言其大經。吾人生不諱之朝。居立憲之國。是立法行法諸司。無論其責任爲對國民與否。而其於國民衆口。所以宣達下情者。決無塞絕調監之可慮。卽有時凜畏民喁。忽施威力。則必所禁之說。已爲有衆所不容。而後敢如此。凡此皆不必爲之過慮者也。故不佞茲所論者。非政府與國民爲反對也。乃政

府與國民爲一心。其所禁沮者。非通國之公言也。乃一家之私說。此則不佞所
 至不得已而論著斯篇。且將以其義質諸天下後世者。蓋不佞之意。以謂。凡在
 思想言行之域。以衆同而禁一異者。無所往而合於公理。其權力之所出。無論
 其爲國會。其爲政府。用之如是。皆爲悖逆不獨專制政府。其行此爲非。卽民主
 共和行此亦無有是。依於公信而禁獨伸之議者。其爲惡浮於違衆議而禁公
 是之言。就使過去來三世之人所言皆同。而一人獨持其異。前之諸同不得奪
 其一異。而使同猶後之一異不得強其諸同。以從異也。蓋義理言論不同。器物
 器。物。有。主。人。所。獨。寶。而。於。餘。人。不。珍。故。奪。其。所。有。謂。之。私。損。而。所。損。者。之。衆。寡。
 猶有別也。義理言論乃大不然。有或標其一說而操柄者。禁不使宣。將其害周
 徧於人類。近之其所被者。在同世。遠之其所被者。在後人。與之同者。固所害也。
 與之異者。被害尤深。其所言爲是。則禁之者。使天下後世無由得是。以救非。其
 所言爲非。則禁之者。使天下後世無由得非。以明是。蓋事理之際。是惟得非。而
 後其爲是。愈顯其義。乃愈不刊。此其爲用。正相等耳。是二義者。必分立審辨。而

後明言論之出也。當議禁絕之時。從無能決其必非者。就令能決其必非矣。而禁絕之者。仍無功而爲過。

明禁言者
其自居爲
何等

一則自其最顯者而言之。彼操柄者所欲禁之言論。未必其非真理也。夫自禁者言之。則固以爲非真理。然而言之者。人也。禁之者。亦人也。以人禁人。其說固不能常是。而非天未嘗予禁者以判決。是非之全智也。彼所判決者。他人亦得判決之。是故。人有所言。而或禁之。抑置之。於不見聽之地。曰。吾決其說之必非。凡此皆以己所論定者。爲無對不諍。既定而萬世莫與易者也。是故。禁人言論。必先以無對不諍。而莫與易自居。以無對不諍。而莫與易自居。是人也。而自居爲至誠之上帝。明此則所爲之合理否。無待煩言矣。

明公言之
不足恃

所不幸者。吾與之辨義理。觀人心。則人人自知其可以過。己所謂是者。不必皆是也。己所謂非者。不必皆非也。猶至論事聽言。則向者自知之明。或不見也。人人自知其可以過。而人人未嘗爲此。可以過者。留餘地焉。當此之時。有警之者。曰。子今所洵洵堅持。所謂必出是而後爲中理者。未必不同於向者之所過也。

則掉頭無聞而已矣。甚矣自知之明。於其言行爲無益也。專制之人。君握柄之。官吏僻師。驕子環其左右。莫非導諛逮心。習之既成。斯所云爲莫非是者。此古所謂不聞過之最不幸者也。言而或攻之行而或譴之。此人生之福也。然以是非毀譽無時而不與人共也。則以衆同爲獨可恃。或奉其素所敬者爲之導師。蓋自其用己之情。既輕故其同人之信日重。曰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而世界之通義耳。顧試觀彼所謂世界者。其爲量又何如。世界者人人所密切之四周也。其鄉鄙其交游。其政黨其教會。其操業之等流。凡此皆其世界也。乃至橫覽曠觀。極之一國一世而後止。此可謂閎規大度者矣。乃不謂自有人類。以還未有文字前尙矣。不可考已。而史傳所稱。凡一時一國一黨一派一流之所是。其爲異時異國異黨異派異流之所非者。又不知其凡幾。此今不異古所云也。乃若人猶確然以衆同爲可恃。所取同之世界一。所不知之世界無窮於無窮。世界之中得此一以爲同者亦至偶然耳。而若人不悟也。以一切之前因而吾子爲倫敦之教士。以同此因以吾子爲迦毗羅之僧伽。可也。以吾子爲齊魯之大。

作者自爲
前說設至
堅之難

儒爲蒙古之喇嘛。無不可也。由此觀之。則雖有天下之是非。其不得爲無對不
諍之論定者。亦與一人一家之所爲等耳。今夫一朝一國之所崇信而奉行。常
若地義天經。無敢或越。乃異邦後葉。則不但以其說爲誣。且目爲巨謬焉。蓋不
止一二端而已。然則今日之所崇信奉行。又將爲後世之所謬誣。什八九可決
也。彼洵洵堅持者。可以返矣。

於是駁吾說者曰。子之爲言。亦大過已。夫聞一言而心知其爲邪說。所禁之使
不行。塞之使不流者。懼其誣民惑世也。其自任於裁別是非者。亦本己之識。因
時之宜。與以公署衆立之權。應付他事者等耳。何必期於莫與易而後行。且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天予人以是非之心。固將使之應萬事。夫豈以所行之。或過
而裁別是非之事。遂廢而不圖。且吾之闢邪說而距詖行也。非曰吾所論定者。
必是而無非。必中而無過也。誠以人倫之責。交於吾前。爲是與非。當幾待決。則
雖心知其多誤。亦本茲固有之良。以決擇於斯二者之間而已矣。使以所是非
善惡者。不必其果是非善惡也。長懷戒心。而勿事事。則家國之事。誰復治之。天

職民彜之重。不其廢歟。是故義所以繩百行之常者。取以繩一二事之專端。則不可。爲朝廷之執政。爲草野之齊民。方其有所措施。有所論列也。道在用。其智之所及。行其心之所安。力求其純。是無非。而後加諸人而已。使其心既知其純。是而無非矣。乃狐疑猶豫而不行也。斯爲見義不行之無勇。而一切小心謹慎之辭。皆非若人所得託以爲藏身之固者也。夫已心知其爲邪說。詖行。而由之。必足以亂天下矣。顧乃容忍徘徊。不爲距闕。坐視其勢之燎原。曰古之時嘗有所謂非者。而其實乃大是也。故吾茲不敢。是尙得謂之有是非之心者乎。夫人類之於言行也。使非甚不善之人。則當其出之。其心莫不求其無過。乃若國家。其行之而病者。正多有也。而人不以是。遂以彼爲不足以行權。夫橫征暴斂者。有之矣。黷武窮兵者。有之矣。然豈以此。遂不可以賦民。亦豈以此。遂不可以征伐。蓋求。是去。非無所不用其極者。國家之與齊民。其所得爲止。此非不知是非之無常。而天下之無正制也。而人事當時之取舍。則固有其常經。吾之心求其正。吾之意求其誠。心正意誠。則吾之好惡是非。固觀聽言動之程準也。所以關

爲分別所
爭之愴

邪說所以距誠行。使不至於惑世誣民而亂天下者。亦如是而已矣。初何嘗以無對不諍而莫與易自居也哉。

應之曰。辨已。客之爲言也。雖然。方客之以一說爲邪而闢之。以一行爲誠而距之。甚且加刑罰。禁制焚其書。謬其人。以徇於天下者。是其所爲。夫豈止於前說而已哉。今夫事有相似而實懸殊者。存一說以爲是。而任天下人之求其非。惟無可非。乃以爲是。此一事也。主一說以爲是。而禁天下人之言其非。吾之所是。乃不可非。此又一事也。是二者若黑白旦夜。然必不可混而一也。是故文明之世。能建一理以爲真。而有以立視聽言動之程。準者。以其理嘗懸諸國門。實用言論。自繇任天下人之指摘譏評。故也。所庶幾可以無過者。以嘗經無數人之吹求。而其說猶有立。嗟夫。以人道而言。是非惟遵此術者。稍可恃耳。使幾微而不及此。雖以聖者言之。亦將有時而反。況其下者。尙何道乎。

今夫溯古以逮今。合人類而觀其全。則民智固降而益開。民生固降而益遂。卽不然。亦不得謂今所見者劣於古也。又不然。劣矣。尙未至於日下也。閒嘗深思

論是非之
所由定

其故。見人道所以能如今。而不憂其日即於腐敗者。其所以然之故。有可言也。將謂其秉彜之謔爲之歟。則一事之嫌疑。百人之中。辨者一而不辨者九十九也。其辨者亦特相較爲長耳。古之哲人衆矣。由今觀之。所云爲不皆是也。彼之所篤信。乃今知其誣。則民之智不足任也。雖然。使合而衡之。古今之言行智者。固衆於愚。直者固多於枉。不然。人之類寢微寢滅久矣。乃今不寢微寢滅而善機衆者。其故何歟。曰。以人道之善。補過而已。所爲善補過者。履其境而悟其艱。辨其物而通其理也。艱之悟以閱歷。理之通由論思。而自其利行言之。論思尤貴於閱歷也。何則。雖有閱歷。非論思則所閱歷者虛。審義之不中。操術之未得。禍害將見於事實。異同將起於人言。事實人言。有救非改良之效者。接於人心。而理有所不安故也。夫事固有其所以然。而非論思。則所以然不見。是故人事所足恃而有功者。存乎去非而趨是。一謀之所以可用。一策之所以可施。以補闕拾遺者。常在左右也。夫賢者之謀。有賴而衆人之計。無俚其不同。居何等乎。賢者之謀。常任天下之指摘。異己之論。彼皆聞之。裒其是者。以收其益。送難質。

人道之所
以得幾於
至誠即以
言論自繇

疑往復不厭脫有誠謬無能隱也彼知考一事而欲窮其纖悉之變者捨兼容并苞令衆口各伸其所欲言道無由也且議者之意必盡其愛憎向背之不齊識必總其愚智淺深之相絕古之聖賢人所以得大智慧由此且天予人以心靈矣顧必賴此術乃有以去蒙昧而進神明者其本然之體固如是也己之所思存而不遂方與衆論合而圖之講是以去非集微以爲鉅此非紛紜淆亂而靡所適從也政以建不拔之基而篤信勇行之耳蓋惟坦然潰然以所言任天下之吹索而在己一一有以應之故其終也雖以己之說爲勝於人人而得天下之真理當也何則方其立此一說也固嘗廣延宏納請天下爲求其瑕疵而未嘗或憎其異己苟有一隙之明不問其所由至之何方皆必資其照而後已而他人之說其所以淘洗研鍊者固未嘗如是之深且周也

夫使古之聖賢人必知此而後自信其說也則今之所謂公言所合百愚一智以爲之者必何如而後可用乎羅馬公教者天下之最排異己者也然其徒死而將藉之以爲神必先聽所謂外魔者歷數其所短雖死者道行至高而指訐

之言。必。歷。聽。而。徧。衡。之。無。可。議。而。後。成。神。此。其。教。法。也。雖。有。奈。端。之。公。例。使。當。日。者。屏。一。切。之。疑。難。則。其。例。於。今。之。學。界。不。必。如。是。之。不。可。搖。也。是。故。吾。有。所。崇。信。所。以。必。實。而。非。誣。者。卽。以。嘗。經。衆。人。求。證。其。誣。之。故。且。以。求。證。其。誣。者。其。爲。術。至。嚴。故。其。人。皆。明。智。精。能。故。不。然。雖。證。其。誣。或。未。盡。也。凡。今。世。民。智。之。所。及。所。可。致。者。吾。既。已。致。之。矣。吾。未。嘗。爲。之。垣。宇。藩。籬。拒。眞。理。使。不。吾。至。也。吾。且。廓。抱。開。襟。使。來。日。而。眞。理。形。焉。吾。之。心。猶。足。以。受。之。而。不。至。於。相。絕。而。今。之。時。以。吾。求。誠。之。心。極。所。得。爲。如。是。而。已。是。故。過。而。妄。者。人。道。之。所。莫。遠。也。以。常。過。而。妄。之。人。道。而。可。幾。於。至。誠。所。由。之。塗。獨。此。而。已。

言論自繇
本無限制

所。足。怪。者。或。曰。言。論。自。繇。矣。而。獨。不。可。以。達。於。極。點。不。知。理。之。誠。者。雖。達。於。極。點。無。害。也。使。極。點。而。不。可。達。卽。未。至。於。極。點。亦。不。足。達。也。所。尤。足。怪。者。或。曰。言。論。自。繇。矣。而。事。之。容。疑。者。恣。爲。論。議。可。也。有。必。不。容。疑。之。天。經。地。義。恣。爲。論。議。不。可。也。而。叩。其。所。謂。天。經。地。義。者。則。彼。與。同。彼。者。所。自。以。爲。天。經。地。義。者。也。夫。如。是。彼。之。斷。理。也。且。以。無。對。不。諍。而。莫。與。易。自。居。矣。尙。何。言。論。自。繇。之。與。有。夫。

棄是非從
利害不足
固爲藏身之

一。說。之。不。刊。至。擬。之。爲。天。經。地。義。乃。今。鯁。鯁。然。恐。以。言。論。自。繇。之。故。將。有。人。焉。
不。以。爲。天。經。地。義。然。則。其。說。猶。儼。然。得。爲。天。經。地。義。者。徒。以。言。論。之。不。自。繇。而。
已。是。其。所。判。決。者。固。以。一。面。之。辭。而。未。聽。兩。造。之。讞。者。烏。得。爲。天。經。烏。得。爲。地。
義。嗟。夫。眞。天。經。地。義。未。有。不。樂。言。論。自。繇。者。也。

且。世。之。人。每。持。一。說。而。衛。之。甚。勇。也。不。必。以。其。理。之。誠。而。無。妄。也。常。以。其。說。之。
關。於。世。道。而。不。可。廢。恐。廢。民。將。無。所。措。其。手。足。也。然。則。舊。說。之。不。可。攻。不。在。其。
是。非。而。存。乎。其。利。害。彼。謂。舊。說。爲。民。所。信。奉。日。久。關。於。人。心。風。俗。者。至。深。而。不。
可。離。故。國。家。之。職。在。保。持。其。說。而。禁。其。攻。者。且。以。其。事。之。不。容。已。而。責。任。之。所。
存。也。彼。長。國。家。者。雖。不。必。以。無。對。不。諍。自。居。而。副。以。衆。情。之。協。同。卽。施。壓。力。未。
爲。失。也。事。關。名。教。之。重。如。此。而。其。義。之。美。又。如。此。是。惟。宵。小。壬。人。乃。欲。破。其。防。
而。裂。之。耳。夫。制。惡。人。非。過。舉。也。則。禁。其。所。欲。行。者。又。安。得。而。有。非。其。用。意。如。此。
乃。栩栩。曰。吾。所。以。抑。塞。橫。議。者。非。從。其。理。之。是。非。誠。妄。而。爲。此。也。徒。以。其。利。害。
之。所。關。吾。惡。夫。無。對。不。諍。者。之。僭。妄。也。雖。然。理。之。誠。妄。難。言。而。事。之。利。害。易。見。

吾今以利害爲此。子不得以自居。無對不諍。加我矣。不知彼避誠妄。而取利害。所爲同實。特異名耳。凡說不容平議。究言徒以一人一衆之去取而定之。其人其衆皆以無對不諍自居者也。夫利害之分。必待自繇之辨難。而後庶幾有定程者。與誠妄等。但使吾所謂利。不任他人之言害。吾所謂害。不容或說之爲利。則其所利害。無異向者所誠妄也。則亦自居無對不諍。而莫與易。復何僭妄之能辭。且夫利害之與誠妄。精而言之。固不可離。而二也。人之闢異端也。不得曰其說利可以存。獨以爲眞理則不可也。何則。其妄也。卽其所以爲害也。假有一說於此。而於吾心決從違焉。捨其誠妄。於何求之。古語有之曰。天下無不誠而利用者。言此者非惡人也。乃聖人也。向使與人以一說。雖利用而彼心知其不誠。甯不以前語相稽者乎。且人有所篤信而謹守也。從未有主於利用之說者。必將曰。吾所信守者。固天下之眞道。惟其眞。故不可以不信。方其言此。一切功利之說。舉所不計者矣。總之一國之律文清議。乃至所奉之宗教。所重之名教。皆不獨其誠妄有不可議也。卽其利害亦不可以異說。彼方以此爲其國之綱。

自絲之理
雖達之極
點而不可
搖

維。於違其說者不卽加以文罔。夫已極其寬大者矣。

人有說而我排之。彼雖有所復之辭。乃禁不許白。此奪其言論自絲固矣。且於人道所損實多。欲吾說之大明。莫若徵其義於事實。以恐吾說之或偏也。則試取一最不便於吾說之事實。以資發揮。尙庶幾有以鑿聽者之意乎。則有如宗教言天。與夫名教言倫常之事。此皆世之人所指爲不易之定理。而無思想言論自絲可言者也。以其義爲社會之所至嚴。故持異說者有常不勝之勢。當其爲辨。主客地位。固已不均。主舊義者必曰。凡此皆古今通義。天下達道。國家憲典本斯而立。豈吾子亦云不足信。然則國家憲典非耶。宇宙必有真宰曰上帝。此人人所篤信而莫或疑者。豈子亦以爲不然。而主張者僭妄耶。此謂乘當王之勢。以臨人求爲勝也。非求真理也是故。君子恥之。雖然。不佞猶將應之曰。向所謂自處無對不諍。而主張僭妄者。非曰其人之心有所篤信不疑者也。謂吾子之心有所篤信不疑者矣。乃以子之所篤信不疑者。責人人之篤信而不疑。雖其人將欲有言而足下掩耳疾走而不之聽也。若夫其理於人道所關之大。

小重輕。非所論矣。雖使所持之義爲不佞。平日所最嚴於吾心。無幾微之疑。義但使所爲若此。不佞猶將非之。吾子有最勝之義於此。而有人焉。持其異。同其持。此異同者。吾子以爲邪說。可以爲橫議。可以爲惑世誣民亂天下。無不可。但使本之吾子之意。本之古先聖賢之舊說。乃至王章清議。無往而不與吾子同。而以是之。故箝制異同者之口。使有言而不得盡其詞。斯皆不佞之所深非。將以吾子爲僭妄。而奪人思想。言論自繇者也。且吾子將以己所持者正。而異同之說爲非。聖爲褻。天雖奪其言論。自繇乃無過歟。則不悟政於此等。而奪人言論。自繇者。其爲禍於人羣。乃最烈也。觀列國之前史。其一時所爲。天日黯闇。而爲後人所傷心。詫怪於無窮者。坐此等事耳。當彼之時。致其毒者。方以名教國法爲之。鉗網爪牙。而所誅鋤者。則後之人所目爲賢豪。其所辭闢者。則後世所崇拜服膺之眞理也。讀史者。方悼歎痛惜於其所爲。而伊古之人。爲天下之至不仁。若心安而理得。何則。彼固以所誅鋤所辭闢者爲非。聖爲褻。天雖奪其言論。自繇爲無過也。

歷史中有一事。爲世人所當常懸於心目中者。則希臘之蘇喀拉第。其爲人嘗爲一國清議所不容。終且爲其國法網之所加。生於文明之域。而並世多俊偉之人。其學術言行。所流傳至今者。皆親炙見知之弟子爲之傳述。不獨智足以知其師。而於所居之國尤纖悉無遁情。是蘇喀拉第者。所謂古之哲人非歟。古及今言德行者。必以斯人爲魁首。爲典型。道大能博。由其源而分爲二流。得柏拉圖之彳。懿精深。上通帝謂矣。而又有亞理斯多德之權衡審當。廣被民生。此皆吾歐言道德格致者不祧之宗也。其爲百代師資。後之人無異議者。至今二千餘年。其聲名之洋溢。如揭日月。久而愈章。雖同時輩流皆卓卓。乃總其衆以與之衡。輕重蔑爾。其爲至德也如彼。而爲後世之所仰也如此。顧當其身。則國人衆推廷鞫。所被之以慢神不道惑衆傾邪之罪而戮之者也。其以爲慢神不道也。則坐以國家祀典所列者爲非明神也。其以爲惑衆傾邪也。則坐本己之道以教後生也。彼執法之士師。主一國之平者。固以忠恕公允之心。決然斷其人之有罪。而於法爲當誅也。顧孰知彼所謂罪人而可殺者。乃千古之聖德。雖

處之極人道之優美崇高非爲過乎。

又一史事
之確據

歷史中又一事爲今日婦孺所共知。而其爲人類所哀悼。方之前事殆過之無不及者。則千八百餘年以往。所見於喀爾華離。此言獨樓之地即耶穌受顯礫於十字架處者。其人生前言行。赫煊純懿。爲聞見者所不能忘。身死近二千年矣。爲人類所尊親。崇拜之情。同於天帝。顧其時人則亦以爲有罪而戮之矣。且其所謂罪者何耶。曰以其人爲逆天也。嗟夫。世之人。彼不獨不識至仁也。顧且加之以其正反。至於後世而悟。則逆天之事。正在此殺逆天者。雖然。以其事之可悲。而所殺者爲其所崇拜也。論世者乃大過當焉。蓋使自其事實而觀之。是殺耶穌者非惡人也。豈惟非惡人。且實多守舊之正人。敬鬼神。謹言行。而愛國守法度者也。彼乃古及今所謂良民。如吾輩然。所庶幾謹慎。可一生無過。而爲後人所欽重者也。執法定讞之祭師。方其裂法衣而宣罪名也。其心固無疑於耶穌所爲之至不道。其畏天奉法之至誠。不必與今之神甫牧師異也。顧今之人。若戰栗怖畏。悲傷歎恨。於其時之所爲者。然使生當其世。爲猶太之種人。吾決所爲。亦與彼曹

聖人而過
則言論自
錄之不可
奪明矣

等耳。以今日身爲基督之教徒。遂若持石拋擊救主之人。必皆其時之無賴。獨不記此持石拋擊之人。其中有聖保羅在耶。

請更舉其尤異之一事。所尤異者。其過失之昭著。與其人德智之閎深。有正比例也。今夫千古之帝王。具莫大之威力。而道德純備。智慮通達。獨出冠時。有過於羅馬之摩嘜斯奧力烈者乎。殆無有也。身爲文明專制之共主。而所以自修者。不獨爲明允廉公之誼。辟也。所尤難者。旣浸漬漸摩於斯多噶嚴毅之學矣。乃長懷其不忍人之心。閒有闕失。爲史氏所指摘者。觀過知仁。要皆以慈良愷悌而得之。所纂述以言道德者。於前古爲不刊之書。持較新約。未見其或牴牾也。故使略其名。而尙其實。則奧力烈之非景教。其合於景教。實過後來名奉景教之帝王。然而剿絕禁遏景教者。則固摩嘜斯奧力烈也。彼於古人之道。旣已攬其全而登其巔矣。又襟抱開朗。不爲私欲之所拘蔽。其制行之懿。殆與至精之景理合。然而不知景教之行。乃斯人之幸福。蓋彼以謂身爲帝王。有正辭禁非之天責。又深知其時之民俗。爲叔季之末流。顧俗雖不厚而未至於日下者。

則其民敬信。故鬼之所爲也。余爲天王。固不可使社會去治而就亂。使今行之典禮。型俗。凡所以維繫人倫者。廢則放紛之餘。不知資何術。有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夫景教。固所謂維新而革其故行之典禮者。也是故去故就新。不能則捨。剿絕禁遏之。無他道也。彼又以景教所稱之天道爲無據而不實。而降生帝子。流血度世之說。又離奇難信。而景教果爲後此世界維新之基者。則其明所不及見也。夫如是。彼慈良愷悌之哲人。明允廉公之誼辟。遂竟有剿絕禁遏景教之一事。嗟乎。史傳所書。其最不幸而可痛。未有過於此事者也。歐洲景教之行。不始於仁聖聰明之奧力烈。而始於壽張庸闇之君士丹丁。藉使反之。其爲景教利行之功。有紀極耶。雖然。平心而論之。彼奧力烈之所以禁黜景教於當時。與吾黨所以遏外道異宗於今日者。其用心。豈有異歟。殆無以異也。吾黨謂外道異宗。不崇信上帝耶穌之說者。爲虛妄。爲蔑天。爲斲彝倫而亂社會。彼奧力烈亦謂景教新理。不崇信羅馬之舊神。爲怪誕。爲廢典。爲隳社稷而害民生。而景教眞理所宜爲奧力烈所深知而隆重者。其事旣如此矣。噫。世之人於名。

真理不
禁遏出
於言者
可聽者
不出不

教。之。地。而。禁。遏。言。論。自。繇。者。曷。勿。思。奧。力。烈。之。言。行。與。其。所。以。爲。人。者。以。己。與。奧。力。烈。衡。將。德。行。道。藝。皆。過。之。歟。聰。明。廣。運。求。道。之。誠。事。天。之。謹。而。得。善。服。膺。之。拳。拳。皆。必。無。媿。於。奧。力。烈。然。後。主。己。黜。人。之。事。庶。幾。可。爲。卽。不。然。彼。奧。力。烈。旣。誤。於。前。矣。而。今。人。之。意。徒。以。一。時。之。衆。同。而。遂。以。爲。無。以。易。者。宜。知。所。以。自。處。已。

聞前說者。乃更引約翰孫博士之言曰。夫關邪說。所關者固不必果邪說也。距誠行。所距者固不必果誠行也。雖然。關者距者之所爲未爲過也。卽或至德要道如景教。方其初唱。禁之可也。蓋道有是非。而教有邪正。吾未有以辨之也。然而禁之。使所唱爲是爲正乎。雖禁之以嚴刑。遏之以峻法。其至誠終不可以卒奪。若邪與非。斯立敗已。然則眞教正道。固無懼於禁遏。而禁遏之事。正所以驗其教之眞否。與其道之正邪也。夫如是之說。其所以主防閑宗教。不容立異者。可謂奇闢。顧不佞旣主自繇之義。固不可無以待之。則應之曰。夫謂眞理正道。雖禁遏不害者。此自唱眞理正道者言之也。而非受眞理正道者有惡於唱說。

之。人。而。以。是。待。之。也。以。遏。絕。待。真。理。正。道。於。真。理。正。道。固。無。傷。矣。而。自。受。者。言。之。其。於。報。施。之。義。無。乃。爽。歟。使。有。人。於。此。以。其。先。知。先。覺。之。明。抑。竭。其。耳。目。心。思。之。力。爲。人。類。發。不。可。不。知。之。新。理。或。關。於。天。道。或。切。於。人。倫。彼。方。爲。斯。民。證。其。昨。非。而。指。其。今。是。此。斯。民。之。幸。福。而。以。人。爲。人。之。極。功。也。即。自。約。翰。孫。輩。言。之。亦。未。嘗。不。謂。其。所。爲。於。斯。人。有。不。朽。之。功。德。者。也。如。前。之。說。乃。若。以。其。功。德。不。朽。之。故。必。使。之。以。身。爲。殉。其。所。以。賞。功。酬。庸。者。必。同。於。所。以。待。窮。凶。極。惡。之。罪。人。而。後。已。有。是。理。乎。推。約。翰。孫。之。義。則。後。世。於。古。之。賢。豪。流。血。正。命。之。日。服。纍。斬。蒙。灰。墨。非。矣。夷。然。若。處。常。節。可。也。其。所。以。待。先。知。先。覺。者。必。若。羅。骨。利。亞。人。之。所。爲。有。欲。言。一。新。法。者。先。加。徽。纏。於。其。頸。國。人。環。列。聞。其。所。欲。言。者。言。而。不。納。則。立。絞。之。嗟。夫。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者。非。天。下。之。至。仁。者。歟。使。所。遇。於。世。者。僅。僅。若。此。則。其。民。之。於。真。理。尙。有。幾。微。之。愛。也。哉。彼。以。謂。民。之。饑。渴。於。新。理。真。道。者。特。古。然。耳。乃。至。於。今。民。固。福。足。慧。足。而。先。知。先。覺。爲。無。用。也。使。所。操。之。說。如。是。則。新。理。真。道。者。焉。往。而。不。得。其。遏。絕。

況真理何
嘗不憂遏
絕

且彼謂真理正道。雖遏絕不害者。亦助攻之淫辭。不足信也。則何不鑒於前史之所有。吾見真理正道。遭遏絕而不明於世者。乃大書而不一書也。雖不必因以遂絕。然所以天闕人羣之進化者。動可數百千年。此其害不既烈歟。請但言其見於宗教者。世知路得爲舊宗革命者矣。而忘先路得而欲革宗教之腐敗者。幾二十餘輩也。阿爾諾起而遭誅鋤矣。法拉多星諾興而蒙顯戮矣。沙方那洛拉之被焚。阿爾賓抓之隕命。和圖汪繼起而無效。羅辣德戮力而喪元。而稍前路得而發者。則呼實特也。且路得興於北部者也。其成亦有所相耳。其踵路得而發者。於日斯巴尼。於義大理。於伏蘭德。於奧大利。凡爲新宗。皆爲其國之所芸耗矣。安見遏絕之不害也。卽在吾英。修教最昌之地也。然使瑪利不死。額里查白早亡。則所爲公教者。雖至今存爲國教可也。大抵新舊相嬗之際。使新黨非其至強。遏之寡不絕者。而所持理之眞否。道之正否。法之善否。皆勿論也。讀羅馬舊史者。莫不知景教當日之風行。大抵實由於天幸。其不遂亡於世間者。以禁遏剿絕之事雖聞至。而有消歇容與之時。使其教得以潛滋而布護。嗚

呼。真。理。雖。神。其。無。力。以。與。刀。鋸。桁。楊。相。旅。距。久。矣。良。玉。猛。火。之。喻。聊。爲。慰。情。之。言。非。事。實。也。世。少。知。言。之。選。則。其。衛。道。之。心。與。其。樂。聞。諛。辭。者。正。等。方。其。萌。蘖。待。以。斧。斤。皆。足。以。折。其。生。機。使。歸。銷。滅。至。誠。之。理。以。出。之。非。其。時。而。忽。然。掃。地。者。可。勝。道。哉。然。以。道。之。自。存。於。天。壤。也。是。故。雖。一。滅。再。滅。乃。至。於。數。滅。將。有。時。焉。以。與。世。事。人。心。相。得。而。其。說。卒。行。殆。遇。禁。遏。若。存。若。亡。後。乃。其。力。大。伸。雖。禁。遏。而。不。能。制。則。近。似。之。說。也。

奪人言論
自繇之事
證

或曰。惟今異於古所云矣。孰唱新說。我曹未嘗以之爲戮也。厥初先民。固有焚前知而殺黨人者。我曹不如是也。鑄像勒銘。以旌其勳者有之矣。何吾子前說之曉曉也。曰。是誠有之。今日雖有旁門異端。國未嘗卽待之以死。雖有邪說橫議。爲衆情之所甚不附者。其所加之刑罰。亦不足以遏其說使不行。卽欲重之。清議不可。雖然。化之所進。夫初者。固如此矣。特謂吾國已得言論之自繇。而國律已絕禁遏異言之濫刑者。則尙未可以自必也。莠言之禁猶未除也。惟卽今緼火之仍存。他日復致燎原。亦非不可設思之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戈安和

勒夏讖。某甲素行無疵瑕。徒以題門謗訕景教之故。科以坐獄二十一月。此一事也。同月之中。有乙丙者。各以一事。稱心而言。於宗教無所信向。以是爲罪。乙雖被推舉爲陪審員。不爲司李所收。而丙且被申斥。爲法官所廷辱。嗣是尙有某丁。乃外國人。坐同罪。訟被盜不省。此又一事也。其所以如此者。蓋英律獄訟。兩曹人證。法須大廷自訊。法官意謂。使其人。不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則無以爲詛誓。無以爲詛誓。斯不應法。不應法。故不得省也。不知以若所爲。已無異置其人於法外。而其待之也。實與叛逆刼殺同科。其人雖有國家。然不爲其法律所保護。可虜可殺。而莫赴愬。一也。且禁其爲陪審廷證也。是有他人被虜被殺。但須乙丙丁等爲陪證者。則亦爲國法所不收。而莫赴愬。二也。彼司李法官所爲。非如此乎。彼司李法官所據以爲是者。豈不曰人而不信鬼神。而不知有天堂地獄者。其詛誓爲不足信乎。則不知紀傳中有無數不信鬼神人。然其人爲真義人。真信士。且彼以無宗教者爲誑語人。乎。顧其所爲。特有宗教。而誑者彼則收之。無宗教而不誑者。彼反棄之。則又自窮之道也。故其術無一可者。推

其用心。不過以排異己。以實行禁遏之事。而自以爲宗教護法而已。然使如是而用心。則又爲大惑。而所爲將得其所反也。蓋彼之所爲不徒辱異己者也。而其辱同教者。又加甚焉。夫使不信天堂地獄。則敢爲誑誣。然則教中之人。所不敢爲誑誣者。徒以欲天堂而畏地獄已耳。今夫人與人交。其怵威。疚利者。且爲小人矣。以如是之心德。而對越上帝可乎。夫曰前之司李法官。其宗教心德固如是者。則不佞之所不敢出也。

不明自繇
之理雖不
爲其已甚
而病國已
深

英人心德之異。往往心知舊說之謬。而難行矣。而議論之際。尙樂爲主張以自憲。故若前之事。非有意於宗教之爭。使前世慘劇。復見於今日也。餘波贖影。見進化之未即於純己耳。雖然。以是之故。宗教自繇之義。終艱脆而不安。雖禁遏之刑典。寔不用者。訖今數百年。而謂後此無更用之一日。未敢必也。時俗之象。如湖水平淳。所以激之使波者。不獨新機之進已也。復古之蔽。實與有之。卽如宗教中興之說。自閤陋不學者言之。直將使門戶水火之爭。復見於今世。中材之民。方囂囂然以一道同風爲美俗。而異端邪說之害。尙爲其寤寐之所不

忘夫如是一遇激昂鼓盪之機。則蠶起響應。以施諸實事。殆可決也。聞者以不

按之言為過則請觀近日印度其言不足問已民變有教會首領宣言所以制師之論

以部印民之經費又印人欲仕學或欲為官中人役必崇奉景教之民而後得與助

得印藩長史對衆演說稱宗教調停之主義乃所以損不英圖之榮譽使景教不

與一切宗教自蘇之說今皆指基督景教之分宗異派而言斷非此外之邪宗大

外官嘗稱一切政教以自蘇為根本者乃今其言如此輒謂景教而蓋常人之心

有所崇信。則莫不以為至德要道之所存。有與立異同設偏反者。則愛憎之意。

必起於中。向背之情。必形於外。嗟夫。凡所以使吾英國土。不得享神明心志之。

自繇者。非坐此耶。且吾英清議。使物之權實大於刑賞。但使清議所排。有所專。

屬。則人不敢犯忌諱。以自鳴其隱者。甚於他國之。不欺其意。以顯觸刑章也。故。

人必生事。有以自供。且絕意仕進。而無所仰於時人之鼻息。庶幾率意矢誠。而。

享言論自繇之實。不然。則畏輿論。而不敢伸其情。過於懷刑章。而不敢冒所禁。

人。固有恐蒙衆惡。絕衣食登進之階。不翅刀鋸囹圄之可畏者。使其奉生已優。

無憂凍餒。無所望於權勢烜赫之家。亦無所取而必同流俗。合污世。其秉義直道。固不待氣節甚高之士。而後能使其猶縱詭隨。則亦至不足道。而無足哀矜者矣。然此不具論。特吾輩今日所爲。卽此惡異喜同之情。其所以自損而害人倫者。已爲不可計數已耳。夫蘇喀拉第死於衆議矣。然蘇死而蘇之學術。如旭日升天。懸照於萬世之人心。而不墜。景教之興也。古人嘗以其徒餒師子矣。顧教宗堂宇之興。若孟夏之草木。婆娑繁茂。勝其故林。是故黨同妒真之心。雖足殺其人。而不足以排其說。極其威柄。不過使飾貌匿情。不敢公然傳布已耳。使今世而有持所謂非聖蔑古之說者。雖十年一世之中。其地位若無進退之可言。非騰輝耀景。爲遠近所瞻觀也。而常蘊精收熱。葆聚於倡說之數家。至其說之精粗。理之誠妄。終未嘗發露於人間。使得公而辨之。乃由是淺見之夫。遂以此爲社會之勝象。何則。彼謂國中通行名教。無激烈之風潮。而刑罰時措。病狂亂道之言。得不接於耳目。而無假末學之辨爭。如此則社會思想界中。固若有太平之現象。方謂經正民興。雖循是以至萬世可也。乃不圖社會之所犧。以易

奪異端言
論自繇之
弊

此思想界太平之現象者。其價值乃至不訾也。人盡模稜而長喪其剛大勇直之心。德雖有明智之士。見微知遠之人。大抵以濁世之不可與言。各藏其所獨得之抱負。卽有告語不爲驚俗忤時之論也。故雖心知其理之不如是。亦必儀情飾貌以與俗相入。其有宅心高亢而不屑爲媚俗之可羞。則亦擇事發言而慎無及於要道所及者。大抵皆社會瑣節卽有其弊。將及時而自祛者。獨至最高甚重之義。必有自繇不諱之談。而後有以啓沃民心。使日進於剛直方大者。則甯閉口無言焉。嗚呼。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我曹社會之所自損者。豈劣於古之以囹圄刀鋸待自繇之言論者哉。

今夫一國最隆之名教。乃有人焉。敢以私說與爲異同。如是者。謂之異端。甚或斥爲邪說。雖然是異端邪說者。甯宣之使言。歟。抑禁之使默也。循常謹愿之衆。將曰。禁使默哉。名教固不可以輕議也。第如是云。則當計其事有數利害。蓋禁而使默。則所謂異端邪說者。終無有平情明辨之一時。一也。其宗旨學說。雖可塞之使不流。然常伏於人心。而無摧陷廓清之一日。二也。且國立制防。使天下

不敢輕議名教者。其受害之最深。非懷異端而信邪說者也。最深之害。實中於信守名教之人心。三也。其思慮將鬱而不宣。其神明常疑而多畏。何則。彼於所信守者。不決其誠僞。是非故也。世固有聰明穎異之姿。徒以愿謹之心。於辨理思誠之事。不敢沛然長往。浩然孤行。以力求真理之所。極常恐稱心說理。則所素守者。將馴至於不足存。而身陷數亂。彝倫之大。詬嗚呼。坐此。凡人類之所喪。而文明之發達。無由。雖有聖者。莫能計也。每有天良。肫懇之人。其思詣亦精微。而超卓爾。乃竭畢生之精力。與方寸之所不昧者。日爲誠遁。避就之辨。爭往往。天明所指。與所持守奉行者。參差而不相合矣。則常窮巧極工。計必爲之牽合。和同而後已。顧其終效。則二者之睽。猶如故也。不悟欲爲思想之家。其天職所最重。而必不可荒者。即在稱心以爲思。循理以求。是而無悼。其後義之何如。不然。將自爲其迷惑。古今無味。此而能爲哲人先覺者也。但使學問思索。誠其意而毋自欺。則雖所得爲。非其於道。猶爲近也。若夫震於所受。不敢自用。其靈明則雖拳拳服膺。而所守者。爲是於真理。無毫末之增益也。且意念自繇之重。不

必於思想大家。乃爲不可闕之心德也。其事實生民之秉彜。天旣予人人以心矣。雖在常倫。而欲盡其心量者。尤非自繇不可。故雖否塞晦盲時代。奴隸根性。浸淫法界之中。而思想大家。求一二人。猶不必絕。獨束縛馳驟之世。求文明以說之。國民斯斷斷乎不可得已。吾嘗厯考史書。見一時國民。庶幾有文明之程度者。皆在古義解嚴。人心發舒之世。其有綱常已立。隕然墨守。而以謂無可辨爭。或生人至大問題。乃立制防。不容議論。則民智閉塞。行且腐敗。如不革之井泉。求其心靈活潑。眞理日臻。如疇昔盛時之社會者。逃乎遠矣。蓋所爭者。必在本原之地。而一時所思辨者。卽其羣之天柱地維。夫而後。其民神明湛然。照耀六合。雖中材以下之夫。皆卓然知人道之所以貴。以此求之史策。則吾歐所獨有。而餘洲所絕無者也。此如十六棋宗教革命之後。而十八棋之季葉。則其盛獨見於大陸之士夫。三則日耳曼列邦。當解爾第斐格特。二賢之時代。過斯以往。蓋無聞焉。當此三時。所發明之眞理。至大亦至多。而亦名不相似。其所同者。民皆直證心源。不受古法所劫持而已。蓋神明之地。舊有之專制壓力。已摧陷。

而無一存。而新成壓力。則氣候未至。故歐洲所以成今日之歐洲者。不佞所歷指之三時爲之耳。隱之在道德之精微。顯之在法制之閎遠。凡有進步改良。其原因動力之所由起。皆可於三時求之。嗟嗟。時至今日。自其外而觀之。彼三時動力。殆已殫矣。使人道必以進化爲爭存。而欲更進而彌上也。則必自倡思想言論之自繇始耳。

以下言
論雖非不
可奪其自
繇之理

此篇釋言論自繇之義也。有二大旨焉。言以爲非而禁之。所禁之言。不必非一也。此既論之矣。言以爲非而禁之。就令果非而禁之者。亦無功而爲過。則繼此所將詳論者也。今夫言何以禁。禁者惡其於通國所共信守之舊說有所畔也。而乃其言不必非。然則舊說有不誠。抑誠矣而未至。明矣。此以上所發明之旨也。乃今姑以所共信守之舊說。爲萬古不廢之至誠。若日月之行天。江河之流地。以是之故。而國家社會。懸甚嚴之法令。坐議其說者。以莠言亂政之科。吾黨試觀其所以奉行之效何若。嗟世之人。彼不知。雖有至誠之理。不易之言。使不任人之詳議。常議。無所懼。而議其所崇。信奉行。者皆將爲死陳言。而不爲活真。

理。乃。若。其。說。爲。古。先。所。垂。訓。爲。一。己。之。新。知。爲。天。下。之。公。言。爲。一。家。之。私。說。顧
千。得。之。中。容。有。一。失。之。所。伏。則。生。民。之。災。害。治。化。之。退。行。隨。之。不。待。論。矣。淺。人
之。於。義。理。也。往。往。自。以。爲。是。矣。而。一。己。之。外。復。有。一。二。人。之。與。同。則。以。其。說。爲
無。以。易。至。問。其。所。據。依。輒。茫。然。無。以。對。有。難。之。者。彼。亦。無。以。應。之。也。篤。守。師。說。
無。所。容。疑。於。其。間。或。有。抵。隙。質。疑。則。張。目。奮。髯。訾。爲。亂。道。使。彼。處。於。權。勢。之。地。
則。常。用。劫。制。以。詔。天。下。之。已。從。也。雖。然。從。矣。而。云。其。說。莫。之。敢。畔。則。猶。未。也。特
其。爲。畔。也。非。由。明。智。者。爲。熟。思。而。審。處。而。恆。由。莽。鹵。者。爲。破。藩。而。決。籬。蓋。天。下
之。口。不。可。盡。緘。而。天。下。之。耳。不。可。盡。塞。使。所。劫。制。者。未。足。以。鑿。於。人。心。則。往。往
微。言。單。詞。皆。可。誘。之。使。畔。去。也。且。就。令。有。人。信。之。甚。篤。守。之。甚。堅。其。所。信。守。者。
亦。非。確。然。見。其。理。極。特。師。說。所。存。嚴。而。奉。之。夫。如。是。其。信。守。非。含。靈。葆。性。之。人
類。之。所。以。爲。信。守。也。謂。之。守。師。說。可。謂。之。知。大。道。不。可。雖。有。至。誠。而。在。斯。人。同
於。妄。見。何。則。其。所。守。之。誠。妄。皆。偶。然。耳。

雖有真理

思理不可以不淪。辨才不可以不操。顧淪思理。操辨才。舍利害最爲切己之端。

然必盡反對者之言

所崇信而奉行者。又安屬乎。使民之心而有所崇信。所崇信之誠妄正邪。又關其身心最切。最切故其所擇守者。必其明辨而慎思。然則必有以自伸其說。而無慮於尋常之抵隙質疑審矣。則何必取抵隙質疑之事而禁之。且訾之爲亂道乎。於是聞吾言者曰。民心所崇信之要道。不可不明其理解。固然。然理解亦何必待於抵隙質疑。爲斷斷之辨而後明。教之以其理解。不既足乎。譬如幾何。學者不獨識其題也。實兼講其論證。乃有謂如此不足以有明。必待有疑詰之者。爲聚訟焉。爲憤爭焉。於形學之理。乃澄澈無疑義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則不佞應之曰。是所謂擬不於倫者也。子所稱之幾何固然。且不獨幾何然。將一切形數之理莫不然。夫形數所以異於他理者。一是之外無餘。是故也是故言形數者無所駁議。而亦無所折中。獨至事之可爲異同者。而後有彼此之是非。聽言者欲折其中。必審兩曹之議。而察其曲直情僞之所在也。且此不必天道之幽。人事之隳。而後爾也。卽物窮理之事。解因果者。一說之外。常有其餘。如言天文。則有均輪橢員繞地繞日之異說矣。言熱理。則有火精愛力之殊談矣。言電

力。則有一氣兩氣之歧義矣。方其持論。莫不近理。顧必待交推互勸。而後有以定其短長。使物理而如是也。則德禮宗教。政理風俗。與一切民生日用。其說漸襍。其論定瘵難。謂不經辨難。無假交推互勸而明。有是理乎。史載羅馬辨士愷克祿自言。方其爲辨。其熟思審處。於反對者所持之說。常過於己所持者。以是其廷辯常勝。此其爲術。世之寶愛真理者。所當則倣者也。今夫與人爲辯。而僅悉己意之所持。此其術至不足恃久矣。其持之雖有故。其言之雖成理。乃至所主甚堅。若不可破。然使他人所主之義。堅與之同。而亦爲彼所不能破。則彼於二義之間。固不能決真理之誰屬。是以其說皆可存皆可廢。卽於二者。而有所棄擇。非以道之眞妄。說之是非。而棄擇之也。其所以棄擇者。特承師說耳。率舊章耳。抑其意有所偏倚者耳。烏覩所謂是非眞妄者乎。且夫欲知異端外道之所主持。徒就本師以聞其所述者。不足恃也。彼所言之異端。乃其意中之異端。彼所指之外道。亦其意中之外道。其有所述。或先傳之辭。以爲闢之地。凡此皆與異端外道之眞。不必合也。必求其合。惟以吾之耳目官知。與其眞者。逕接而

後。可。所。聞。之。說。必。出。於。異。端。之。口。所。聆。之。論。必。極。夫。外。道。之。所。能。言。所。取。者。必。盡。其。最。勝。之。說。可。喜。之。談。而。又。身。接。其。所。與。吾。道。相。抗。之。實。力。不。然。雖。有。至。誠。之。真。理。足。以。祛。其。惑。而。除。其。蔽。者。非。吾。所。能。得。而。用。之。矣。每。見。承。學。綴。聞。之。士。與。異。己。者。辨。也。使。其。思。與。彼。異。趣。則。其。說。非。彼。所。能。喻。也。何。則。以。己。律。人。而。不。悟。所。居。之。至。異。也。又。況。聽。而。不。盡。其。詞。心。有。所。疑。則。姑。以。爲。必。如。是。然。則。雖。辨。言。流。美。不。獨。於。人。之。所。守。者。無。所。知。也。卽。己。之。宗。門。亦。未。可。以。爲。真。喻。也。此。門。戶。之。爭。所。百。人。而。九。十。九。者。也。事。理。之。雜。陳。也。往。往。以。一。部。分。之。是。非。而。全。體。之。是。非。以。立。二。理。對。峙。若。相。舐。擊。推。其。至。極。乃。以。爲。同。或。二。義。皆。堅。矣。而。所。取。者。必。在。彼。而。不。在。此。夫。理。如。衡。然。智。者。允。執。其。中。而。兩。端。之。所。以。爲。重。輕。者。則。其。心。之。所。獨。覺。而。常。人。未。有。此。也。欲。其。有。之。其。於。兩。端。之。義。必。察。之。以。至。平。之。心。而。無。幽。不。矚。而。後。可。下。此。者。固。不。能。也。此。其。術。至。精。別。嫌。明。微。必。待。此。而。後。濟。方。其。爲。論。也。雖。一。時。無。與。爲。反。對。亦。必。制。爲。主。客。而。爲。難。者。極。思。罄。慮。求。至。堅。不。可。破。之。辭。以。自。攻。庶。幾。真。理。乃。可。見。耳。

而不喜言論自繇之說者。猶曰。使道必待明辨而後可守。天下守道者有幾人乎。夫別嫌明微。議是與非者。哲學家與神學家之事也。至庸衆人奉命承教。乃其所也。必望庸衆於所奉行者。知有誠妄短長之可論。無乃贅而煩者乎。外道旁宗之謗正。必取其詖淫邪遁者而發闡之。此亦知言者之事。非常流之所能。卽能之亦無取。夫不有專門之士。守典之家。職司衛道。以待來者歟。使凡竅言異說。凡可以惑世誣民者。皆經摧陷廓清足矣。至於常人之心。質直渾樸。於所奉行。取明大義。嫌疑之說。則篤信師資。蓋自知無釋疑之智。解紛之才。而又知是紛疑。自有能解能釋之者。此不亦便事利俗者乎。則何必強爲其難。使墜雲霧耶。

曰。使人而爲含靈具識之人也。則方其有所守。卽宜其有所知。雖然。是不可一概論。而吾子之說。亦實有其足存。然而極吾子之說。不過謂世之守道者。不必皆聞道已耳。而於吾言論自繇之說。無所撼也。且客不云乎。其人雖無釋疑之智。解紛之才。亦當知是難與紛。有其能釋能解之者。然則由客之說。彼禁人之

守道不必
聞道與言
論自繇無
涉

質疑立異者非矣。蓋使無疑與紛。彼又烏從以解釋。且解矣釋矣。使不容人爲之復。則雖解雖釋。而果解果釋否。又烏從而知之。且夫別嫌明微。辨是與非。客雖不以與社會之齊民。而亦以爲神哲二家之職矣。夫苟莫之疑難。抑未極疑難者。胸次之所欲言。則亦何從以盡職乎。故曰。客之議於吾言論自繇之義。無所撼也。彼加多力之景教。且本客之說而實行之矣。故奉彼法者。有內外侶之分。內侶者深喻浹知。而得聞天道者也。外侶者信內侶之喻且知。受道而守之者也。雖內外二侶。於教法皆不容有所去取。然內侶之弗畔者。例得以讀旁門外道之書。與一切所以謗攻其法者。蓋必熟夫此。而後知所以因應。排斥也。至於外侶。非特許者。例不得問旁門之論。讀外道之書也。然則知彼之事。固有裨於師資。特有等差。其事非盡人可爲者耳。蓋其法。非與內侶以思想言論之自繇。過外侶也。乃以此術。淪高材異等者之襟靈。使克肩衛道禦侮之責任。夫徒有切磋而無自繇。閱識大心。固無由跂。然循古徵義。比事舞文。則所可至者也。雖然。是說也。惟公教之民用之耳。至於修教之民如吾英。不可用也。蓋修教之

不知則將
不能由

義。以宗教爲事天之階。神明之所奉者。是而正。固自求其多福。資者所能代受也。且所謂旁門。然耳。至於近世。書報之用如水。愚之所誦說。皆神聖之所編摩。或又謂言論自繇。乃智育之利。眞則雖奪其言論自繇。將不過不識不知。所以爲太古渾樸之自繇。而政教一切。徒使由而不然之義。亦亡其所垂於經典所矣。於本來所詔示者。僅一二之非灼然。犁然爲跳躍分明之腦。之亡久矣。嗟乎。此其現象。所見

察而熟思者也。

由言論之
不自絲而
道因以不
明不行

有名教。有宗教。試取所見於歷史者而觀之。其可以證吾說者。真不知其凡幾。微言大義。法誠科條。自其唱說標宗之人。與夫親炙見知之徒黨觀之。皆繁富彪炳。而力行身體之義言也。方其與異道旁門競立於世也。是力行身體者。常挫而愈厲。常鬱而彌光。浸假其說大行。而爲一時人之所崇拜。或囿於方隅國土。其進長之勢已窮。爾乃謗譏疑毀。降而益稀。卽本宗禦侮衛道之爭。亦從以益熄。或假形勢之用。謗者有誅。則所謂門戶競爭。泯焉不可見矣。當此之時。其說或立爲國教。或爲並行之一宗。其被服皈依者。非本己之發願也。乃由先輩之相傳。其由異宗逃歸。去故就新之事。不少概見。卽其中之耆碩。亦罕以此勞思慮者。是故一名教。宗教之立也。其始皆翹神奮慮。必有以拒天下之詆謔。且發贖振聾。有以風一世。使從己。繼乃散熱收聲。雖有攻者。其勢不足恤也。亦未嘗強聒不舍。論異己者。以其道之美富焉。夫然是名教宗教者。其道遂由此以日衰。終之乃至於腐敗。吾黨每問諸宗長老。歎今日教道之微。以號皈依者。於

法無眞感情。遂使戒律行誼。常若兩事。則其證也。然其教初起。爭存於世之時。其必無此等現象。殆可決也。方彼之時。彼英絕領袖之者。無論已。卽在微弱宗徒。將亦知彼所與世斷斷者。爲何事。而本宗真相所與外道異者。爲何如也。其微言大義。皆所熟慮。而眞知而體用之間。亦一一皆經衡量。而審處者。是以盛德光輝之美。有以盎發於操詣。蓋優游漸漬之者深矣。及乎其人之於教也。非由己之發心。僅相傳以爲守。則其於道也。受之若命。非其力之所爲。必不若其始之翹神奮慮。惺惺然。取其所崇信者。而較論其是非得失也。其心旣無所用。故微辭奧旨。亦以久而漸忘。所僅傳者。從口耳之辭。偈將疑。而唯若存而亡。其受法也。以他人所皈依者。爲皈依。若夫克己厲行。驗所得於身心日用之間。無其事。已終之。其名教宗教。與心德行詣。乃絕不相謀。則正諸宗長老今日所歎息者。是故今日之名教宗教。名爲一國之所崇奉。然以奪言論自繇之故。其爲教力也。不足以入於人心。而僅有以持其外。持其旣久。其人心窳。若斷蓄頑。若拳石。雖有最勝之義。無以感其固有之良。嗟嗟。今日名教宗教之實用。乃反以。

囚係人心。禁新理。勝義之灌輸。爲之周陸焉。爲之監守焉。必使其民心德長荒焉耳。

言論不自
繇故景教
不行

雖有至美之道。可以入人心之至深。以言論自繇之不行。乃爲陳言。於其民悟理覺情。神明賞會之地。舉無所感焉。觀景教之民。可以徵吾說已。夫景教。其章條戒律。出新約。自宗徒言。新約之章條戒律。神聖之章條戒律也。然景教之民。其以此爲言之。章條戒律者。千人之中僅有一焉。而所果取以爲章條戒律者。一時之習俗耳。徒黨之例故耳。彼以謂新約道至高。本神授。其理絕對不諍。而無以易。此長民者之所宜用也。乃若民所日用常行。則本閱歷而爲之。其中與新約合者有焉。與新約不合者有焉。蓋酌劑於世法。非世法二者之間而已。其自謂崇信者。前之法也。與新約合者也。而其所實行者。後之法也。與新約不合者也。景教曰。貧且賤爲世人之所困辱者。受福矣。曰。以鍼孔而度囊駝。易於天國之登富人。曰。不可斷人矣。曰。不可祝詛矣。曰。宜愛其鄰如愛己者。曰。有取其袿。則並與之以袍。曰。無爲明日之慮。曰。欲爲純備。宜法天之所爲。凡此

而教之始
起不然者
以其時有
自繇之論
辯也

皆新約之言。而彼自謂崇信者。於其說未必皆不誠。特其崇信也。如人聞所稱頌之說而信之。未嘗加之。以論議。而深知其可信也。君子之於古訓嘉言也。非曰崇信稱道之已也。固將體於身心而著之言行也。顧今人於耶穌之語則何如。取其言至於適事而止。若夫其道之全。則標之爲宗門之義法而已。有告之曰。欲用新約之道。吾人之言行。所未至而宜勉者。眞無窮也。彼且怫然而不悅。以告者爲招其過。而欲以己之行上人也。是故景教名爲世人所崇信。實無與於其心。無與於其心。故不足以制其言行。其敬奉之也。若符僞然。聳其音聲。而無關於其義指。夫固未收之心域。本其義以爲發念行己之貞符也。

若夫古。其教之初行也。其時之徒侶。吾有以決知其不如是也。果如是。所謂景教者。由一輩希百來貧賤之夫。爲世人所輕忽者。乃欲以其道馴至爲羅馬之國教。其勢必無由明矣。當此之時。與景教爲敵仇者曰。曷觀景教之徒。其相親愛爲何等乎。此今日之所不聞也。則可知彼於教道。摯性實行。後世所不及也。夫景教立者千八百餘歲矣。顧其教之行至今。猶不出於吾歐。與夫歐之種。此

其所以然之故。蓋可知已。卽有守道之士。矯然以起。衰爲己任。深入景海。於尋常萬萬有加焉。顧察其意之所重者。皆於後起宗派之義爲多。若葛羅雲。cat. viii 諾格思。J. Knox 取所持之說。較近己者。而未必皆耶穌之祖法也。聞耶穌之經訓。潰然與後起之義並存於一心。維誦讚歎。以爲仁人盛德之徽音。過斯以往。無有驗矣。今夫宗門法語。所以爲其教之徽識者。或歷久而常新。或數傳而已晦。其故至多。顧其中最顯而可知者。則以其說有或立之異同。甚或抨擊而誹謗。學其法者。時必有不得已之辯爭故耳。向使大道已明。人無異說。則教中師徒。如疆場戰士然。聞寇讐之已遠。固可以高臥而無爲也。

名教大義
所由陳腐
而無益於
人心亦以
言論不自
繇之故

不佞釋言論自繇。多取譬於宗教。蓋取重論之。而輕者自有以起例也。是以如前說者。固不僅宗教爲然。凡屬義言。莫不如此。人事之格言。政黨之主義。極之德行天道。無非然者。民之語言異者數百。方樊然並立於世間。文字典籍之中。故訓垂者何限。大抵言物理天道。與所以明人倫者耳。人人之所習知。人人之所熟道。聞者莫爲異同。以爲庸言達道。無可爲異同也。顧乃施行之際。或履之。

更設至堅
之難雖爲
反對之言
然其中含
至深之哲
理讀者察

而後艱或動焉。而有悔。始歎。古人成說爲真。不我欺。何耶。懲前毖後之餘。始豁
然於其言之義。蘊曩非不習聞而常道之也。然使向者能明其義。如今則今日
之禍患。可以免。公等深思鄙言。天下事有非如此者耶。前世哲人之訓。固有非
躬歷其境。不能喻其旨之全者。而不必言論不自繇之故。雖然。使其除忌諱。唱
讜言。而勿以非聖無法辨言亂政之誅。箝制天下之人口。則是非爭執之際。出
入主客之間。將其理愈辨而愈明。卽有甚深微眇之義。所明亦當不少矣。蓋民
智之最患者。嚴立一義。而以爲無可疑。由無可疑而得不可議。由不可議而得
不足思。吾聞一並世哲家言曰。名教大義。酣寢久矣。至哉斯言。

聞者乃曰。是何言歟。真理之存。必與門戶之爭相始終乎。若斯之言。將人道必
有其非。而後是者有以見也。使其道爲天下之所歸。則其義微而力散。使其言
莫之疑。殆則其理無由入於人心。所求者一道而。同風而道。一風同之餘。其所
一。所同者已不見也。嗟乎。前聖後賢。所爲汲汲皇皇者何事。亦欲員顧方趾之
倫。同有此至德。同由此要道已耳。乃今若子之言。是其所欲求者。正其所以自

以辨之不可無故言
論自繇不
可以廢

一家之言
不爲論定
破壞之說

毀也。子甯告我以全勝之所以爲敗也。奈何以人心之無疑爲道息乎。

曰。非此之謂也。夫人道以進化爲期。其既進也。公理定論。固日益多。是故化理之隆污。若與公理定論重輕多少爲比例也。天下之所爭。以民智之日開。固一漸歸於論定。向也以論定之非。故天下蒙其害。今也以論定之是。故天下被其麻。此無容疑者也。然以人道之終於人道也。其所論定者。常不能盡。是而非也。然則異同之日泯。辨議之不聞。彼嘽咷慙慙之士。所詡爲道一而風同者。其於民生利害。真未可知也。今夫人心之靈。必變動而後光明。必衡困而後練達者。必不可畔之說也。辨爭者。磨洗心靈之大器也。世固有所謂大同者乎。未至而以爲己至。遂置此器於不操。吾竊慄之。愚謂教民之道。雖可辨之端。不可以復得。爲之師者。亦宜有以代之。偏反所論。使爲疑焉。一若異語之人。將奪其所守。使歸彼者。而後有啓沃之功也。

且其術古之人嘗用之矣。則柏拉圖爲其師。蘇格拉第所作之主客圖是已。其所反覆辨難。大抵皆人倫哲理之精。彼謂世人於此。皆若無可疑而論定者。獨

不可厚非

彼則謂人無所知。而未定其義之安屬。於是輒取前古之義訓。更發疑問。求其流極。爾乃由古之說。輒牴牾衝突而不可合也。則置此而別求其他說。顧數番往復之後。其不可用又如故。往往比事屬辭。至數萬言而終於不解。故希臘主客圖者。生民至精之思想。而其論議則負而非正者也。顧其啟發神明。過於正者。蓋惟知其所不知。而後爲真知故耳。其次則歐洲中古之塾議。其所論之端。大致同於希臘。其爲用蓋欲使學者洞悉其師之所傳。與反對者所持之義旨。於以知其一之宜守。而其一之不可從也。然辨矣。而於名理大道。常不必得其真。以兩家之爲辨。常各尊所聞之師說。而不由於心得。是故資以繕治心能。其爲用遜希臘鴻哲碩師之所爲。則亦以言論不自繇故也。雖然。自歐洲之民智而言之。是二術者。皆大有造。特學士不樂推其功耳。若今日並世之學校。則前二術之用。其中舉無聞焉。學子所治之業。大抵皆受之於其師。束縛闡塞。務爲富有。學年既竟。則其人訖然自謂已足。此最可哀者。而叩其所聞。皆一家之言。是非誠妄。無足相發。故他日出而任事。與人爲辨。則其所以答反對者。大抵腐

肉齒利劍也。近者以一時風氣之所趨。學者多黜破壞之名學。以謂徒指摘前人過短。證其成法之非。然短矣非矣。而問長而是者云何。則議破壞者常默而不能答也。是則有革除而無建白。吾黨又安用此空談爲哉。雖然。不佞則謂使學問之事。專以破壞爲正鵠。是誠思想界之貧象。若乃資以掃穢。除苛解嬖。以爲真建白之嚆矢。斯其寶貴。殆不可一二言也。使吾黨願爲名世之思想家。於世界有左右之實力者。必習此而後可得。不然。將有中材而無奇桀。而思理之光輝。捨名數質力諸科而外。不復覲矣。蓋道德政教之科。無一方之智照。必二家對壘。搜討靡遺。而後堅者擅場。瑕者退位。就令一時無反對之勁敵。而欲其義之存。亦必自爲其客難。且其難必無義之不搜。無堅之不舉。置之於最勝之地。照之以公溥之明。使其說如是而猶勝也。則真建天地而不悖。俟後聖而不惑者矣。若乃掩抑情實。棄堅攻瑕。實學界之自欺。非公理之明辨。嗟夫。百年壽之大齊。而人間無可把翫。真理者人之所恃。以日遠於禽獸。日卽於神明。真人道之鴻寶也。假有人焉。冒國俗之忌諱。干同類之刺譏。而敢議數千年名教之

反對之論
乃以相輔

缺。弱。此。真。勇。者。宜。爲。文。明。之。衆。所。崇。拜。禱。祀。者。也。幸。今。者。國。典。寬。大。清。議。持。平。所。願。公。等。開。胸。拓。臆。一。聽。其。言。第。使。理。誠。同。受。其。賜。脫。有。謬。誤。闢。之。可。也。此。其。所。關。至。重。使。他。人。而。不。爲。此。公。等。須。自。爲。之。乃。今。彼。爲。其。勤。而。我。享。其。逸。是。非。可。喜。而。宜。歡。迎。者。耶。奈。之。何。以。非。聖。無。法。議。其。後。也。

前謂言論必宜自繇。衆議異同。正真理所由出。所主之義。厥惟二端。舊說不必皆是。則新而異者。不必皆非。一也。就令舊說果爲真理。然常賴異說之興。與爲反覆。而後真理益著。而有以深入於人心。二也。雖然斯二之外。尙有一焉。今世民智程度。猶卑。庶幾得此。而理乃日益精密。此其爲用。實較前二說尤廣。蓋二說之並立。每不必一誠而一妄。一是而一非。而皆誠皆是。或皆妄皆非。舊之說誠矣。然僅誠於一曲。必待後足之說輔之。而其理始完。生民之智。關於形上者。其論大都可存。而一時能舉其全量者。殆至少而幾於絕無。其說之所明者。常不過理之一偏。有時而得其大分。有時而得其小分。新立偏至之論。多張皇矯飾。而與舊義。化離洎反。復辨難經詳審。而折其中。乃知其理適足以輔舊說之

不及是故異端之說能崛起而風動一時。多中含真理而爲前此所遏絕而棄置者。今因時會決變破藩起以與舊行之說分席。其或顯樹旗鼓與爲敵仇。往往謂己說純是而舊行之說全非。一若取償舊負也者。輒近是非之爭。如此者最爲多見。蓋人心每苦偏頗。常知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實則一誠之理。析爲二端。當夫理想變革之秋。乃如日月代明。此淪彼睇。夫以常道言。民既進化。是新舊各主一偏之理。宜可相爲埒益成其純備矣。顧考之事實。則代勝者多。而和合者寡。嘗求其故。則化進之日。其所尙之新說。合於一時之人心。而有以救正其偏者。過於通行之舊說。此世俗一時之論所由多偏至也。每舊說之行也。雖其義爲無疵。而所基者已實。顧同時并立之說。常有以補其闕而奠其傾。夫亦皆有所明。不得以其駁雜。遂指瑕以掩其瑜也。彼方囂囂然以彼之所明。照吾之所闇。使果有明矣乎。則彼雖闇於吾所明者。而吾不必以之齎怒。亦明矣。惟君子之用心也。則以謂舊之說偏矣。正惟新說之亦偏。而後有以相救。蓋所謂偏者。說者不自知其偏。而以爲全也。惟以爲全。故其言偏也。至。至。故其說

以盧梭之
說爲相反
相成之證

不可以不收而救偏之效見也。

歐之近數百年也。世方相競於一切之學。爲物理。爲文辭。籠天人。究道德。新知迭鳴。古人失步。此時搢紳之士。莫不以此自高。而努力執技之氓。亦咸呿口結舌於世界之文明。自以謂幸生今時。大有異於三古之僿陋。則震耀弮張。多過其實。而文勝之敝興焉。法令如牛毛。使人儻然。莫循其本。於是而盧梭氏出。爲反。澆。復。樸。之。論。而一切基命於自繇。義摯聲哀。其於人心也。其迅雷之於驟。變乎一震而偏聚者散焉。夫盧梭氏之說。非無所偏者也。自其後而衡之。則其說之失中。比之前之人爲尤甚。而前人之指事而得實。亦方之盧梭氏爲多。雖然。盧梭氏之言。其激盪於一時。而流轉於意界者。真有以彌舊說之所短。使去其蕪類。存其菁英。其於民義。猶大水去而餘土膏也。故自盧梭氏倡說以還。凡古風之平易近情爲可貴。而未流制作。其戕賊飾僞爲可悲。今日言治之家。未嘗不三致意也。可知二義既合。始若相反。終乃相成。盧梭氏之言。於民羣終當驗。其驗也。且以實事。不以空言。空言之左右民羣。其權力行將盡也。

政論自繇
之益

乃若一國之政論。其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執中之美者。尤人人所共見也。其一曰保黨。所以嚴秩序而奠治安。其一曰公黨。所以倡改革而期進化。是二者之於建國。猶空氣之有淡養。二原行崎於其前。則其國衰崎於其後。則其國亂也。必待言政者心量日恢。亦公亦保。且其智足倚。知何者。舊章之當守。何者古制之宜除。而後有黨界不分之一日也。蓋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卽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也。夫爲政之家。其爲主義者衆矣。曰民主。曰貴族。曰異產。曰均富。曰合作。曰競爭。曰豐亨。曰節儉。曰國羣。曰小己。曰放任。曰干涉。凡此並時分驅。家寶最勝之六理。人祝郅治之馨香。向非縱所欲言。而各極輸攻墨守之能事。則國衡之兩端。必一仰而一俯。欲異義相劑。國家有其利而無其害難矣。夫惟蛻嬗之世。人事之眞理。常在執兩而用其中。人心之廣大中正者最希。一人之所是者不必是一人之所非者不必非。必待兩黨爭衡。各出死力。以爲所守之主義戰。夫而後妄說汰而眞理存。此亦天時人事之至不得已。

即景教
之重亦不
得奪人言
論自繇

者也。若前列之諸主義。假二說爭衡之頃。吾黨欲知何者爲不可廢。不惟不可廢。且所宜獎進而鼓舞之者。則國中少數之人所持之議是也。蓋所以爲少數之所持者。必其說爲當時之所忽。而兩端有畸重輕之患者也。吾非不知民智之程度如吾英。無閒所議之爲何。持異說者無不相容之可慮。其民聞見世多。知以今日人倫之智慧而求真理。惟任人人各持所見。而自貢其誠。庶幾理之不齊。可悉得其功分與差數。乃至說爲天下之公言。理爲古今所定論。時而有人。乃持異義。亦往往爲求道者之所樂聞。而爲審其所當。使彼竟默而不言。則於道轉有損矣。

或曰。先生之說。既聞命矣。然慎勿以小辨破大道也。世固有繼天立極爲民立命之名教。宗教。其理真。其義完。非先生前說所可概論者也。如我基督教救世之景教是已。世有言道德而與景教異者乎。則其說無有是而必非可決也。何則。景理誠真而無可疑。其義誠完而不可益故也。應之曰。唯唯。夫道德者虛位也。而關於人事最鉅。則今日所以審吉凶定邪正者。捨景教之繩準而奚由乎。雖

然。請循其本。蓋惟明於景教道德之爲何。而後能用其說以勸他說之離合也。使景教道德。卽以新約之所載爲宗乎。則客所謂理眞而義完者。竊恐基督與其宗徒之意。未必卽以其所垂訓者爲道德之完全也。蓋其書所謂福音。大抵皆原於舊典。而其所舉似。多偏狹之舊義。所宜匡訂而擴充者。故其爲言也。渾含苞孕。有餘而不可以指實。類於詩歌。告誓之文。言非簡直徑遂之法。語苟今欲就取材。以勒成人倫之典。則勢不得不討源於舊約之文也。夫舊約者。希百來之經籍也。其中文物典章。亦斑斑繁富矣。然其爲法也。可以爲僂野之範圍。不可爲文明之典禮。是以聖保羅發揮經義。宣揚主訓。已大反猶太宗徒之所爲。而所增益者。則希臘羅馬之名教也。卽新約所言。亦大抵參其時之王制。雖僮虜奴婢之俗。亦未嘗以爲宜除焉。且今所謂景教道德者。非景教本然之道德也。乃其宗教後起之道德也。其說不垂於景尊。亦不制於首傳之弟子。特後起之義。首五百年加多力徒侶所增益而修明者。曩者加多力之公教。旣一變而爲波羅特斯登之修教矣。雖所用科律。不盡沿乎古人。而其所改易者。則皆

中古教徒所附益。分支異派。各竄之。以其國俗身世之所宜。由此觀之。景教道德。非皆教主所垂之彙訓明矣。夫謂此等科律儀典。爲有大造於民生。而世界嘗受宗徒之隆賜。雖在不佞。其無異辭。第不佞所敢言。且言之而心安色不作者。則宗教所標之道德。於人道要端。每偏重而不平。或不圓。而有漏。千有餘歲之間。脫非教外聖賢。以其知識感情。爲補闕拾遺。以陶成歐洲之風俗。則人事之禮文。求明盛如今日者。偏其反矣。蓋所謂景教道德者。有反振之用。無肇開之功。考其書所紀者。類皆闢除象偶。舐斥淫巫者也。其教義多負而少正。尙應而寡施。求懺罪孽。而非以尊性靈。固惕然而不敢爲。非而亦未嘗毅然以力求善果。故其爲說也。誠多於勸。爾勿之語。衆而爾宣之詞。稀視嗜慾之可畏。如蛇蠍。故以清修谿刻者爲至人。而此意遂寄於儀典矣。倡天堂地獄之說。爲勸懲其爲善也。乃本於疚利惕威之心。而不根於至貴之民性。故景教道德之標準。反大遜於教外之古人。所謂道誼者。常雜於功利之私。不知博愛同造。乃適完一己之性量。必待有所餌誘。恫獨乃俯孳孳。而古之大人。不如是也。且其爲教

也。以威懷從順爲宗旨。君臣之義。則無所逃。叛逆之事。必不可作。於君上則雖身被無窮之虐。不可以貳。乃君若民以身奉國之義。彼多神宗教。且以此爲職分之最隆。而景教所標。於此等最隆之義務。竟其篇未嘗一及也。穆護慕德有曰。凡爲帝王。畀一人以爵位。而其國有人。堪此爵位才德勝彼者。此帝王所爲罪通於天。負於其國。此金科玉條也。而回教哥瀾之所有。景教新約之所無。吾歐無貴賤人民。尙略知己於所居之羣。有不容己之義務者。皆希臘羅馬之舊澤也。於景教何有焉。乃至道德之所以淑身。所謂仁恕耿介之大心。潔淨精微之高志。知性靈之至貴。而自尊。常欲砥節首公。厲不可奪之節操。凡此皆得諸文哲諸科人倫之學。而於神道設教者。又無與也。嗟嗟。使徒求成人之標格。於講威懷從順之教宗。久矣乎其不可得矣。

雖然。不佞於景教道德也。非曰有本來之玷缺。不可修爲完全也。亦非曰景教之所言。與完全之道德。必衲鑿不相入也。至於基督之道。有微辭焉。尤非不佞之所敢出也。不佞於基督之遺言。所篤信者。皆一如其本旨。即以擬諸古今深

惟言論自
繇乃能救
舊教之偏

廣之道德。亦知其無牴牾者。卽謂嘉言懿行。凡人倫之所貴。爲聖言之所包。亦不必牽強文義。而後證此言之合。雖然其書所載者。則僅道之一體而非其全。蓋天下固有至高之道。至大之理。爲景尊宣教所未及者。而後起徒衆。亦未嘗爲之張皇而補苴。雖至高之道。至大之理。誠景教之所樂收。但所著於二約者。既已不完。後之人欲但卽其中。求備具之典章。責人類以循守。斯爲僨耳。且非但已也。果其行之。將爲累於國民之德育。蓋其人之存心。非不公也。其用意。非不美也。獨惜守偏狹之義。出死力以責諸行。則彼所以陶範民性者。既悉依宗教之儀軌矣。而文哲諸科之所陳。可以輔宗教所不及者。又爲所鄙夷而不用。閒有采。取而其棄。擇之際。仍以本宗之旨爲衡。如此將其所成就者。必委瑣局。促馴服奴隸之才。其心帖然。以所學於師者。爲天顯綱常之無以易。欲其激昂。騫舉外舊教。以求所謂繼善成性。立命事天者。邈乎不可得已。此其效誠他日所不可逃。且往往卽今而已見也。故處今而言德育。彼文哲諸科所明之道德。必與舊教所垂之道德。並用相資。不可偏廢。尙庶幾有以陶冶性情。作新民俗。

更有進者。使德育之事。必去僞而存真。則宗教與文哲諸科之所言。皆不可不極異。同而恣駁辨。此言論自繇。所以爲別僞求真之專術。必不得以宗教故。遂悍然箝世人之口。如防川也。夫非宗教之道。德固不必與宗教之道。德相背馳也。然而逐新忘故。矯枉過直。訾前人之拘攣而已。遂至於橫決者。固亦時時有之。而實爲道德之害。以今時民德之未純。夫如是之過不及。誠所不免。顧自知道者。觀之真理之利民無窮。而橫議之害道有極。則即以橫議爲沽取真理之市價可也。總之德育之地。據一偏之理。爲完全之義者。流傳既久。必爲害端。故所託愈尊。則其宜匡救也亦愈亟。使以匡救之力。又於此而失中。此誠道德之不幸。然閱之可也。復之可也。至緣此而禁遏之。使不得言。則所謂慮溺棄舟。因喝避日者矣。夫景教宗徒。既責外道之人。以平等心觀法矣。則其於外道。也不可不自我作。則以平等心先施之。竊嘗謂世間有最尊之真理。極大之義言。所謂日星明而江河流者。有一大分焉。爲不知景教者之所發明。爲不信景教者之所發明。此在歷史中。誠欲堙其實而不可得。且無庸徒事自欺者也。

戒門戶之爭而禁言論自繇者因噎廢食也

夫謂縱思想言論之自繇使諸家偏至之說一時皆有以自伸遂可以息門戶之爭泯異同之見而宗教名教之道術不至遂為天下裂者此又非不佞之所敢知也人類之褊心不識何時而後去使其人而有所知固將奮其一偏之論以馳突於人羣叫囂於學界甚且用空言而施於有政一若無第二義之並行故水火之爭異同之見不獨非言論自繇所可醫深恐以言論自繇且益烈而彌厲所爭雖公而雜以彼我勝負之私則黨同妒真怙非葆短其於真理猶目之不省其睫蓋比比也雖然辨如戰然其僨驕而格拒者兩家而神明湛然為壁上觀不與於勝負之私而有見於曲直之實者則至眾也故言論自繇雖無以息黨人之爭而有以助真理之明於世今夫公理之將明未明也非持論者憤爭之為憂而對待者緘默之是懼但使世人得察兩端之言則真理之明有望矣蓋邪說之所以害而中於人心不可救止者皆孤行一面之辭所由至此孤行一面之辭雖其理甚是而真亦往往為溢言浮藻之所蒙蒙則由是而漸入於非失真而陰行其偽矣能治名學者寡而知言之選尤希彼聞孤行一

面之辭。能由之而得事理之真實者。雖在明聖。猶或難之。使公理完全之義。果於世而終明乎。必其中雖有殘分之微。一一皆有人焉。爲之訟直。且訟直之言。必能使一世之人。不得不聞。而後可耳。

總聖本篇
所言

不佞所爲思想言論自繇言者止此。庶幾聞者知求誠意正心之實。

自注云誠意正心於

一則人類幸福根本必先除意念之囚拘。與夫言辭之羈勒。使於此而不自繇。則誠正之談。將皆出於飾僞而已。不佞前所竊據以爲說者。有四義焉。一。言論不可禁止者。以所關邪說之不必邪。而所謂非而禁之者。未必不合於真理也。人而不承此說。則必以無對不諍。而無以易自居。而後所獨斷者。乃當是而不可議。二。從來一民所奉之宗教。一國所立之名教。乃至物理人事。一切之成說。凡古人所詔垂。得爲圓密無漏。完全不偏之真理。最寡而幾絕。無必得後起之說。與爲反對爭衡。而後有以日進於完全而圓密。三。卽舊行之說。果誠且果爲全體之誠。然使其說孤行爲不諍。或諍矣而不力。則被服成俗之民。往往徒受之以爲先成之見。習焉由焉。不察其所以然之故。而道乃因之以不明。民德亦因之以腐。

禮讓之事
宜責之主
公言之辨
家

敗四。又況其義將以久而寢微寢滅。雖日誦其說。日習其禮。亦無補於身心。言之間。雖爲至德要道。將爲陳言虛器。而拘囚性靈。使物理天明。無自牖之納約。則尤可痛也。

尙有可附此篇之末而論之者。或曰言論固宜自繇。人有懷來誠宜使盡其說。顧自繇矣。盡其說矣。而辨論之際。其詞氣禮容。則不可鄙倍而暴慢也。此送一難。彼折一衝。雍容揄揚。以竟一理之緒。是故辨可爲也。夫何必頰頰攘臂橫厲。詆謫以踰禮讓之閑者乎。曰客之言不亦美乎。固於實事則有難者。以所云禮讓之閑。與所云鄙倍而暴慢者。其界域不知居何所也。客將以攻人之言。而無傷其意。爲程準乎。則使攻者之辭刻摯深透。而中所攻者之要害。使理屈而無以復固。未有不傷其意者也。夫謂此送一難。彼折一衝。雍容揄揚。辭盡而色不變。此必所爭者。爲兩家意之所不重。而後然耳。過斯以往。則攻者雖信而有徵。受者猶惡其無禮。雖婉容而柔聲。聞者猶怨其不讓也。如此則奈何。且客徒以禮讓爲閑。則不知爲辨者之所踰。往往有甚此者。設誠遁以爲狡逞。掩者情實。

混淆端緒。如敘述反對者之說。而以意爲之增刪。此其所犯。過於鄙倍暴慢之爲愆遠矣。然亦未嘗無可恕。蓋辨者之爲此也。雖其事爲至不直。而洵洵之頃。不必皆由於有心。則亦未可卽執以爲罪也。若夫鄙倍暴慢之見於辨言者。亦有之矣。罵詈譏嘲。或發反對者與所論者不相涉之陰私。此亦爲辨之稂莠。蝥賊矣。顧吾惜世之人。於辨爭之二家。常怒其一而恕其一也。蓋使其所加在所嚴之舊義。則往往爲衆口所不容。設反而施之。將不特爲衆口之所容。抑且譽之以爲衛道之甚勇。故不佞謂凡兩家爲辨。常有多助寡助之分。惟多助之家。而用此等於寡助者。其害爲最鉅。蓋多助之家。用此而利者。卽以其阿世媚俗。而所持以爭者。乃所嚴之舊義也。辨而果有禮讓之閑乎。則踰之而甚者。莫若無據而毀寡助之家。蓋利其寡助而爲之。其爲不仁悖德甚矣。今夫誣善爲讒。施之於多助之家。不必害也。獨至寡助之家。是非未分明。而所持之義。爲庸衆人之所不喜。儔侶。踈孤。勢力單弱。舍其曹偶。莫肯爲持公道者。又卽以寡助之故。勢不可施。讒於其敵。雖欲安居騰謗。其道無由。使其爲之。則其勢必反爲己。

損。且自其人之建設。既與其國所嚴之舊義爲牴牾。牴牾而冀幸聽者之一悟也。則必委婉其詞。而不爲無益之櫻心明矣。設少不然。瘡益得罪。不若主持舊義者。氣悍神王。雖縱無度之譏訶。不獨於其所言爲無害也。且有以懾衆人之氣。使不敢去其故而謀其新。由此而觀之。吾黨欲爲眞理。造必明之勝。因爲辨家。持不偏之公道。則所謂遠鄙倍去。暴慢獎雍。容揄揚而戒橫厲。詆謫者。得無在此而不在彼。藉令施之事實。而必有輕重之殊。似宜爲以公言攻私說者。峻禮讓之閑。而於持異端以攻正教者。雖稍遼緩焉。無害也。雖然。自爲國家守典執法者而言之。其於二家之辨。固無所用其左袒。而朝市草野之清議。其所左右者。固宜隨事爲衡。而無執一不變之定法也。一議之興。無論吾一身所居爲何黨。辨爭之際。有爲壽張忌害。偏執拂戾。而於異己實不能容者。則與天下共黜之。然不可以其一人之無狀。推其一黨之皆然也。而其所居者。爲吾黨與否。不必論矣。又使其人不以辨爭之厲。擾澹定之明。能見二家所操之理實。又不以彼我之私。奪誠篤之素。於人之短無溢辭。於己之長無矯飾。如是者。亦與

天下共褒之。而其人爲何黨。又不必問也。必如是乃見言論之真自繇。而爲文明寶愛眞理之國民。言論辨爭之儀法。而禮讓之閑。雖不必立固已立矣。夫如是之儀法。夫如是之閑。雖不幸常爲議者之所畔而踰越乎。而不佞所猶得自慶其遭者。竊見近日立言爲辨之家。能守此義者多。而勉強自將。期於不畔不踰者。尤日衆也。

篇三

釋行己自繇明特操爲民德之本

行己自繇
人道之所
以樂生人
羣之所以
進化

夫思想言論所以不可不自繇。與夫刼持禁遏。所以堙鬱民才。致無從成長。而教化從以不蒸。此於前篇。既詳論矣。乃今試察其由思想言論。而施諸行事者。問若其所爲。利害禍福。不出於一己。將其義同於思想言論。不可不任自繇乎。抑言行理殊。而名實之間。他人可以干涉耶。夫事利害禍福與人共者。無自繇之可言。此理至明。無待論列。又使其言。乃以從。與爲非。雖在言論。亦不得藉口自繇。以逃罪罰。此如有人著論。謂屯穀爲業。乃天下之至不仁。飢人而肥己。又論封殖私產。無異越貨國門。使其言但見於著述。則雖刊布流行。皆不過一家之私論。此宜自繇不當禁者也。乃或凶年饑歲。游手洵洵。方集於米商之門外。而其人取前所論。在彼演說。或乘民心未定之頃。張布揭帖。鼓煽兇威。此其所行。皆屬不道。而爲邦典所宜問者矣。大抵一人行事。無論何如。但以非理加損於人。則小者宜爲國人所沮止。大者當爲國法所不容。是故行己自繇一語。

乃有限域之言。無論何等自繇。皆不能因自適己事。而致他人蒙不便也。第使其事與人本不相及。而欲自抒己見。爲所欲爲。如此。則與思想言論。理無二致。彼方自擇其吉凶。何與外人之事。而捉掇禁制之耶。且夫言論自繇云者。亦謂人心非無妄之至誠。而是非無定。所持雖有真理。往往偏而不全。故未經明辨。廷爭。而衆口一談。轉相附和者。非佳事也。然則人爲異論。非龐雜之可患。實精進之可欣。凡斯諸義。其用於事爲者。猶前者之言論也。夫人道未知何日。乃進於最隆。惟今日之人。意與理少合。而多乖。故其言論。云爲莫不利。爲同異。但使於人無傷。誠宜任之。使各翹其異趣。蓋其事猶科學之試驗。然惟人人各行其意之所是者。而於生事。孰利孰害。何吉何凶。行乃大明。而人道。知所趨避耳。夫既於人無損。則國家何必束其手足。而使之必出於一途。且人之自奉其生也。使所由塗。術與所性。違行而一。一必俯循乎國俗。則其人樂生之意。將亡。生必自繇。而後可樂也。自繇者。誠樂生之要端。而亦進化之所待也。

人事有術。有鵠。術所由者也。鵠所求者也。與世人持說之難明也。非不明其術。

培特操爲
鵠故行己
自繇尙焉

之爲難而不知其鵠甚可貴之爲難使知其鵠自從吾術彼不知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異撰而各臻乎其極又不悟治功學業教化文物此數者皆必待民特操異撰相經緯組織而後成使其知此則必縱言行之自繇而不爲其天闕卽小己之發舒與國羣之約束亦必有其相劑之道而無慮於牴牾悲夫常人之心彼不知所謂特操異撰者也卽知之亦不謂其物爲可寶貴而宜爲察民覘國者常目之所存也起視國俗以爲已足何則國俗卽彼常人之所爲也其以爲已足也不亦宜乎設告之曰是總總而同姓姓而合者非勝象也且騁眙相顧不明其所謂又況標奇領異之才超然不拘於世俗彼以循常之意觀之其道德儀止皆不足道固其所也乃由是遇之以妬媚之意排之以疑憎之心曰是蠶銳好擾者是樂畔渙而不安其分者也吾方圖所以善俗者顧德化之不成以有此曹爲梗故耳日耳曼政家渾伯樂 *William von Humboldt* 著政界論有曰政教之鵠在取其民各得之天稟而修之使各進極其高明而成純粹雍和之全德是故人道所力爭而教育所常日存者天

資學力所兩相成之特色也。爲此其道有二焉。曰行己自繇。曰所居各異。二者合則異撰著。異撰著則庶功興。而非非常之原舉矣。渾氏之旨。世之知者有幾人哉。

不自繇則無
無特操則其
特操則其
羣必衰

夫渾氏之旨。固世人所罕聞。其於人道也。重特操。異撰著。如此。得勿訝其言之過歟。雖然。何足訝。彼所言者。固亦猶人。特辭氣之間。輕重異耳。夫學古固也。而謂人之制行。一一必步趨古人。古及今無此說也。謂行己不得用其天明。以求最宜於所當之時位。古及今亦無此說也。而謂我生之初。凡古人所詔立創垂。無一節之可用。彼於是非善惡。無所發明。故事事必自我而作始。是其人非喪心病狂。又不至此。夫謂教育之道。或使其所不知。或使能其所不能。大抵學於故訓成規。取其精而受其益。此其說固也。然而人之爲學。與鸚鵡猩猩殊。使其長成。腦力既足。固將自用其心思。以求明乎義理。此人道之所以貴性靈也。人莫切於自爲謀。而各有其所當之時位。是以故訓成規。有合不合者。凡此必聽其自擇。而斷非他人所能旁貸者也。古人之行己也。有所守之故訓。有馴致之

積習。是亦各本其所躬歷。而由其合道利用者耳。乃由是以爲最懿。而欲率一
世人之彼從。則不知彼所躬歷者。雖實而或慮其過狹。而不可以一概。有時不
狹而廣矣。其觀物又未必盡誠。而無妄也。則以其見爲皆誠。其所歷爲已廣。由
是而立之爲常道焉。爲經法焉。顧今吾所遭者。乃權而非經。天生吾才。不常而
爲偶。是經法常道者。又有時而不可用也。終之使所謂常道經法者。爲大中至
正。而無以易於其人之時位。又相合而無牴牾。如是則取而率由之乎。雖然。猶
有害。何則。將使我徒習故。而蹈常。而於吾所受於天之異稟。無所演進而發奇
故也。有感覺有審量。有別識。有思忖。有服膺。凡如是之心能。其所以繕而日精
者。惟事理來前。一一有所決擇故耳。彼習故蹈常者。靡所決擇也。靡所決擇。故
無所用其心能。而心能亦寢微而寢廢。今夫智照德操之於人心也。其猶血氣
筋力之於四體乎。用之則日長。舍之則日衰。有所行。問其故曰。世如是行也。有
所信。問其故曰。人如是信也。其智照德操之無所施用明矣。烏由長乎。且不獨
無所長也。自心學之例而言之。且將有所日退。其用一說也。其所以然之故。心

不能明甚且。心知其無當而徒以有外力督責之故。姑漫然而信用之。如此是其人本有智照德操而臨事乃與違行逆其所決擇者以自欺也。自欺之久將是非之界混而智照以蒙善惡之情泛而德操以腐此必然之數不可道之災也。嗚呼。

且與天所
以生人之
意不合

今使人之行己也。行藏取舍皆取決於他人。而以人之法則爲法則乎。則天生人不必賦以他才。但能倣倣如狙足矣。何則。必自爲法則者。而後有事於衆才也。必竭其耳目之力。以爲觀聽也。必慎思明辨。以先見其吉凶。必有博考周諮之勤。以觀其同異。必有別擇之識。而後知所取舍。既定所取舍矣。又必有弘毅之貞。自勝之彊。而後有以達其志而不渝也。向使其人舉無事此。而惟取古訓之所垂者。爲篤信而謹守焉。如是者固亦可一由於正道。而不必卽入於邪。特不知彼所謂人道者。其價值爲何等耳。身爲文明之民。將不獨所行者爲不可忽也。其所以行之者。尤不可以苟然也。今夫生人之業。所謂繼善成性以事天者。能理萬物而整齊修美之也。然其事必以修身成物爲之本。宮室耕稼戰

言知識之事
事可自繇
感情之事
不可自繇
非者其說亦

陳。訟。獄。建。朝。廟。祀。上。帝。日。爲。之。頌。禱。咏。歎。於。其。中。使。如。是。之。事。而。皆。可。以。機。爲。之。猶。古。偃。師。之。倡。然。而。議。者。得。此。以。易。吾。國。中。之。男。女。雖。所。易。者。民。質。惟。其。下。吾。恐。文。明。所。喪。猶。不。訾。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非。若。傳。會。革。木。離。合。膠。漆。之。所。爲。其。造。之。也。有。模。式。既。成。乃。使。之。歌。應。節。舞。合。奏。已。也。爲。近。取。譬。其。猶。樹。乎。發。生。萌。長。布。夔。蕃。熟。彼。皆。有。其。生。機。之。自。然。而。不。可。以。夭。闕。也。

或曰。人類之靈明。誠不可以不濬發。國有禮俗。與其盲循柴守。而不知其所爲。轉不若心知其意。而時有出入者之爲愈。是故知識思理之事。民享完全之自繇。宜也。獨至感情嗜欲。則不可以各奮其私。嗜欲既深。而又輔之以血氣之盛。此民德之所以迷惑而多敗也。顧不佞則以爲感情嗜欲。其爲天之所賦。與知識思理同耳。天之所賦者。無敗德。其爲敗德者。發而不中節。故也。發而不中節者。以繕性之不均。而使所受於天者。有所甚。有所亡。或有所偏勝。是故人之爲惡。其嗜欲不任咎也。嗜欲深而思理微。乃至此耳。且血氣強者。其心德又不必皆弱也。惟血氣弱而心德與俱弱者。乃尤多。夫謂其人嗜欲情感。方之常人爲

深且衆者。此無異言其人生質天資之繁富。生質天資之繁富。何必遂便於爲惡。以其材之美。其於從善。乃尤輕耳。故云其人血氣強者。猶云其富於能力。惡固待能力而後舉。而善豈不待能力而遂行乎。況夫剛毅勇健之近仁。過於荏弱委靡久矣。惟其天資盛美。進以學力。而後非常出類之人傑興焉。亦惟其嗜欲深至。哀樂過人。故其好德之誠。克己之勇。非庸衆人所敢望也。有國家者。必知扶植如是之秀民。而後爲盡其天職。而其種之名貴。其國之盛強。視之蓋聖智豪傑。必出於此。曹藉令棄之。是無異玉人不知琢而揮荆氏之璞也。且夫國所禱祀以求之者。莫重乎其民之有特操也。嗜欲感情。乃民之所受於天。而各具者。而又爲其天性之見端。爲之道學焉。爲之自修焉。而其人。之特操。斯顯。使其嗜欲感情深摯過人矣。而又有其甚強之志。以帥之。斯其人爲剛者。而有耿介之風。從光明正大之義不從俗解此真所謂特操者也。由此觀之。使世之人有謂人之感情嗜欲。不可以獨異。而必同於衆歟。則必國民之中。無事於剛者。而後可。必豪傑聖智。爲無益於羣。而後可。是國反以剛毅勇健之民弱。而以荏柔委靡之民

箝制嗜欲
於古民不可
於今民不可
利在反古
之道

強也。有是理乎。

方夫民之始羣而爲國也。固有慮民氣之桀驁。而國家所具之權力。有不足以整齊節制之者。當此之時。民獨立自用之風太過。勢若與國權羣制。爭一旦之命也者。故其時之所難在能誘懾。伎通敏之民。使抑其奮發不可羈縲之情。俛然以就一羣之憲法。其行法於民也。有若古羅馬教主之於邦君然。總其身之頂踵。自誕生以至於沒齒。無一非教律之所施。彼謂惟控制其一身。乃可以程督其言行。蓋捨此則國家之治民。無他具也。顧至於今。則所謂國家者。乃大異矣。經一。二。千。年。之。積。治。國。羣。之。威。大。勝。而。小。己。泯。焉。有。識。者。之。憂。其。民。也。不。在。決。藩。而。破。防。而。在。同。風。而。一。道。不。在。國。家。治。權。之。不。重。而。在。人。民。特。操。之。不。伸。古。之。人。民。或。以。其。地。望。之。獨。尊。或。以。其。才。力。之。勝。衆。實。時。時。與。其。國。憲。法。相。爲。牴。牾。是。非。約。束。之。嚴。勢。且。弱。肉。而。強。食。而。民。之。性。命。財。產。無。一。息。之。獲。安。乃。今。之。爲。民。也。自。王。侯。以。至。廝。養。其。爲。生。也。幾。人。人。懷。刑。而。無。往。非。十。目。十。手。之。所。視。指。蓋。千。數。百。載。以。來。其。世。變。之。亟。而。民。性。遷。移。有。若。此。者。故。其。行。己。也。不。僅。

利害好惡之涉於他人。乃不敢肆也。卽其一身一家之事。彼所宿留而鄭重者。非曰吾所尙者爲何若也。非曰以吾之精神服習。將以何道爲最宜也。又非曰何以顯吾才之所長。吾德之所劭。得循此而磨礱奮發。日益光明也。大抵曰。以吾之地望。必奚如而後合耳。或曰。人爵位財力與我埒者。其常態爲何如耳。愈下。乃曰。彼爵位尊我而財力勝我者。其行事方如何。夫不佞。非謂彼之心。本有所欣。本有所尙。而乃抑之以從俗也。所可爲大哀者。彼之心。本無所欣。亦無所尙。乃捨從俗之一事。且俛俛然。莫知其所之。蓋其心志。如久服之馬。牛服久而依於轅。輒是以云爲動作。莫不以人望人。乃至行樂自娛。是宜自適己事者矣。而亦以合流同俗爲歸。其運動如羣羊然。如貫魚然。卽有所擇。亦以俗之常有。所擇故然。若夫矯常拂衆。特立獨行之事。其避之也。若凶災。若罪過。始也自棄其天才。而不用。洎久之。乃至於無才之可用。蓋其所受於天。而異於人人者。經枯槁而枯亡久矣。及其終也。雖哀樂之感。訢厭之情。亦且全喪。天真隨世俯仰。百年滾滾。忽然而歿。雖名公侯。猶蟲鳥耳。若而人者。謂之無我固矣。而人道之

葛羅雲教
派乃反自
繇

所以爲人道。與夫人羣強種爭存之義。果不刺謬否耶。

使自葛羅雲

Calvin

於千五百九年生於法蘭西之暨加邱長而受學於法京

Basel 著宗教法律徒衆日盛逃於芝尼注 Geneva 又被逐三年而歸其之教而

觀之。且將以如前之民德爲可貴。蓋葛羅雲教旨。以自用爲人類之惟一惡根。而自度階梯。起於服從而忘己。故其誠曰。爾毋自擇。凡我所教。惟如是行。無第二義。捨爾職所當爲者。皆罪業也。宗教之說。人爲惡種。故必種性滅絕。而後有以解脫纏縛。超度沈淪。其義旣如此矣。故於生人才分。無間爲剛爲柔。及一切根苗。可以培成勝果者。雖盡取而摧斲之。未爲過也。人道本無所用其猷爲。道在降伏己私。俯循天命而已。藉使奮其才能而於所謂天命之外。別有爲作。則甯不識不知之爲愈。此葛羅雲派教旨也。乃今又有自謂不用葛說之家。顧其持義。則大致相若。特不如彼之已甚耳。如謂薰修無取谿刻。以天意言。生人嗜欲。固有可以自遂者。不必盡取而懲窒之也。第其所自遂者。必有所受而後。可不容自擇而遂之也。然則是二義之攸殊。其間亦不能以寸耳。

克己自絲
二義不可
偏廢

輓近宗教家。多取葛氏之說。而以束己勵行爲尊。雖日趨於狹隘酷烈。不知察也。世固有人。以其言爲造化生人之本旨。閔閔然若惟恐人類之不爲侏儒。不爲僂僂也者。譬如樹木之家。以婆娑暢遂爲木之病而不足觀也。必斬刈矯揉。俾爲榴蘖。或象於禽獸而後已。則所持之義。焉往而不與自絲左乎。顧自不佞觀之。使眞宰爲至仁乎。則謂旣賦之以秉彝之性。固將使之繕修。啟迪。日造於高明。其有克本天能。孟晉自將以爲其肖子者。將有合於天心。此其爲說。以前謂雖賦之以心性。覺知必一一拔本塞源。使歸於無用。其有擴充知識。張皇才力。而演進歡忻者。乃爲凶敖之敗德。而逆天似爲近情。而較有當也。嗟乎。自古暨今。言淑身事天之義。固有與葛羅雲大異者矣。其大旨皆謂。天之生人而畀之以常德者。其旨必有所存。而非徒芻狗犧牲之而已也。故斯德林言。象教廣己之義。與景教克己之修。同爲人道之最貴。希臘言道德者。或主於進取。而發皇。或主於有所不爲。而檢束。世界嚮明。是二義者。殆不可偏廢也。爲諸格思者。固勝於雅爾起貝阿知。

希臘之梟雄
多才而放恣
然不如爲伯理克黎
希臘哲人雅

民少特操
其國必衰
之理

愈使伯里克黎氏而生於今。未見諾格思氏之所長。卽爲若之所短也。今夫人倫之所以貴而於人心爲美。無度者必非取其殊才異稟磨而刃之。使渾然無圭角而同於人人也。固將扶植勞來期其各自立而後已。若無損於他人應得之權利乎。雖縱之於至異無害也。又況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而後舉。故一國之中必其民品不齊。而後殷賑繁殊。而國多生氣。民之思理愈高。感情益上。其才以不同而相需。而雍睦之風亦著。此文明之民所以爲人類之幸福也。故特操異撰者兼成己成物之功。明德新民胥由於此。吾之有以善吾生。與人之所以得吾生而益善者。必不以同流而合污。而以獨行而特立也。自小己而言之。則一人之身。以其特操異撰而生氣豐。自國羣而言之。以其民生氣之豐。其國之生氣亦以不齋。固知制防之事。必不可墮。所以禁強者有時之侵弱。衆者有時之暴寡。過是不已。所失必多。且夫制防而得其宜於民德。非惟無損且輔進之矣。蓋民以己意而有所欲。爲乃終之。卒屈於國法。其屈於法者。坐其所爲。有以沮他人之進往也。然則此法之行。不獨於國民爲有利也。自彼言之。

爲益尤鉅。何則。法屈其私。私屈則公德充。故也是故。用利他之義。而屈行己自
繇者。其爲法必公。公而嚴。雖嚴於民德。猶有進也。使知其鄰之權利。與己之權
利。爲無等差。斯仁義之情。交相進矣。獨至行己自繇之屈。非以有損他人之權
利也。而以或觸其人之忌諱。則於民德無所進也。無所進。則二惡果見焉。使民
而強。梁則啟戎心。而以逆吾禁。然則法不行也。使民而荏弱。則毀其剛德。而以
入於邪。然則民無賴也。民無賴。法不行於其國。皆大病。故曰。所失必多也。由此
言之。欲行法而不病國者。必自任民自繇。各奮其能。始矣。前古盛時。其爲後世
所舉望而仰歎者。皆以民行己自繇之廣狹爲差。卽在專制之朝。但使民之特
操異。撰有以自見者。其世風可無至於晦盲也。而哲家謂爲治之暴。莫大於強
天下爲同。而其所強同者。稱天而行。抑以人作則。舉不必論矣。

任人自繇
其效可以
益己

治道以演進爲期。而演進在民之各成其所異。故必扶植裁成其所異。其民之
性量以完。而郅治之馨香以至。不佞於前文。既詳論矣。乃今可以無言乎。於戲。
言人道之至美。至於完其性量。所固有止矣。蔑以加矣。言治道之至凶。至使民

特操之民
社會所待
以進化然
國必自繇
而後民有
特操

不得完其性量所固有亦止矣。蔑以加矣。雖然不佞縱言之沈痛發之詳且盡如此。而世之人猶未必其盡信。亦不以所云爲真理而無以易也。無已則試與言演進之人。所以有大益於未演進者。蓋其人雖不尙自繇。謂其物無裨於一己。願使各守畛畔。常任他人之自繇。而不爲之撓沮。將於己亦大有益也。自其最顯者而言之。則特立獨行之士。常可爲世俗之師資也。夫使陳陳相因而可貴。世固無所取於前識與蚤知。不然則自我作始者。殆不可以輕訾也。不獨勤求新理。發暴舊謬之人。爲可貴也。事有方古爲便利。禮有方古爲文明。乃至居養之宜。緣飾之美。皆有開而必先。使有人以吾說爲不然。則必謂斯世之政教禮俗。已悉臻美備而後可。如其未也。則推陳出新之家。又曷可少乎。夫謂創始開物。非可期於庸衆。此其說固也。千百人之變法立異。其中可則倣而進於成法者。僅數人耳。顧此數人。則眞人物之精英。山川之靈秀。非此則人道腐敗。如井渫不食久矣。不獨古之所無者有待於彼之介紹也。卽邦典成法。亦將待彼而後常新。夫新法可百年不行。而人心之靈不可一日而不用。國家率由

成。憲。而。奉。法。者。心。昧。其。所。以。然。是。謂。淪。人。道。於。牛。馬。雖。所。創。垂。之。至。美。而。經。歷。數。世。之。後。遂。陵。夷。而。成。無。謂。之。死。法。者。衆。矣。使。非。世。有。賢。豪。以。其。心。得。爲。鼓。舞。而。張。皇。之。則。方。策。所。布。皆。爲。文。具。熒。魂。曠。枯。風。潮。方。新。一。經。震。撼。無。不。散。者。此。拜。占。廷。古君土但丁城之名之。聲。明。文。物。所。以。至。今。日。而。闐。然。無。聞。也。今。夫。豪。桀。不。世。出。卽。出。而。常。爲。其。羣。之。少。數。此。不。獨。古。然。今。然。且。恐。盡。未。來。世。而。莫。不。然。者。也。雖。然。豪。桀。非。無。所。待。而。出。者。也。良。苗。嘉。穀。非。膏。腴。沃。壤。不。興。師。虎。龍。蛇。非。深。山。大。澤。不。畜。豪。桀。之。所。呼。吸。而。發。舒。者。必。自。繇。之。空。氣。也。且。旣。爲。豪。桀。固。未。有。和。光。同。塵。而。不。特。立。獨。行。也。者。使。其。人。富。於。拔。萃。之。天。才。而。貧。於。忤。俗。之。勇。德。乎。浸。假。其。才。將。湮。鬱。而。不。彰。下。儕。衆。流。與。凡。人。伍。此。於。其。身。所。喪。固。不。訾。而。在。社。會。所。失。乃。尤。鉅。又。使。天。畀。之。以。剛。健。之。資。則。必。解。弢。墮。裘。跡。弛。不。平。而。世。之。人。不。知。其。有。所。激。而。至。此。也。而。不。軌。之。譏。羣。然。起。矣。嗟。乎。此。何。異。見。奈。雅。加。洪。流。而。怪。其。不。若。荷。蘭。諸。渠。之。循。軌。乎。

常人之心

夫謂豪桀非常之人。所關於世之重如此。而彼之思想言行。宜一任其自繇。不

多以豪傑
有無爲不
關輕重

民主國權

可加以常人之拘檢。聞者固不以吾言爲非。所慮者將以吾言爲無與已事。而
淡漠置之。蓋其意以謂。居今之世。卽有豪傑非常之人。將不過爲數篇劇目。感
耳之詩歌。寫一二移情賞心之圖畫。是誠人事之可喜者也。乃至偉思駿業。雖
有之。可以爲時瑞。而無之。亦未必遂爲害也。夫如是之情。其於世人。固無足怪。
蓋非常者。常者之所不喻。而亦不識其用。居何等也。藉令喻之。而識其用。則其
物。又不爲非常明矣。使斯世而有先覺者乎。其所爲固將有以拓社會之心胸。
開常人之眼界。然則過化存神。率所與接者。去故就新。盡捨其常而得非常可
也。夫世之事業。固有開而必先。故吾人此日所蒙被之休嘉。一一皆聖哲之所
賜。常者何。前人之所已發。而後人之所因也。非常者何。前人之所未闕。而有待
後人爲之創也。向使非常之人不生。則搏搏員輿。猶是漫漫長夜可耳。何文明
幸福之足云哉。知非洲之蠻。未嘗不以其生事爲至美。則公等慎勿云守舊。率
常之已足。而無待於名世非常之豪傑也。

尊賢而與能。斯人固有之良歟。然自事實而言之。則世界者。固庸衆人之世界。

歸於輿論
此小己立
難異之所以

也。稽於歷史。方吾歐三古之時。乃至拂特之世。人欲自見其特操。尙無難也。使其人而有才。抑其地望。爲其羣之所具瞻。則左右其羣之力。固甚大也。獨至今日。小己之於國羣。眇焉若太倉之一粟。其權力乃泯焉。夫謂今日政治。輿論主之。此有目所共睹。無待不佞之贅言也。是故國之權力。端在齊民。政府欲其勢之不傾。其所爲必洽於輿誦。否且羣譟而逐之矣。此不獨於國論然也。私家交際。人事是非。向背毀譽。莫不視此。第其所謂輿論者。非必果輿論也。特國中有權力一部分之言論而已。如在北美。則白種人也。至於吾英。則中戶之合也。鱗集羽萃。總總林林。無慮皆庸衆人而已。所尤異者。方其建爲輿論。而雷同響應之也。非若古之世。受其說於勝己之儔。若教會之神甫。若國家之長官。抑其所推戴之黨魁。其所誦習之古義也。每當衆情靡定。彼儕偶中。意有所左右。則登其說於報章。往往篡通國之名。姑以爲公論。聞者貴耳而賤目。則亦取其說而誦之。口口相傳。其勢遂重。此輿論出世之大凡也。雖然。不佞之言此也。亦著其事實而已。非必斥其事之爲非。抑將使國人去此而循他道也。蓋民智之程度

既卑。其所得爲。不過如是。卽有他術。非所能由。其政府之所爲。終無以自拔於庸衆。夫衆制之治。爲民主可。爲貴族可。但使事必決於僉同。則雖極所能爲。其政令措施。無術可期於盡善也。期於盡善。必國權所屬之庸衆。皆俛然自知其不足。而詢謀發號。舉聽命於天資獨絕。學問深至之一二人。此當國運甚隆之日。嘗實行而著效者也。高識遠量。非可期於人人。則國之大事。必豪桀非常之人。爲之指示而發縱。特常人之心。能識此指示發縱者。而翕然從之。上規下隨。心知其意。斯爲難耳。且不佞又非謂世有梟雄。篡一時之國柄。指揮如意。而舉國俛首不敢與爭。必此爲尙賢之實。而其事爲可貴也。豪桀所宜得者。建白自繇而已。過斯以往。乃至箝制國民。務一切之由我。則其終不止奪其國之民權。而與自繇之義背也。是豪桀者。亦將身受其敝而不自知。案以上作者意指法之拿破侖也雖然。向使萃千百之庸人。篡一時公論之名。於一切有劫持之勢。則所以救正之者。正賴一二蚤知之士。振其特立獨行之風。庶幾有以障旣倒之狂瀾。不至習非以勝是耳。是故此時國家於絕俗異衆之行。不徒不可以阻抑也。且宜贊成

獎進。使其勢之必伸。至於平時。則所爲徒異不足尙也。必異而且有勝舊之實。乃共推之。今者吾英一國之俗。乃當前之一時。故所行不必其勝舊。但使矯俗之所趨。而不肯屈郟於時尙者。其於羣己爲有補。蓋俗論既并爲一談。孰持異同。即爲羣矢之的正。惟此時獨行可尙。且非是無以破衆口之牢也。總之民德最隆之日。在在皆有不苟同不儕俗之風。而如是之風。又常與其時所出之人。才爲比例。心德之剛健。節操之堅勇。其見於歷史者。皆在自繇最伸之日。惟今日敢於自異者之無人。此吾國所爲可大懼耳。

言行自繇
本爲斯民
天直

事之常者。皆有其非常之一時。故必縱非常者之自繇。庶幾歷試之餘。權者孰宜以爲經。革者孰宜以爲守。乃自見也。雖然。自立之概。矯俗之行。所可貴而宜自繇者。不必以善行之時昭。而良法由是用也。又不必魁能負異之人。塵垢世俗之士。而後可惟意所欲爲。以自求多福也。蓋言行自繇。固文明之民。人人所宜享之。天直。藉曰有爲而然。其義隘矣。夫謂人類無窮。其行己必放於一二之糟粕。必如是而後合者。固無此理。第使其人具中智之資。有耳目心思之爲用。

則言行之際。自用權衡。爲章則以自循守。乃最善耳。最善云。何以己出。故夫人道固異於羣。羣即在羣。羣亦不必盡同。而無異也。爲其體求衣。爲其足求履。非取之於市而皆合也。必本其形爲之裁制。其次則擇於唐肆之至多。何則。形異故也。今乃謂行己之經。其事易於一衣之稱體。而性情才智之爲異。不若其足之參差也。是明於形而闇於德也。且徒以嗜好訢厭言之。天下之衆。已不可驅而納之一法矣。矧夫神明之等差。神明之長養而充實也。其所待於理義者。人殊以一說之理。義求以養異等之神明。猶以一地之風氣。土宜殖五洲之草木。而求其暢茂也。一先生之言。使甲受之。則有以匡輔其材。使之成德。使乙受之。則轉爲之蔽。而害其材。其於居養也亦然。丙之所處。固有以鼓盪其筋力。摩厲其心。靈使丁處之。乃若累重負而精氣爲之銷萎焉。身心所待。至爲懸殊。而苦樂趣別。如此。是以陰陽人事之所經。每因同而果大異。藉非本其不同。而爲之制。將其事一合。而百忤。而其人所得於天之分。若智慮若情感。若神明賞會之微渺。皆將困而不舒。戾而不和。繭然無以完其爲人之量矣。惟今之人。所稍任。

自繇而不以異爲忤者。特嗜好耳。至於行己之方。則必待甚衆之同而後可。此其限域所區之廣狹。亦不佞所不解者也。夫嗜好之不容不異。夫人而知之者。也。盪舟走馬。樗博彈棋。銜杯吸薦。音樂書畫。或訢或厭。人異樂方。未聞有或督過者也。獨奈何其於行己也。則曰某爲其莫嘗爲者。某不爲其所衆爲者。一若大過爽德之加乎其身也。否則必其人有勳爵位號。夫而後得行其己意。而免於衆譏。使惟己意所欲爲。而不恤乎衆議。將其得罪於俗之深。不僅蒙譏而已。行且以彼爲狂人。甚或奪其財產。畀其戚屬。使爲主之。此固近事。僕所親見。非無證之言也。吁。可異已。

以國羣而
侵小己之
自繇則於
非常之人
大不利

竊觀國人之所爲。歎其事於非常之人。大不利也。蓋流俗不徒知識之微也。其好惡訢厭之情。亦常浮淺而不深。微弱而不強。援中庸之說。以自欺而熱心盡。冷遂至非常之業。無一事之可與謀。而勝己之人所爲。汲汲孳孳者。彼亦未由以相喻也。則由是而以爲狂妄。則由是而以爲不經。乃至險躁奇褻。凡與己異趣者。莫不錫以嘉名。而與天下抹鬻。使聞者以不佞之言過乎。則試設一境而

一道同風
即是謂也

觀之。今若國家憂民德之不優。而議所以美俗者。則衆將曰。民行不可以不整齊。而宜禁其太過。勢必取人事而劃爲一定之法程。張之國門。勗人人以遵守。且其法必將一出於中庸。以激烈高遠者爲不足貴。使其術卒行。必民德泯然大同。無可指異。而後爲得其所祈嚮者。是使吾國人心無異支那女子之足。雖天姿絕特。異於常疇。必束縛拘攣之。使一出於相似。而後已。

天下意構之美境。常止於得半之途。一道同風。亦意構之美境也。課其實。得不過使中材以下之國民。易勉跂耳。國之所亡者。在以俊偉之天資。具絕勝之思理。以剛健之志氣。馭穠至之感情。國之所得者。以薄弱之幹才。懷泛常之憂樂。惟其如是。故能循衆同之法。而願力識慮。舉無所施。嗟乎。今之吾英。所謂龍象之人才。已陳迹矣。卽有才桀。捨商業製造而外。莫或見也。故輓近人才。出於工商者最多。尙有少餘。則見於私家之事業。如恤貧捍災諸善舉。雖亦不爲無功。特坐氣魄小耳。故吾英今日盛大之實。必自其合。而後見之。其國羣猶足畏也。而小己無可言者。而當世言羣之士。遂以此爲至足。而無俟於進求。顧不念英

發明例故
之害

之所以爲英者。爲往者何人之賜。而繼此之持危扶傾。使無爲希臘羅馬之續者。將資其所亡之人才乎。抑恃其所已有者而遂足也。居今日文明之時代。而權力足以劫制上下者。其惟例故乎。擢塞禁遏。使上下必循其初而不得進者。其惟例故乎。例故者。進取之敵讐也。有例故。無自繇。無改良。無進步。夫進步改良之與自繇。誠不必爲同物。強改進於不願改進之民。則自繇風力。或轉與改進爲反對。然此特閒見者耳。自其常而言之。自繇固進化之母也。蓋惟其國有自繇之風。而後人人皆可以進取。故進取自繇。二者之情。與例故莫有合者。必去例故。二者庶幾可言。自繇例故之戰。所見於歷史者最多。其事皆人類進退衰盛之樞機也。員輿之上。建國衆矣。自其實而言之。則大半無自繇。且無歷史。何則。例故大用。例故而外。無一事之可言也。曷觀於東方之民乎。東方之例故。萬事所待以折中者也。凡其民之所當爲。與其民之所應享。使例故而如是。舉天下之理勢。莫能與之爭。其訟獄。以例故。其交易。以例故。其朝覲會同。以例故。其養生送死。以例故。例故乎。例故乎。真霸權之不制者。

乎其中敢與例故抗者。獨梟雄之暴主耳。竊柄之權臣耳。然而效可睹矣。今夫例故者。非從古已然之物也。必有其不爲例故之一時。而後乃相循爲例故。是其國一時。嘗有開物創制之聖賢豪傑明矣。方啟宇締造之初。其文物聲明。不能即已繁盛也。其人民物產。不能即已富庶也。其有此者。必一一經其民所自爲。當此之時。所謂五洲盛強之上國。非歟。何至於今。乃舉國帖然。羣俯首於異族之轅輓。方彼之爲廣宮大囿。朝廟冠裳也。是異族者。特衣氍毹。遊於沙漠之廣場。伏於森林之窟穴而已。乃今爲所繫而不能自拔者。此無他故焉。彼監於郁郁之文。一切皆循乎例故。而是異族者。濱鹵樸質。雖循例故而尙有自繇進取之事。雜行於其間也。是故一羣之民。其始皆有一時演進之可言。特未幾而止耳。止則其國無豪傑之民。而以民之特操獨行爲忌諱。使泰西之世變。其升降亦同於東方。卽歐之國。豈有幸乎。雖然其事有不同者。蓋歐洲今日所循之例故。不必守舊不進者也。其俗之所惡者。立異也。非變革也。特其變也尙衆同。而不可以獨異。吾人之所服。不必先祖父之所服也。雖所服者必同於人人。

而時尙者或一歲而再易。然則吾之所爲變者。特苟然因變而爲變。非以變而得美也。抑以變而得便也。使其變而以美便。所謂美且便者。不能於一頃而通國皆以爲美便而取之。又他日者。不能於一頃皆以爲不美便而置之也。且有以吾英爲非進取之民者。此亦非極擊之論也。五都之市。數畝之宮。其中所謂新式製造者何限。浸假而良之中。又有其良者焉。此非駸駸未已者耶。此猶其形下耳。治制之法。教養之規。德禮之訓。未嘗不矻矻以求其日精。故以言進取。不獨於吾人爲無惡也。實則古今之民。無若吾英之樂進者。此吾人所常用自憲者也。吾人之所惡。特小己主義。立異而不循俗者耳。彼謂使吾民而無異同。將比戶可封。豈非甚可願之事乎。獨不悟正惟有此異同。以人觀人。有其思齊內省之事。且互取所長。以輔所短。而民之才德乃交進也。且吾人何不取鑒於泰東之支那。夫支那其民自謂中國者也。雖然不必皆妄。其民富才力。而德慧術知亦往往而遇之。以其國之天幸。其前古嘗篤生聖賢人。爲創垂甚美之制度。使至今得循爲例故。吾人相其制度。雖不能無抑揚之辭。而曰其人非聖哲。

此段言所
居各異之
難

固不可也。其教育之制。固甚善也。其網羅才桀。使操國柄。俾處尊顯之地。而爲國民所具瞻者。亦未嘗無其術。夫如是之措注。彼中古人。必深知人道之所以演進者而後能之。故以事理言。中國之民。宜常爲世界之先進。顧乃不效何耶。化之進者。則既進矣。而二千載之中。無進步之可指。乃至於今。其民欲進以與他國者。爭一日之短長。則所謂變進者。於其內固無望也。而其事乃必賴於外人。夫吾國任士仁人。所勤求若弗及者。其事無他。期於道一風同而已。期通國之言行云爲。守一宗教之經法而已。顧支那之道。則既一矣。其風亦既同矣。其通國之言行云爲。亦泯然守一王之經法。而莫敢誰何。然而其效乃如彼。是非可深長思者耶。吾國今日所謂輿論者。大抵皆見於支那之制度。而吾國特未立之耳。假令吾特操異撰之說。所謂小己主義者。非戰勝於此時。則歐洲雖有先業之崇閎。宗教之茂美。其不轉瞬而爲老大帝國之續者。吾不信也。公等知歐洲所以不至爲支那之故乎。一洲之中。政兄弟者八九國。所以咸進而未止者。其道又奚由。此非其民之獨智也。亦非政教之獨隆也。二者皆進之

果而非進之因也。然則其進而不止。而不至於腐敗者。其故無他。以民品之繁。殊。教育修養之塗。術至異故也。自一民之小。已推而至於邦國。黨流州處。部居皆至異。而莫有同者。歧趨岔軌。紛然各遡。其殊塗而所至者。各有其可貴之一境。雖門戶之見。由此而興。彼出於一塗者。莫不欲天下人之從己。顧黨同伐異。卒用不售。而相尅之餘。莫不收異己之善。以相益。然則歐洲所以有今日者。正以此殊塗千慮之功。而收其富有日新之效者也。雖然此爲往事。而今之風氣。則特立獨行之事。已希。方日趨於支那之所至善。往者法儒托克斐 *Tocqueville* 有言。今世法人之相似。過其祖父之爲同。使托而觀於吾英。則不知所以謂英人又何若也。吾於篇首引德儒渾伯樂之言。彼謂欲人道之日新而無窮。有二事。焉。不可以闕。曰行己自繇。曰所居各異也。蓋欲其日新。不可不求其相異。求其相異。則必畀之以自繇之生。處之以不同之地。是二者皆人人所待以成才者也。顧至今日民自繇之生。不可知。而不同之地。則已少矣。生爲英人。其同輩與一身所接構之外境。凡所以陶冶其心靈。模範其行習者。皆降而日趨於同。

矣。昔之英民。但使名位相遠。操業不齊。抑鄉邑之懸隔。則其爲生也若異世界焉。乃今不如是也。取以與昔人者比。今人之所讀者。其書傳同也。所聞聽者。其講論同也。所攬觀者。同物也。所遨遊者。同地也。其心之所希望。同其意之所愛憎。同享一律之應得。保平等之自繇。其所以抒情宣隱。與自達其所見者。又無往而不同焉。雖名位門地。尙其有相懸者。然以較前世之爲殊。不足道已。況泯異致同之勢力。方且日進而無疆。政制之變革。致此同也。每逢更張新制。莫不降其尊者而進其卑者。教育之擴充。致此同也。彼實引一國之民性。而範圍之。而所以斧藻薰修者。若一概也。交通之利便。致此同也。所居雖遠。若在堂室之間。而遷徙又日易也。商工之發舒。致此同也。富貴可以力取。故人人皆出於競爭。但使自奮。則雖微賤。皆可自致於崇優。而數者之外。尙有一焉。爲泯異致同之最大力者。則歐洲諸國所直操政柄之輿論是已。往者權勢要津之家。以其地望之高。可惟所欲爲。而置國人之論議於不恤。乃今無其事矣。爲政者大抵以俯順輿情爲心。不肯明知之。而與時爲反對也。所謂矯俗違衆之家。其在。

時。往往自爲風氣。故士之持守異議。而不屑例故。唾棄踐踏之者。尙有所託庇而得朋。卒之恆有以自達。乃今求如是之憑藉於吾國之中者。殆不可以復得矣。

行己自繇
故於此時
最急

合前論而觀之。凡所以束一國以趨於同者。其爲力之大如此。凡此皆使特操異撰。不足以自存。而與小己主義爲敵者也。使世事一聽其自趨。將浸假國中。無特立獨行之民行。故不佞不能深望於吾國之賢豪。知事理之深病於陽同而公然爲異之不可以一日己夫異者固不必其皆愈也。乃卽於同者遜其義亦不可以不存。此制行自繇之所以大足尙也。夫制行不言自繇則亦已耳。言則以此時爲最亟。蓋社會刼制尙同之事。尙有未盡行者。至於盡行。斯無望已。是以二義爭立。其弱者宜計於鮮。尙同之義。旣以漸勝而日彊。使俟其全勝而後謀所以矯之。彼且以立異者爲蔑古。爲荒經。爲非聖無法。爲拂人之性。惟人類少見則多怪。使一國百年之中。彼所目擊者皆從同而莫有異。則一旦見異而驚爲天地之大絃者。固其所耳。

篇四

標明權限
分界

權限分界
之義

論國羣小己權限之分界
然則自公理大道言。小己自治之權。宜於何時而止。而其身所受治於國羣者。宜於何時而起乎。一民之生。何者宜聽其自謀。何者宜遵其羣之法度。是之分界。固必有其可言者。

曰。使小己與國羣。各事其所有事。則二者權力之分界。亦易明也。總之。凡事吉凶禍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關於一己爲最切者。宜聽其人之自謀。而利害或涉於他人。則其人宜受國家之節制。是亦文明通義也已。

雖羣之合也。其事常由於自然。而非有要約誓盟之爲始。而今日即立爲羣約。以盡載國民之義務。亦恐於治無能進也。但使人知以一己而託於國羣。所由式飲式食。或寢或訛。以遂其養生送死者。實受國家之賜。則所以交於國人者。必有不容己之義務矣。使其人無國。則亦已耳。一言有國。斯云爲動作。有不得以自繇者。何則。所爲之利害禍福。有時不盡於其一身也。然則自其最顯者言。

一己之行事。不可於人之權利。有侵損也。權利人而有之。或國律之所明指。或衆情之所公推。所謂應享之民。直是己。其次則兵刑之勞費。不可以不分任也。蓋兵者所以圉其羣於外讐。刑者所以安其羣於內訌。國家爲之明法。以公分其責於民。或以力。或以財。是不可以不負荷者矣。且其事不止此。一民之所爲。不必卽損他人之權利也。顧其行事。不爲無傷。或以圖慮之不詳。事立而於人。有不利。如此則施者之身。雖爲國律所不必及。可以爲清議所不容。大抵一民之爲作。而其鄰之利損繫焉。斯其曲直是非。皆爲國羣所可議者。獨至一民行事。吉凶利害。止於其身。而與餘人爲無涉。或雖涉之。而其事由其人之自甘。而非行事者之誑誘而抑勒。則無論事居何等。前者之議。皆不可行。蓋自繇之義。本以論丁壯己及年格之人。有分別是非之常識者。其人無論對於國律。對於輿論。皆宜享完全自繇。自爲造因。自受報果。決非局外之人。所得拘束牽紜之也。

權界非以

世有自營之子。其於同類。若痛癢不關也者。嘗謂一人之身。於他人行事。本不

便自私勸
善非以爲
干涉

相涉。是故他人行事之是非。立身之善惡。無取一己爲皇皇也。惟其事有涉於吾私。庶幾可過問耳。彼爲術如此者。不得據吾自繇之說。爲藏身之固也。吾自繇之說行。不特於斯人相爲之仁無所減也。立達施濟之業。其出於公無私者。且可以大增。使立達施濟而出於公無私。將所以行其仁者。固自有術。不必奮鞭笞而逞抨擊也。夫德行之事。有其禔躬。有其及物。二者固不可偏廢。而教育者所並重也。教育者之講德也。或出於發明。或出於誘勸。亦有時或出於董威。第學年既過之餘。爲師者欲弟子之禔躬。其道固當出於誘勸發明。微董威之可用。吾輩所能講是而去非。避惡而擇善者。受朋友切磋之益爲最多。則後此所爲交相勸勉。使奮其才力。繕其德性。以違愚成智。日嚮高明而去卑濁者。非朋友之望而誰望乎。雖然。人道相成固矣。而設有人焉。年既長而其智足以自謀。用己意制行。擇其所謂善者而從之。乃有人曰。子母然。或曰姑舍汝所自謀而從衆。此沮者無論其出於一人。或出於一國。而以自繇公理衡之。皆不合也。且彼之爲是。將曰吾與其人獨親云耳。顧言親至於自謀而極。夫人之生也莫

重於所以安生立命者。他人之爲親。捨其一二最脆擊者。則不及其所自爲者。皆甚遠也。何則。無直接之相繫也。性情之攸殊。事境之所處。雖中材之男女。彼用其所自知。以審處其最宜者。必非旁人所能及也。以旁人而涉吾事。其勢必由於揣測。揣測必多誤。是故總前理而觀之。凡一己之謀。正民各顯特操之地。宜任自繇。而爲國家所不宜過問者。獨至出一己之外。而與人交。則誠宜爲之經法。共立而共守之。自非然者。將一羣之內。施報之事。皆有所不可知。而生人之道苦矣。且民涉一己之事。有相愛者。於其爲謀。可以相也。於其定策。可以獎也。乃有時雖強聒不舍。亦未必而遂非。獨至決事實行。則必由其身爲之主。甯其人拒諫。遂非。從以得禍。以比放棄主權。而受他人之束縛。馳驟者。其爲損。猶區區也。

人用行己
自繇而不
得其道社
會待之宜
如何

今夫以人視人者。固以其人所以自待者爲高下也。使有人於此。其所以自待者最隆。而合於自求多福之理。此其人固可慕愛稱譽。使其自待甚薄。則吾之所以待之者。亦將以慕愛稱譽之反。又使其人極愚甚劣。乃至苟賤卑污。雖吾

於此。不得加之以刑罰。然彼方由此而爲人所厭惡。輕貌敖惰。皆彼之所爲。有以自致之也。人惟有惡惡之誠。而後有好善之實。是故一人之行事。雖利害與人爲無涉。然其效常有以使人謚之爲下愚。稱之爲不肖。夫下愚不肖之目。人所欲逃免者也。則當其有所欲行。而吾先以是告之。曰。以若所爲。後且若此。此於其人。方有大造也。不得謂於其行。己自繇有所侵也。惜夫世風醜直。而能受盡言者寡。設有見人行事。面謫其非。施者雖由至忠。而受者恆以謂無禮。則忠告猶無益也。雖然。彼之制行。固可自行其意。而不顧一世之是非。而吾之用其好惡。則亦自主之事也。故吾於其人。可勿與交。而不齒之於朋儕之列。夫朋儕交游。又吾之所自擇者也。特爲此。而揚其過。則不必耳。不寧惟是。以彼所爲。吾且誠敕所親。謹避而勿與通。此亦吾之所得爲。且有時爲天職所不容己者。乃至薦達用人之際。使其權吾屬。得度彼而取他人。特事之。可以救正其身者。則勿奪之耳。故一人所爲而過。雖害止其一身。然其所受於人者。雖無直接之禁。制刑罰而其事可成於至酷。第其效皆出於自然。而非有意相加。以爲其人。

之謫譴者。則其異也。今有人於此。其治生鹵莽。其宅心執拗。拒諫飾非。爲忠言所不可入。其居處則狂蕩而潛奢。其奉生則沈湎而戕斲。徒縱口體之欲。而神明日昏。性情日劣焉。此其人雖爲朋友親知所不齒。而日告疏絕者。不得諍所遭爲不幸也。然使行己如是矣。而但以高才勞苦之故。於社會有顯著之功業。則其生爲有益於國家。而國人所以報待之者。又宜與此懸殊。不得以私眚而不錄其勞勩。捨此而外。其人於社會之輕蔑。不得訟其枉也。

社會之權
所得察者
惡在及人之

不佞所斤斤者。蓋謂一人所爲。使利害止於其身。所受罰於羣者。止於稱譽之不隆。與其相因而起之不便耳。過斯以往。社會無此權也。若夫行出諸己。而加諸人。斯功過之間。社會所以待之者。大異此。夫侵人之端。莫大於奪其所應享之天直。於財產使有所死亡。於軀命使有所損傷。張機詐。設陰陽。據勢而乘其危。坐視以觀其敗。凡此皆國民敗德之事。小則干清議。大則罣常刑。不得以自繇論也。且不獨如是之實行爲可議也。乃至所以爲此之心德。尤爲社會之大賊。暴戾恣睢。媚嫉伎害之私。著於心本。此凶德之最爲害羣。而宜爲人道之所

深惡者也。奸僞詭譎。忿發於無端。恨加於不忤。或有因矣。而本末乃不相稱。喜於上人。而陵厲同等。樂多自與。而論分不平。其所詡詡者。非己之果有以勝人也。乃欲卑人以自高。其自爲過深。常若己與己之所屬者。於社會所關最重。與之決狐疑。明彼此。則必多取之。以快其私。此所謂構杙饕餮之民。社會有之。爲大不幸。非若前之所言。事關私德。可以爲愆。不可以爲罪。辜雖極末流。不得斥其人爲作慝也。民爲彼者。可以爲至愚。忘性量之可貴。而以爲罪惡。斯不倫已。雖然。以自待之不厚。亦有時可至於罪惡者。則如其身之所庇者。猶有人焉。以所事畜。不容不謹。故自待之事。與羣爲無涉。必其所處之地勢。使自待者。事同待人。而後有功過之可論。若僅就一己以云。則爲不能自修自重。以完其天賦之美。夫旣曰自修自重矣。則功過不存於社會。功過不存於社會。又安得取其行事而禁罰之乎。

秘過可任
自繇而公
惡不可縱

今夫人以行己之不智而自輕。緣此而爲國人所齒冷。與侵侮他人之權利。由是而得罪於國家。是二者絕不相蒙之事也。以其事之不相蒙。故社會所以待

之者亦絕異。其一爲吾之所惡矣。而非吾所得過問也。其一惡矣。而不止於惡。以吾身爲國民。實且有干涉之權責故也。此其所以爲不同也。其一吾惡之。故望望然去之。若將浼己者然。而其事止此。必苦其人之身。斯爲不誼。以彼自待之。不厚。方自承其災。則旣自罰矣。自罰之外。又增益之。吾何取焉。故與其罰之也。無甯可救。則救之。庶幾無至於大戾。不然。哀矜之可也。厭畏之可也。乃怒且憾。亦已甚矣。蓋其人本非社會之敵讐也。非社會之敵讐。極社會之所爲。任受自作之孽。至矣。若乃裂毀典常。波及社會。是謂公惡。公惡不可縱也。何則。典常者。社會之所視以爲安也。乃今毀之。如是而不罰。將相生相養之義。亡而舟流。不知其所屆。是故公惡之事。吾不獨可奮筆舌以論其重輕也。實且可坐堂皇以行其威罰。不若前者之事。吾與彼各有畛域。取無相逾而已矣。

更爲設至
堅之難

於是聞者曰。有是哉。前論之強生分別也。夫人生有羣。而羣道之立也。以相感通故。則安有以一人而立於獨。其一身之行事。與社會爲不相涉者乎。夫人旣必人之徒與矣。則謂其人自暴棄。而其效不終及於同羣者。必無之事也。近之。

則。凶。於。其。家。遠。之。則。凶。於。其。國。財。產。者。其。身。之。所。有。而。不。涉。他。人。之。事。者。也。顧。使。其。人。以。奢。侈。不。節。而。破。敗。之。則。待。養。於。此。財。者。皆。受。其。敝。而。社。會。藏。富。之。事。損。矣。身。心。者。其。己。之。所。有。而。不。涉。他。人。之。事。者。也。顧。使。其。人。以。淫。荒。無。藝。而。斷。喪。之。則。不。獨。親。愛。骨。肉。之。隱。痛。而。庇。蔭。者。失。怙。恃。也。卽。國。民。之。義。務。彼。又。何。以。自。將。乎。又。況。如。此。之。人。其。末。路。未。有。不。待。周。恤。於。其。同。羣。者。也。然。則。以。一。身。累。社。會。矣。安。在。其。不。相。涉。也。是。故。國。多。暴。棄。放。蕩。之。民。其。勢。未。嘗。不。貧。弱。謂。彼。之。愚。不。肖。於。人。無。直。接。之。傷。害。固。也。而。無。形。之。習。染。誰。能。計。之。國。家。之。於。民。行。實。不。得。已。而。用。其。干。涉。何。則。所。以。防。風。氣。之。成。而。其。效。將。終。於。害。國。也。

又。進。曰。且。其。義。不。止。此。縱。其。惡。止。於。一。身。而。效。不。至。於。相。及。然。爲。社。會。國。家。計。將。以。民。之。不。克。自。治。遂。置。之。使。自。繇。乎。前。謂。童。穉。與。未。成。丁。無。自。繇。之。可。言。者。以。彼。且。自。賊。故。也。今。不。能。自。治。而。自。暴。棄。者。其。心。德。之。孱。弱。與。童。穉。未。成。丁。者。奚。擇。焉。社。會。有。保。護。其。民。之。責。則。取。其。行。事。而。干。涉。之。者。正。其。職。耳。而。豈。越。畔。之。耕。哉。夫。法。之。有。所。禁。者。以。其。害。羣。而。沮。進。化。也。樗。蒲。酗。酒。惰。懶。穢。污。爲。有。害。

於民生而沮其進化甚明。前者之事何以禁。後者之事。法又何爲而縱之。且使法有時而不利行。則設報紙以口誅筆伐之。非清議之責乎。且此又非吾子所前謂之特操也。非奉生入世之事。由此而得新術也。是所宜禁止者。皆經前人所歷試累驗。而知其爲非。無間生質心情之何如。民由此者皆不利。生人之業。固有必經歷試累驗。而後可以決其利害短長者。獨至此事不然。社會之所爲。不過使來葉之人。不至再蹈前世之覆轍耳。則又何憚於干涉乎。

私管雖若
可治然其
所以受治
常在事果
因不在本

應之曰。夫客謂其人。以自待之不厚。或自謀之不臧。由觀感牽涉。邇之可害於其家。遠之或凶於其國。雖在不佞。亦以爲然。第如客言。其事固已由己而及人矣。由己而及人。其事固當別論。蓋不佞所言者。私管而非公惡。至及人則入於公惡。而非私管明矣。使有人於此。以其豪奢縱侈之故。乃至逋負之纍纍。又或以此。使其家父母無所奉養。子弟無所教誨。此公惡也。國法清議論之可也。顧其所以論之者。以果而不以因。以廢溺其責任。而非以其豪奢。向使其家所區爲。養老課幼之資。爲所篡取。而以治正業。已而不效。致其老幼罹飢寒失教之

殃此其爲公惡而可爲國法清議之所論等耳。英民巴瓦爾殺季父而盜其貲。以畀所私之婦人已而伏辜。纒死彼雖以所盜之貲財餉軍助賑。社會不能以是之故議末滅其盜殺之罪也。又如有人以嗜慾衆多之故爲其家人骨肉之所憂。此卽謂之爲寡恩不慈可也。顧嗜慾不必皆不善。而其身爲骨肉之所憂念正同。蓋家庭骨肉相待爲生之理。有如是者。大抵一人之行事。使非關於義所不容已。乃忽然不爲他人道地者。其所爲皆過。特其過也在果而不在因。不得討本窮源。取其身之私眚以周內之也。又若其所犯雖爲僅及一身之私眚。然由之而於社會義務有所曠溺者。則其身常有當坐之法。譬若有人內作酒荒。此私眚也。然使其人身係軍官。或司警察。而當踐更之頃。則其沈醉於法當誅。總之。但使其人所爲外於一身。有所傷害。或雖未害而其勢足以致之。凡此皆爲公惡。而爲清議憲法所得劾治者也。

然使其所爲於義務靡所曠溺。而於一己之外。無的然可指之損傷。則其所害於社會者。僅存於流極。不在於事情。如此者。律謂之締合之害。 Constructive

自絲關於
民德者深
故當忍繇

合後起之
害以邀人
道之幸福

締合之害。社會固宜容忍之。於以收人道自繇之大利。使國家以丁壯之民。不自檢束之故。必取而加之以罪罰。則不佞竊謂與其爲此。而云防其自廢。於社會之義務有不勝也。莫若直指事犯而徑罰之。爲愈何則。義務者。社會雖可責於其民。而理資其人之自靖者也。且議者之意。一若社會欲進卑弱之民。於齊民之平格。捨日伺其旁。見所爲失理。遂劾治之。無餘術也者。此亦不佞所未解也。蓋一民之生。社會於彼嘗有無窮之節制。齟齬以往。弱冠以前。凡以扶植此民。養其自治之風力者。社會既全而有之矣。案此社會二字自兼父師而言故繼起之社會者。今社會之所陶鑄而範成者也。使後起者之智慮踐履。尙不足以進於純全。其故無他。坐今之社會。其智慮踐履。不能無遺憾耳。雖爲之事制而曲防。而則傲無資。終事勞而效寡。察國中丁壯之民。行己制事之間。猶懵然無殊於稚幼。於事前不識所誠求。於事後不知所遠慮。此其過誰實任之。夫非陶鑄範成之者歟。國中學校林立。師資雲屯。先正之格言。前王之法典。此真中材以下之民。不能自用其別識者之所倚恃。而於其心最有率導之權力者也。又況賢智者

常示之以好惡之所趨。乃如是而猶不足。謂社會必挾其多數之力。制爲法律。功令。取人人小己所自將者。而號令却持之。曰必舍汝所欲而從我。此不徒於公理爲不倫。卽以功利主義言之。亦未見其有益也。何則。丁壯之民。非厲己以自立。無衡慮困心之效故也。且事之以所爲而求所欲。不可得而適遇其反者。莫此甚也。今使吾所號令却持者。其中有中上之姿。彼方奮發有爲。以顯其獨立之明德。則罔竊銜而逸者。勢也。蓋強立之民。於事之涉己者。必不稍假。外人以侵蝕之。權強而爲之。其勢必出於畔。去甚且故。爲其反以顯示其私權之獨尊。此吾英當察理第二之朝。國中清淨教黨。嘗欲以嚴正谿刻之風。倡於一國。乃繼起者。故爲荒淫。以相虐譴。卽此故也。故曰。求所欲而適遇其反也。若謂無形習染。而尤效可憂。此其說固然。願民行之憂。其尤效。而終爲社會之殃者。莫大於行傷人之事。而違其罰。乃今不佞之所論。非傷人之云。而傷己之當禁否耳。夫使其事。果足以傷己。則以其終傷也。見者方將引之以爲戒。是無尤效之足慮也。使見者而猶不戒。則其事於己。固無傷。夫不傷人之事。而於己。又無

社會所不
可干涉小
己之私者
尙有他故

傷也。則吾不知必禁其尤效者所操果何說也。

更有進者。以社會而侵小己之自繇。將其所干涉必奮其一黨之私而輕重不得也。今夫一羣之禮俗交際。取其中多數之所欲者。而著之以爲經。此雖不能無失。尙失少而得多。蓋如是之事。彼惟自審其所利便。而常取有涉於衆者而圖之。是以其智猶可用也。獨至僅涉小己之事。用多數之所欲。定少數之所循。則其效常反此。所謂衆好衆惡者。非衆好衆惡也。不過以一黨之好惡制餘人之好惡已耳。動且稱國而行。而私家之欣厭利損。非其所經心者矣。是一黨之人有所崇信而忌諱者。使他人所爲而觸其所忌諱。背其所崇信。則皆以爲不道。而思所以禁遏之矣。夫人情各有所崇信忌諱之端。甲守一義而乙以爲非。丙所不然而丁以爲信。是二者用意之不同。而不可以卒合無異。胥篋之夫之與篋主也。此二者之不足以相爲謀。無異食肉者之於食薦也。而持論者不察。每謂至治之國。民行於是非未定者。固可以自繇。獨至今論定之過端。是必不可以稍犯。此其言猝視之若大可用者。而乃考諸事實。則二者之界畫又至。

社會干涉
小己其流
弊之事證

難。明。也。且。彼。操。治。權。而。持。清。議。者。又。何。嘗。一。勞。其。神。以。考。古。今。所。論。定。之。過。端。果。何。屬。乎。方。其。用。事。也。莫。不。本。身。作。則。取。其。意。之。所。不。然。者。以。爲。宜。禁。所。心。喜。者。以。爲。宜。行。或。本。於。宗。教。或。由。於。名。教。凡。所。謂。言。經。行。法。責。天。下。人。以。必。從。者。雖。有。時。據。地。甚。高。而。究。極。言。之。則。亦。門。戶。之。私。而。已。矣。卽。有。先。覺。之。儔。而。什。九。所。爲。亦。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雖。其。教。人。曰。爾。試。求。之。於。本。心。將。有。以。見。何。者。爲。公。是。非。而。爲。人。道。所。宜。守。者。然。此。事。實。非。流。俗。之。所。能。假。令。爲。之。彼。亦。本。一。人。之。私。見。卽。所。接。者。以。稍。求。其。符。旣。符。則。執。之。以。責。一。世。人。之。同。己。不。自。知。其。所。爲。之。不。足。也。

吾茲所指之害端。固不但存於意想。然則聞吾言者。意或欲不佞略舉事實。以證所言之不誣。夫不佞是篇所論釋者。自繇之大義。本無事於德禮之失中也。蓋其旨趣閎深。必非一二旁及借喻之談所能盡。雖然。事證固不可無。乃有以見不佞所持之不容已。所關實重。而其害切於民生日用之間。夫非想像爲言。而爲此不痛之呼。曷耳。今夫議者。其始指皆峻禮法之防。將以求善俗之效。顧

也。乃未流所至莫不侵蝕生民天賦之自繇。此誠斯人心德之偏。隨在而可見者

宗教儀文
非社會所
可強

則先觀宗教之儀文。夫儀文者宗教之末節也。顧往往甲之戒律。而乙有不守。則相軛之意。由之以生。今如耶穌之教。不禁彘肉。而守穆護之約者。則深諱之。何則。彼教固不以是爲小節。而以爲大罪故也。將以爲犯戒律歟。則犯戒律不足以盡之也。蓋酒醪亦回教之所禁。然使其徒食酒。則雖爲過端。亦不若食肉之爲大諱也。且回部之諱彘肉也。其始雖以是爲不潔而戒之。逮率行既久。遂若根於性而不自知。故雖印人。其身習不必果潔清也。其教義亦無馨香清淨之足述也。而獨於彘肉。則獨欽欽焉。是不亦足怪矣乎。今使一國之中。而回居其大半。則以三占從二之義。彼將用其大半之權力。禁通國屠豕而食其肉者。此回部至常之事也。是亦取其衆惡者而侵小己之自繇者也。自吾黨觀之。其事爲是乎爲非乎。則將曰非也。然非矣。其何以非。夫以彼之社會言。此事固其所衆惡者。且以彼教言。是若果爲天神之所不福。將以其禁爲異教之不相容。

乃至宗教
亦非社會
所得強

歟。則其說又不爾也。何則。食彘雖宗教之所禁。然天下無必食彘肉之宗教也。非異教之不相容也。然則其禁之所以非無他。事關於小己之一身。其是非取舍。固非國法所宜問也。

前事近日見於印度者也。則捨此而西。試觀西班牙人之所爲。夫西班牙篤守舊教者也。其國人謂事天享帝而不依羅馬之舊宗者。其身犯無上之罪業。故一國之內。教無異宗。此非所謂風同道一者歟。歐洲山南諸國。以僧尼而嫁娶者。不獨爲犯教律也。且羣以爲不潔清穢亂邪淫。不可以恕。今使彼民本其信教至虔之心。而禁修教牧師之有室。吾不知此自修教之人觀之。其事居何等也。假使行己之事。其主權爲他人所得侵。則西班牙人之所爲。非無道也。彼方以此爲褻天。以此爲非聖。以此爲惑世而誣民。則本其衛道之意。而禁他人之遂非。夫甯非義歟。今夫宗教名教之中。民固各有其是非。而亦各有其天經地義。方其取他人之所爲而禁之也。莫不曰我是而彼非也。故彼我所以責治者也。我非彼所以責治者也。使聞者以是義爲不足歟。則於人所以自適己

其證徵之於本英者

事。而利害不涉他人者。當知其權限之所在矣。

於是聞者曰。是所前引者。於吾英皆無當也。今夫英。自繇之國也。則清議之所爲。何至取人人口體之養。如食肉。而代謀其是非。又何至以宗教而預人男女居室之事。凡此皆其所必無者也。無已。則請舉吾英所不免者。公等亦聞吾國淨士之遺風矣。但使一時一地之間。此輩多有。如今日之新英倫。則一切娛遊宴衍之事。彼方以爲蕩心破道而悉禁之。若音樂。若踏舞。若百戲。若角觝。俳優。凡此皆淨士之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或爲宗教。或爲名教。其以此爲有害於人心。而當禁遏者。雖今實繁有徒也。且如是之心習。其在吾英。見於中戶之民最衆。故如是之民。其於國會也。亦甚有力。一日者。議院之中。此曹席太半之勢。本其心之所誠求。以率一國者。亦意中事耳。當彼之時。此曹出其葛羅雲美拓特之高義。申正法。戒奇褻。遂取國人悅情相樂之事。而一理之。吾不知與彼持異說者。其所以受之者。云何得無噉然曰。汝曹自刻苦事天可耳。無煩干涉乃公事乎。使公等所爲如此。而於心帖然。不以爲非。則當知無論何等政府。何等大事。

雖有民主
不得奪小
己之自繇

衆之民權。藉無故而干涉人之私者。其不受而復之之詞。盡如此也。是故道二而已。使自治之事。而其權宜付之國家。則若前所爲。身被者。捨俯循繩尺而外。無餘事也。脫其不然。則區區所謂小己之事。不涉於羣。卽非其羣所得問者。其義固無所屈也。

試更舉其一端。於事實較爲易見。夫今之世。知與不知。皆以謂日趨於民主。就令他制猶有存者。而治權則常歸於國衆。或者之言曰。民主之國如北美。其中席豐履厚之家。自奉侈富。爲常人所不敢望者。則必爲庸衆人所不喜。而以爲厲民自養者。是故居民主之國。雖其人有甚多之歲入。然用享之地。不敢過人。何則。恐爲世俗所側目也。是說也。誠難免於溢辭。而未必盡合於事實。雖然。姁媚者。常衆之心德。且彼方謂社會於人人居處奉生之事。有節制之權。則如前所云云者。不獨非虛。且實得其十五六也。夫使均富之說。日行於人間。則以一人而擁巨資。過於一手足之所能致者。其受人指目而爲衆怨之歸者。勢也。彼執工之民。已大執此義。以自爲律矣。同業巧少而拙多。則拙者以其多數之權。

力。曰雖有巧工。其受庸不得過拙者之所當得。於是乃合工聯。定規約。雇工者與受雇之工。設違約束而多取與。皆有罰。夫使民生於羣。而小己自繇之事。宜聽令於社會乎。若輩之所爲。吾未見其不合也。尙有國家侵蔑小己自繇之事。實見諸施行者。且其勢日張。後之所爲。有加於昔。或竟謂社會之於小己。有無限不制之治權。凡社會所欲禁者。於理皆可禁也。且因致其所欲禁。則並取其無害者而繩之。此不佞所目擊。而誠不能已於言者也。

不得藉口
社會權利
之說而侵
人自繇

則有若北美與英屬中。禁酒之令是已。其民以惡風俗之湛酒也。則設一切酒膠之禁。非以養羸治病。無得售酤者。其令前行北美數部中。嗣以扞格而廢。乃近者吾英有號仁人善士。皇皇然取其法以求行於吾國。於是則立戒酒之會。而政黨某公爲之魁首。其言曰。凡事涉人心之隱微。非國法之所能治也。若夫交際習俗。與夫倫理之端。裁制之柄。宜歸國家。非小己所得自繇。此國法之所宜治者也。顧某公不知民之所爲。二者而外。尙有一焉。乃著於踐履。而不及於他人者。惟著於踐履。故非心之隱微。以不及他人。故不可以交際論。則飲酒之

事。卽其一也。或曰釀酒以爲酤。商業也。商業交際之事也。交際國法所宜問也。應之曰不然。酒禁之所侵者。非酤者之自繇也。乃飲者之自繇也。民欲飲酒而國禁之。使無從酤。是與禁飲酒者無攸異也。於是會之人又曰。吾爲國民。故於社會爲會員。於國家爲分子。以國家分子。於社會有應得之權利。吾之社會權利受侵。國家宜爲法令以禁止之。夫社會權利之稱。自此公始。故欲爲辨。當先問何者爲社會權利。於是言者又曰。販賣酒醪者。侵吾社會權利者也。蓋自酒醪大行。而吾所應享治安之福。毀以其擾民性而長亂階也。自酒醪大行。而吾應得平等之利益。傾以其滋失業而增貧算也。又自酒醪之行。而吾之德慧神明。皆無從以演進。以出門無所遇而非險。社會之風氣。日益澆漓。而吾所應享相助相觀之利益。皆從此而見奪也。其所謂社會權利之實者。則如此。雖然。彼所標之社會權利。古今法家所未嘗及者。今自其言而求其義。則不過謂以一民而處社會之中。期人人之所爲。必合其心之所謂。是脫有不然。則此民之社會權利。皆爲見侵。而國家宜用其立法行法之大權。以禁止之。而復其所失者。

是則社會權利而已矣。夫質而言之則其說之悖謬不倫瞭然如此。其爲羣害較一二節。侵人自繇者爲更深。使其義果行則以國羣干涉小己之事。無論何等。不倫將皆有可持之故。可言之理。然則充乎其義。彼直以小己爲無所自繇。有之獨存於心意。乃至本其所思。著諸言行。將於異己者社會權利。皆有損傷。而宜爲國律之所禁。吾道德智術筋力形幹。以一二皆關於社會。則一一無由以自主。乃至是非善惡之標準。亦必受成於他人。惟彼意之所裁。吾末由以自律。惟盡己之義盡廢。而若人社會權利。乃完全也。

來復日禁
人工作亦
侵小己自
繇之事

所謂以社會而侵小己之自繇。尙有一事焉。爲世人所習而不怪者。則來復息業之令是已。今夫安息日猶太之遺俗也。本非景教之規則也。然民於六日勤動作苦之餘。使於生計無傷。則六操作而一休暇焉。至善之制也。顧其俗非齊一。則同於不行。使一國之勞民。其中有少半之不休。將其大半者即欲休而不可。是以載諸國律。責諸作之皆休。雖有鉅功。不得於安息日而治業。是亦行其所宜。而於社會爲平等者也。而至有人用安息之日。以補其所不逮之私。則法

所不禁者也。乃至於其日。爲嬉遊娛樂之事。則於法尤無不合。固知有其嬉遊娛樂之子。將必有其執事服役之夫。故在此爲其驩休者。在彼有其操作。然操作者。自居其寡數。而驩休者。自處其多數。以寡利多。固爲無惡。又況是操作者。本自樂從。而非相強者。彼勞力者。意謂使其徒於安息日而皆執功。勢將以六日之庸錢。爲七日之勤苦。然不知諸業盡息之餘。是以寡利多者。不能空執業役。以事遊樂者也。且使彼重休暇而薄多資。則違而去之。莫之禁也。安有空勞者乎。卽不然。使七日之內。而勞者必有一日之息功。則舍日曜而擇其餘日。誰復禁之。是故自人事而言之。彼禁安息之執功。於義無一可者。必窮其說。則以其事有背於宗教之規故耳。雖然。宗教神道也。國律人道也。治人道而雜以神。此野蠻之政。必不可行者也。羅馬古諺有之曰。得罪於神者。神將自罰之。蓋使其人所爲於人道。爲無傷。而所謂得罪於神者。其果爲得罪與否。旣難明矣。乃彼主國律者。獨憑私臆。必取而懲之。吾不知彼何所受。而得此權。且何所據。而自居爲天吏也。今夫宗教之說。必以己之所崇信。而率他人者。此從來異宗相

鋤而爲教流血之所由起也。歐洲數百年以來。所爭皆此等事。論者以謂長夜漫漫。卽今日矣。顧審而觀之。特其程度差減耳。其根株未嘗絕也。不然則汽車安息日不得開行。博物館安息日不得縱觀之說。何以興焉。吾教之所是。雖爾教之所非。而必行吾教之所非。雖爾教之所是。而必禁使汝而不循吾教之戒。律。上帝不獨怒汝也。將以我之恣汝而亦怒之。是則其人之用心而已矣。嗟乎。此宗教名教之說。大行自繇之所以無地也。

論摩蒙宗
之自繇

不佞於行己自繇之義。已言之不覺其煩如此。然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則景教旁門。所謂摩蒙新宗之一事。今者吾國輿論於摩蒙宗。其攻擊誅鋤。可謂不遺餘力矣。夫以一二無聊之民。非有出羣絕類之姿。爾乃謾聞動衆。獨倡宗風。於科學報章電信汽車盛行之時代。斯其事固已奇矣。乃一宣其教。從而信者數十萬人。儼然與舊教正宗。有分席爭存之勢。此其事誠出於意外。而其所以然之故。又足以深長思也。其所持宗旨。雖未必盡厭於人心。然其立教也。則亦有以身殉道之教主。蓋倡說之人。已爲亂衆所擊殺。而守其說者。亦多受侮被難。

而不回。至於今其教之全會。既蒙驅逐。不得安處故鄉。而避地於沙漠無人之境。而英國之人。猶或謂宜以兵臨其地。勒令棄其故所持之邪說。回向真道。爲衆人之所爲而後已。夫英國之於宗教。二三百載以來。號能容異。而不以宗門致流血者。且其民又以自繇相高。彼摩蒙者。獨何罪。乃盡奪所得享之自繇。而爲異己者不相容如此乎。諦而考之。其故無他。獨以所倡新宗戒律。以一男子而妻羣女爲宜。異於夫婦匹合之舊義已耳。夫羣雌孤雄之制。非摩蒙之所獨有也。行於支那。行於天竺。行於回部者。不知已幾何年。何摩蒙宗行之。而遂不可想如此。則無他以倡之者爲英種。而又附於景教舊宗故也。夫不佞親倡女權之義久矣。則於摩蒙宗所揭衆妻之制。向背何如。當爲有識所共白。蓋其制之非。不僅奪女子之自繇也。誠其制於陰陽配偶之義。爲畸重輕。徒責女子之貞。而忘丈夫之節。於天下報施之理。斯爲不平。然而彼摩蒙者。獨無說乎。彼謂其制在此。雖若驚俗。而天下文明國有行之者。則其事不爲絕於人理。且天下能娶之男子常少。而願嫁之女子常多。則以女子而自爲計。與其終身不爲人。

妻何若與人共一男子且其事本出於女子之自甘而非男子所抑勒若謂此制行則夫婦道苦則試問匹合舊制果遂皆樂而無所苦也耶然則居室相莊自爲一事而無關於制又以明矣乃吾國以衛道自任者終以其所爲爲不可恕必誅伐剿絕之至於大過公理而猶未已且彼既以其道爲其國所不容矣則避居遠所親闢草萊烈榛莽而居之夫如是誠宜聽其自爲法度以安生樂業於兩間苟於異己者無傷彼必取其人而逼進劫制之使必循舊義而後可者捨武健嚴酷是己非人之道不佞誠不識其所持之何理也近者又有著作之家以謂多婦之宗乃治化退行之事吾黨於彼雖不必遂加劾治然亦宜以柔道行之以杜滋蔓難圖之勢則不知宗教之事旨趣既異各不相謀吾不能禁彼法之滋蔓猶彼不能絕吾道之流衍剛柔之施又不論也夫使彼法而害則身受者將自悟而改圖乃今者彼既奠其居而安其教矣何勞數千里殊習異趣之家不待禱請而纓冠攘臂以救其歧路之亡羊乎若夫遣教徒以宣舊義治本羣以杜效尤但使本自絲之義而施之其於人理皆爲無惡必示強權

而禁異說。則非理之平矣。且公等所惡於摩蒙宗者。非以其法之夷狄耶。乃往者。建文明之法。以膺夷狄。夷狄則既膺矣。文明則既勝矣。乃猶曰。吾恐夷狄之法。浸假將復熾。陵文明之法。而上之。是無乃太過慮歟。夫使文明之法。而能爲夷狄之法之所勝。是必文明之法。既陵遲。文具張真意亡。而後可。且文明而既陵遲。斯江河之勢。日下而已。彼夷狄之法。以其質健。祛文靡之末流。若羅馬西朝之事者。未必不爲世治之上行也。

篇五

論自繇大義之施行

全書大旨

前四篇所釋自繇之義。要不外舉其大經。俟後賢之竟其緒。卽有一二事之論。列。不過以爲釋例之偏端。而非循條緣枝。以究其義之終極也。蓋不佞是書所言。不外二條而已。欲學者別嫌明微。斟酌於斯二者之間。而折衷其至當。則於二者之限域。不得不詳示起訖。以見其相輔之用。而不可以相蒙。故卽繼此所言。亦非自繇之施行也。特所以施行之法式云爾。

行己自繇
社會干涉
對準

則所謂二條之義何耶。曰。以小己而居國羣之中。使所行之事。利害無涉於他人。則不必謀於其羣。而其權亦非其羣所得與。忠告教誨。勸獎避絕。國人所得加於其身者。盡此。過斯以往。皆爲蔑理。而侵其應享之自繇權者也。此所謂行己自繇之義也。乃至小己所行之事。本身而加諸人。禍福與人共之。則其權非一己所得專。而於其羣爲有責。使國人權利爲其所見侵。則清議邦典。皆可隨輕重以用事於其間。於以禁制其所欲爲。俾其人無由以自恣。此所謂社會干

社會不得
徒以受損
而干涉

涉之義也。

雖然。前謂禍福與人共之。則其人不得自繇固矣。然使社會徒以受損。或慮其受損。遂奮其干涉之義。則又非前例之所言也。蓋一民之行事也。每有自奮天才。於人理國律。無所違失。然究其終效。其勢誠不能無損於他人者。或因彼有爲。而喪其所可收之利益。凡如是之現象。每起於羣制之不中。其法一日而存。其害一日不免。然亦有羣制雖善。而其害不可卒逃者。此物競世界之所以爲酷烈也。譬如國家之科試。執同業而進者數百人。其中得者或不過數輩。或與人同競利實。得者少而失者多。其得者之利。斯失者之害也。蓋糜功力而喪所希望焉。夫其事之利少害多如此。顧古今社會。不以此爲不仁而猶舉之者。則以其事之終利於其羣。而其競之出於公道故也。今夫民之擇術也。固無往而不身與於物競之中。彼固內審其才。外察時勢。而後爲之。使如是而不得志於天。擇人擇之中。則其所失亡者。固不得責償於社會。特使勝負之際。而有奸欺巧僞。侵奪傾軋之惡。雜行其間。新社會不得不持其平而理之耳。

自繇通商
與行己自
繇所據之
理不同

若夫商賈之業。國人交際之事也。民有廢居居邑。具一貨而鬻於市者。其利損皆及於其羣。社會義得以干涉之。是故古之爲國也。有監市。有平價。有閱工之官。以禁行濫。亭不平焉。輓近計學家。則以謂百貨之攻盪。市價之平傾。若任物自趨。而聽售與沽者之自擇。國家執在宥之義。而杜龍斷抑勒之爲。則其效過於國家之干涉者遠。於是經累葉之爭。而卒之有自繇通商之法。制此其義。求之於不佞計學本書。則與所謂行己自繇之義。所據稍有異同。而期於有補民生。其義一也。蓋商業之節制。或爲商業而節制生物殖貨之工。凡此所爲。皆於社會爲拘閔。拘閔每害於發舒。故卽本事而言。不得爲羣之善制。雖然。其所節制者。則非侵小己之自繇。乃國家應行之政令。惟今去節制而任自繇。旣以自繇而得其所祈嚮。而節制不能。是節制工商。轉不若放任自繇之爲瘡。是故自繇商法。乃計便利而爲之。與行己自繇爲無涉。如問國家廉察攙僞售欺。當以何者爲限制。又於匠作衛生之政。國家於廠主工師。宜如何以程督之。計學遇此。主自繇之說者。皆以節制之餘。其收利轉不若放任自繇之衆。而非曰其事

爲小己之自謀。國家於其事有不當問也。然商業政令之中。又有關於小己自繇。而爲國家所不宜干涉者。則如前篇所論之麥音酒禁。支那之鴉片煙禁。各國運售諸毒藥之禁。與夫一切貨物。一經施禁之餘。則無從購買。或不易購買者。皆此類也。凡如是之禁制。其所侵者。非販賣者之自繇權。乃購買收用者之自繇權也。

論售賣毒藥之自繇

則如售賣毒藥一事。有極可論者。蓋於此國家干涉之權。與小己自繇之實。二者疆界相錯。非經詳審。不能劃然分明也。夫國家之天職。存於殫罪惡。防害傷而二者之事。又有其禁未然。懲已然之異用。顧禁未然之事。每患其濫施。濫施則於國民大不利。不若懲已然者。其事常有實跡之可論也。其事既存於未形。雖國民灼然宜任自繇之行事。往往以疑似之難明。文致之近理。皆可指爲罪惡傷害之媒。從而禁之。斯爲濫矣。然使國家官吏。乃至社會齊民。曉然的然。見有人起意於爲惡。而乃漠置坐視。藉口疑似難明。事非小己之說。必待惡著而後懲之。則又安心害理。而非文明社會之所宜有者。今使毒藥爲物。捨殺人無

可。用。者。則。國。家。不。僅。當。禁。其。運。售。雖。絕。其。產。殖。蔑。不。可。者。顧。毒。之。爲。物。亦。視。用。之。何。如。耳。用。之。得。其。道。將。不。徒。無。所。殺。且。將。於。人。事。大。利。而。有。功。今。徒。見。殺。人。而。禁。之。此。其。說。與。銷。刀。兵。而。絕。水。火。者。何。以。異。乎。然。則。自。癩。罪。惡。言。運。售。毒。藥。固。不。宜。徒。禁。也。且。更。自。國。家。之。宜。防。傷。害。而。言。之。使。國。家。官。吏。乃。至。社。會。齊。民。深。知。一。橋。梁。之。已。朽。而。將。坍。乃。有。人。闖。然。欲。踏。而。過。之。倉。猝。之。閒。不。及。與。語。則。雖。執。其。人。而。轉。之。未。爲。侵。奪。其。人。之。自。繇。也。何。則。自。繇。者。將。以。爲。其。人。之。所。欲。爲。者。也。使。彼。而。非。狂。人。則。踏。危。橋。而。墜。水。溺。非。所。欲。爲。可。以。決。知。此。防。害。傷。而。小。已。行。事。有。時。可。干。涉。也。雖。然。使。其。人。所。行。非。灼。然。可。知。之。事。而。未。然。之。損。又。非。其。重。且。大。者。則。雖。蹈。險。履。危。宜。聽。其。人。之。自。決。何。則。彼。固。有。所。期。而。自。計。已。熟。然。後。出。於。此。舉。不。必。旁。人。爲。代。慮。也。故。遇。此。之。事。使。行。者。非。童。稚。之。無。知。非。病。狂。之。失。智。又。非。當。時。思。有。他。屬。情。有。拂。亂。而。視。聽。因。之。而。瞆。也。則。相。爲。之。仁。止。於。告。以。所。危。足。矣。不。宜。必。強。而。禁。之。也。由。此。可。推。以。議。禁。止。售。毒。之。一。令。而。知。法。宜。何。如。乃。不。謬。於。自。繇。之。公。理。則。如。責。令。售。毒。者。於。瓶。匣。紙。裹。中。載。明。藥。

性之毒烈。此可爲者也。購者於其藥之性品。固不能不欲悉其詳也。若責買藥之人。必具疾瘍諸醫之手據保單。則其事太煩費而不便。欲民得用藥之便。而又不至於作非。莫若依法家邊沁豫證之一術。豫證者。訂約立契之事。是已。律載凡民訂約立契時。必循一定文法。如兩造簽名具押。必各有知狀之見證。不如此者。其約契即同虛立。其爲此者。使日後有爭執之端。其人證乃所早具。恃此。故約不可以虛爲。而既立之餘。其要約又不同於空設也。凡售賣可以作姦之貨物。皆可以是法行之。譬如賣藥之家。可令每當售出之時。簿記時日。買藥者之姓名居址。與所買之品色輕重。及其用之云何。使無醫者之方案。則買賣二家而外。當有在旁知狀之人。如是而爲之。庶不爲購藥者之阻闕。而於作姦爲惡者。有莫大之峻防。則國家干涉之與小己自繇。可並行而不相侵也。

積民成國。國立則有戢暴禁非之特權。此古今社會之通義也。以此而所謂行己自繇者。乃有時不可以不屈。今如飲酒而湛醉。此以常道言之。非社會之所宜與者也。願使有人。嘗以其醉而傷人。他日復醉。社會禁之。不得引行己自繇。

行己自繇
何時而屈

無禮不獨
社會可以
干涉

自繇干涉
有難明之
分際

之義以自衛也。雖取其醉而懲之。有傷人者。被之以加等之罰。舉不得謂社會過也。蓋其人既嘗以醉而傷人矣。則他日復醉。已爲傷人之將然。傷人之將然。社會義得以禁阻之。又若惰懶之行。使其人不仰食於縣官。又非有背於雇己者之要約。則不得侵其自繇。而加之以罰。顧使其人以懶之故。而隳其所應盡之義務。如惰游飲博。而致其妻子饑寒。如此。社會雖執其身。而強其操作。未必遂爲嚴酷。而侵小己之自繇也。

又有事焉。行之則爲其身害。然於他人固無損也。故以行己自繇之例言。社會固無取於禁遏之。然使彼爲其事於通衢大市。衆目羣耳之間。則爲無禮不獨。而有害於風化。此又社會之所得禁止者。天下固有其事無絲毫罪過之可言。然其行之也。不可以衆著。凡此皆得以無禮不獨例之。而社會有其行權之地。而行己自繇不得不爲之屈者。此其義無待詳言而可知者也。

尙有一事。以欲與自繇之義。並行而不悖。故必詳論之。以求其處置之所宜。夫一人之行己雖非。然以其無損於人。社會不爲之干涉。雖然。彼行者則有其行

己之自繇矣。設他人者。從而慫恿之。逢長之。將彼亦有其自繇否耶。曰此不易作答之問題也。蓋自其表而觀之。則以甲而勸乙之行事。此其事爲及人。而利害不終於一己。故贊成諫阻者。國人交際之端也。交際之端。其善否宜爲社會所得察。不得以行己自繇言。此一說也。雖然。使議者卽事而更思。將前說未歸於至當。蓋其事雖非行己自繇。所可例而其理則爲行己自繇之所賅。使前說必伸將充類至義。數推之餘。必與行己自繇之義牴牾而不並立也。夫使一人行己於利害。僅及一身之端。必自擇其所宜而自任其禍福。則彼與入有所商略以謀其方。各申其意。或相勸焉。或相沮焉。是亦不可以不自繇者也。在乙既許其可爲。斯在甲自爲其可勸。特其事之可疑而難決者。彼慫恿逢長者。或爲此而有自利之私。抑所治業。乃作慝媒姦。其事爲社會國家之所惡耳。蓋社會之中。固有一等人民。其所業與公益爲反對。而以傷害風俗爲治生之資者。由此言之。彼社會宜取而干涉之乎。抑將放任之也。今夫男女踰閑。宜含垢優容。而不可禁者也。禁之則法不行而大擾。乃至蒲博亦然。然彼公然設女閭而張。

博館者。亦將予以自繇也耶。如是之事。實界於行己自繇社會干涉二者之間。其於二者宜何屬。至難明也。於是議者有二說焉。其主於優容之說者曰。法之所宜辨者。在淫。嫖。蒲。博。之當禁否耳。不得以民業之而遂以爲罪也。故使女閭博館。而宜禁。則淫。嫖。蒲。博。之見於私家者。當先禁也。使其見於私家者。而不可禁。不當禁。則資何說。以禁博館與女閭乎。故使民之行己。誠不可以不自繇。則國家社會。於徒用及私之事。固不宜干涉其是非。干涉皆自亂其例也。害其事者。則戒飭之。利其業者。則勸誘之。而聽行己者之自擇。皆所謂自適己事者耳。必以武力禁制之。皆徒爲煩擾。而不知政者也。其主於法度之說者曰。夫小己自繇之事。誠非社會所得以主張。而明知傷風害化之事。則不在此論也。且牟利者之心。何所不至。但少料理之。使自繇者無墮其術中。此未必遂生害也。是故蒲博誠不可禁。然使自繇之民。爲之於其家。或於其所衆立之邸舍。無不可者也。而城市博館。抽利陷人。何不可禁之與有。固知禁設博館。雖有至嚴之令。皆未必其果行。蓋與法相遁無易此者。然法行之餘。彼將避人擇猥僻之地爲

之。而不敢公然懸望以爲招。此其於羣。爲益亦既多矣。若夫已甚之政。則亦非吾說之所持也。夫二家之說如此。誠皆有所明之義。而於行事似後義尤長。顧不佞於此。不敢爲斷決之詞者。竊謂爲惡之人。常有主從之分。今者狹邪之遊。呼朋之博。彼躬爲此事者。主也。而設句闌。具場館者。則從而已矣。乃今之法。不問其主。而獨嚴其從。其於理果爲平乎。故未敢決也。且由此而推之。凡買賣之交際。尤非社會所宜涉也。蓋天之所產。人之所登。使用得其道。其於人皆爲利。乃或濫焉。斯爲害已。顧彼售是物之人。未有不以濫爲己利者也。然不能以此義故。遂謂前者麥音之酒禁爲得中也。賣酒之家。固利於國人之湛酒。若以此而禁之。彼以酒爲中和之天祿者。與俱害矣。雖然。彼以己利而獎進湛酒者。實爲害羣。而國家之禁。亦合於公理。特過斯以往。則侵小己之自繇耳。

尙有進者。設國家於其民之所爲。深知其有損。以行己自繇之義。既聽其所爲矣。然爲之設間接之沮力。使其民不至於羣趨。此如知酗酒之敗德。乃爲之高其酒價。限坊肆之多寡。定開張之處所。使其民得酒常難。可乎。曰。凡此見於實

論權酒於
民自繇何
若

行之政。皆宜別白爲論者也。夫制爲酒權。使其物致貴而難酤。此其去禁酒不許民酤。特一間耳。使權之。而是則雖禁。不爲非。使禁之。而非則雖權。何嘗是。蓋於富爲權者。其於貧與禁同也。且卽富而言。亦無殊於坐飲酒而得罰。故以自繇之道言。其人身爲國民。苟國課旣完。而於人無餘負。其行樂之方。與所以散其財者。皆切己之事。而非他人所得干涉者也。然則國家獨取煙酒而加之。征權非歟。曰。是又不然。夫國欲無賦。民不能也。且其賦民之術。往往能爲其間接。而不可以徑施。故不得已。輒取民生日用之所資。而加之以征賦。雖明知其於民有不便。然欲不如是而不能。故治國之征百產也。常擇其所饒者。而置其所需者。夫擇民之所饒而征之。可矣。況夫所擇之物。用資有節。淫則傷生。害德者哉。特征賦之事。常有自然不可逾之界域。多取而逾之。則征額反減。使爲賦者知此。而爲之制法則焉。以收最多之歲入。此不獨無可瑕疵也。抑且爲知治者所共由也。

若夫酒肆多寡之限制。亦有可言者。蓋民間喧嚷麇集之區。本爲警察之政之

制
限酒肆之

所重。而於酒肆尤謹者。以害羣之事。每由此興也。是以售沽酒醪之權利。必界之有籍可信之家。

此言當市而飲者其沽取至家者不在此論

或有人焉爲之任保。卽其中開閉之

時刻亦宜由社會定之。假設肆者防範不周。常致生事。或爲奸人盜賊之所聚。居而干犯法典。則應封閉。收其縱容辜權之利。凡此皆社會之所得爲者也。乃至再加禁制。其合理與否。非不佞之所知矣。蓋社會取酒壚飲肆。而限其數之多寡。意固欲使飲者難得酒醪。不至易淪於酗醉也。然其所爲無異以慮數人之過量。敗德而罰及通國之不及亂者。使不得美醞以養生。且其政獨可施之淺化之民。待其衆如童穉。如蠻夷。必時加束縛檢制。而不可稍縱自繇者。而後可至於文明自繇之國。未見此術之宜施行也。吾英治化。以蛻嬗之未已。故其政令。於自繇禁制。二者主義。往往牴牾。察其政什八九立憲自繇矣。而二三專制之嚴威。與夫父母政府之號令。

父母政府者所謂視其民如童穉而行其保赤之檢制者也

猶雜行於其中。

不知既立憲自繇矣。則行其專制父母之政令。未有不爲害端者也。

前謂以行己自繇之故。民若各本其在己之自繇。而相約爲合體。使其事不涉

於餘人者。其義亦可以自繇。此所謂本行己自繇。而爲會合自繇者也。夫人之共事。苟心志無變於其初。則契約之事。可以不立。以其志之常變也。故契約立。而相責守之義起焉。此各國律令之所同也。雖然。有其變例。今如兩家所立契約。其行事於第三家。應享權利。有侵損。則其相責守之義。爲虛。且有時其約。卽於兩家。應享權利。有侵損者。其責守之義。亦可爲虛。何以言之。譬如身爲化國之民。而與人立約。售其妻子。此其約無可責守者也。乃至爲約。以自售其身。或任人售己爲奴婢。此亦無可責守。國法清議。無爲責者。夫人於其身。可謂得自主者矣。然如是之契約。自社會視之。若無契約者。其理固甚明也。何以言之。蓋所謂行己而不涉人。非他人所得干涉者。其義無他。卽以此身之自繇。故耳。乃今彼則自貨其軀。自貨其軀者。放棄其所享之自繇也。故彼以此一事。從此不得以自繇論。不得以自繇論。故其身不得以自主。不得以自主。則其人無賣己之權。夫自繇之義。衆矣。然自繇以不自繇。此於義爲不並立。故自繇於他事。可獨自繇。於放棄自繇。不可。此賣己者。所以不得以自繇稱。而其契約爲無契。

約也。

解約自繇

自此一事之特異而言之。則其理之分明如此。由此而知其理之所概者。不僅此一事也。但以生世所遭之不同。而自繇之界域亦異。夫時有變而道有權。則其所以言自繇者自然異耳。今如兩家爲合。而其事之利害。不關外人。則固各用自繇。無所限制。顧卽以合者之自繇。而利害不關於局外也。故相約爲合之人。理亦可相約而爲解。夫契約之事。涉於財產者爲多。惟此則既立之餘。期於必踐其約而後可。至於他約相將之事。其爲約者。固可享解約之自繇也。德儒渾伯樂著國家天職論。每言人事。析理至精。不佞前篇旣引其說矣。渾嘗謂兩家爲約。而事使交通之誼。因之而起者。其約皆宜行於有限之時。不宜以國法責無窮之信守。夫兩家之約。最重者莫若婚姻。顧婚姻之鵠。主於室家之和樂。假使兩情乖刺。則其鵠已亡。強爲合焉。成人道之至苦。渾氏之意。以爲夫婦之倫雖重。然使兩家之中。有一焉不願爲合者。則社會宜聽其離異。雖然。不佞則謂其義關於人倫之至重。而義理亦繁。斷非一二言所能盡。竊意渾氏此言。所

爲渾悅簡易。若此者。於著筆時。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否則以彼之識。當知茲事體大所關於人道至深。而彼所據以爲斷論者。爲深不足也。今使有人以其所口許。或自其所身行。已使他人視其人爲終身之所仰。且由此而置其一身之私計。惟所仰者之賴。而禍福共之。則彼之於是人。固從此而有應盡之天職。雖有參差扞格。固宜資他術以補救。而棄置固不能也。又況緣兩家之合。其事或迤及於餘人。使受其影響。或因其所爲。而榮悴甘苦視之。如婚媾之事。將有人焉。且由此而受生矣。則兩家者。於此受生之人。自有無窮當盡之天職。而彼之所受。方以兩家之離合而大異焉。夫如是。則是兩家者。其所享之自繇。其界域得無稍異其廣狹耶。不佞非謂以是之故。兩家離合之自繇。遂從之而全失也。亦非曰兩家宜犧其所身受之幸福。而爲此受生之人計也。顧離合之頃。不緣此而少抑其自繇。則不可。渾伯樂謂兩家之自繇。解約自國律視之。不當以有外待者。而不同。而不佞則謂兩家之自繇。解約自倫理視之。所當以有外待者。而大異。夫婚媾之離合。於人道所係。豈不重乎。矧乎爲所生者之所待命也。使

其人不由此而宿留審顧。而乃脫然逕行。徒以行己自繇爲解。雖國法所不必及。要不可謂非倫理之罪人也。雖然。不佞之及此也。謂自繇之義。有不可以一概爲用其例者。示廣狹耳。而世之論婚媾離合者。常偏重於兒女之苦樂。而於夫婦之禍福特輕。此則又非不佞主張自繇之指矣。

事有必不
可以自繇
者

曩以自繇之義之不明。於是有宜自繇而不得自繇。有不宜自繇而自繇者矣。近世歐洲一二事。自繇之說最盛。而自不佞觀之。則其事謂之自繇而濫可也。蓋行己之所以得自繇者。非以其事之成敗禍福。一己任之。而與人無涉乎。然則爲他人謀。抑爲他人治事。大若謀人之軍師。小若受人之牛羊。其斷斷無自繇之義甚明。不得曰他人之事。同於吾事。遂可率意而徑行也。是故國家即以慎重齊民自繇之故。畀人權位。使之居民上以理之。其人之行事。必時時爲之覺察。不容己之勢也。乃至身爲一家之長。其云爲動作。所事畜者。休戚視之。義尤不容以自恣。而今人則幾於全忽之矣。今夫居室之事。舊俗夫之於妻。有無窮之專制。不待論矣。彼持此無理不公之舊義者。不必以行己之自繇爲詞。且

憫然以綱常飾其強權之說。是故人道改良。莫亟於此。必取舊義掃滅無餘。使爲婦者應享權利。同於其夫。其性命財產。同受國律之保護。與男子無殊。於天理人心。庶幾合耳。又如國中童幼。亦坐人親誤用自繇之說。致社會不得施其懷保。俗之視所生也。慈良者等於其一身。暴戾者同其所飼畜。國家稍一過問。則曰侵其主權。夫今日之童幼。固後此之國民。而有共治此國之義務者也。則國家天職。自宜使其身有承此義務之才德。顧今昌言此義。而施之有政者誰乎。爲父母者。於兒女。既致其生矣。既使之爲人矣。則後此奉生之能事。所以爲人。所以接物。皆必及早爲之。施教此爲人親者。無旁貸而最爲神聖之天職也。顧乃國爲定法。責使必行。則吾國士民。方且色然而駭矣。雖有國塾。而子弟之送入與否。方一聽其自擇。夫已有所生。而不爲教養。使之長無以謀其衣食。而才心德。不經陶冶。無以自存於物競最劇之秋。此其罪惡。不僅負所生也。實於所居之羣。有其大負。是故墮如是之天職者。國家雖取而干涉之。使爲人親者。各出其費而無所逃。不得以侵民自繇論也。何則。是其事關於社會者至鉅。

社會但責
教育而不
責者所以教

而本非其身所得自繇者也。

第使一國之民。皆知教育後生。乃國家不容己之天職。則國家之何以教民。與如何教民。其辨難紛爭。皆可以熄。乃今日國中士庶之所爭。而分爲門戶者。正在於後世事。此眞費力竭時。其徒滋衆議而寡成功有以也。向使國家定計。爲舉國童幼。必責教育於其父兄。則責之斯已矣。而教育之節目。宜任其民之自謀。能具資力之家。其爲子弟擇術求師。自宜聽其人之所便。而國家之所伙助者。則有無力孤露之兒。與無人爲謀教育之稚幼。足矣。輓近言羣之士。多不以國家主張教育爲然。以謂無益於民德。如斯實塞顧其所論。非指責令教育。乃謂擇術從師。與一切學業之程。國家不應爲民代謀而已。此固絕爲兩事者也。若夫教育之節目。如所謂何以教與。何如教者。使國家必取而干涉之。以約束一國之學術。使歸於一途。則不佞之不以爲然。與向議者諸公正等也。前篇言特操。言異撰。言獨立。言言行思想之宜異而不欲同。使於其義有明。則一切方基於教育之各異。蓋所惡於國家之教育者。彼將立一格焉。以陶鑄一國使務。

歸於冥同如一。壠之禾如一。邱之貉。顧其所立之一格。非必至美善者也。特其時之君相師巫。當權貴族或國民代表之大半。所號爲美善者耳。使其術不效。則固誤國民矣。就令而效其勢。亦將以劫持人心而成拘墟束教之大弊。是故以國家而任教育。課其終效。無一可者也。然則國家終不可以設學矣乎。曰。可。必其所設之學。與私設者。雜然並存。與相摩厲而去就。則聽民人之自擇。此一道也。又或一國之民。智卑微。非前識居上者爲之倡導。其勢必不能以有學。如是準兩害取輕之義。而爲之設庠序。厲學官。可也。此如商務然。以其民私家之不足以有爲。由是而有官設之公司。與夫官督之商辦。然此皆治化民力幼稚者之所宜。乃至文明自繇之國。民之成學者已多。則一切宜任其民之自致。而國家之所宜重者。督國民子弟之必學。而孤露貧乏力不辦者。則設公帑以餽助之。是則其職而已矣。

考試之法

法立矣。將有以爲督法之具。則非賴於考察不行也。故國家於民。既責令以不容己之教育。則於通國十齡之童幼。必歷其家。以試其能讀書識字否。設其不

能詰其父母。設無故而。不令兒就學。宜加以薄罰。而必令具費送兒就學。然後已。如是而每歲行之。其試已學。則稍高其程格。大抵皆最淺之普通學。以人人可及者督之。不驚高遠也。過斯以往。其有深造之學子。則設科試而聽其自來。及格者宜與以文憑。以爲所學之據。然有不可不慎者。蓋主試若操枋者。將漸有牢寵學界之權力。而以其意之是非爲是非。且由之以定去取。此大害也。今欲免此其所發試。皆取無可異說之事實。及科學中所已定論之物理。若所試者爲宗教政治之科。其所問者亦盡於事實。如某家某人成說。及某之類。令承對者常案而不斷。如此則一時柄執政教之人。不得借程試爲規。持風氣之事。以殺縛異議。守一家之言。而人人於學說可聽。其自擇。蓋凡爭執之理。使操柄者得奮其權力。以驅其民於一偏。將無論其事之是非。皆有大害。若但就事實而課來試者之所知。則固無弊。而公允有憑者也。譬如所試者爲哲學。則試以陸克汗德二家學說之何如。如此。雖不信景教之人。亦不妨試之以新舊之二約。其事蹟具在。而疑信向背之情。固不論也。大抵國家程試。至於高等專門之

驗產併合
非侵自繇
之政

科。往者不追。來者勿距。若畀主試者。以事外選擇之衡。如兼選聲名品行之類。則未有終之不生害者也。卽至獲雋之考生。其所得學。憑亦不外爲學級之據而已。不得執此以享社會它端之利益。以自別於平民而負權勢。此則德儒渾伯樂之論。固已先獲於我心。而無假不佞之複陳者矣。

且世人以不明自繇之精義。致自忘其爲人親之天職。而以國家所宜過問者爲不宜過問。豈獨教育童幼一事然哉。今夫人生一世於承先啟後。閒生子者。眞一大事。已自無而使之有。問是兒之一世將爲己與人之福乎。仰爲己與人之菑乎。苟爲之親者。不與之以自立之資。不教之以修己接物之大義。則其人爲至不仁。而於所生爲有大負。彰彰明矣。且輓近之文明國。未嘗不以過庶爲憂。貧人生子而多。勢將使國中勢力之民。所得降而愈薄。此計學之公例。不可道之災也。是故吾歐大陸煤氏之法。莫不先驗家財而後許其併合。此亦國家所宜過問者也。雖其政之利行與否。視其國之人心風俗爲不同。而謂之侵民自繇。則必不可。蓋其法所干涉者。乃眞害羣之事。而犯此者。爲鹵莽無遠慮。縱

私慾而不顧其羣之害甚明。然而世俗之議。則以此爲侵自繇矣。惟以此爲侵其自繇。故每眞侵他人之自繇。而在己若行其所無事。嗟夫。世之人。奈何以妨害同羣爲己之權利。而彼但行己意。於人無毫髮之損者。又不許以自主之權耶。

不佞是編所以粗釋自繇之義者具如此。願國家干涉之界限。尙有宜極論者。雖其義稍與自繇相遠。然非得此。則是編之說爲不完。是以願推類而終言之。其所以與自繇之義稍遠者。蓋其事非必侵奪國民之自繇也。非取民之所得爲者而禁制之也。而往往自爲上者視之。乃輔相斯民意美法良之事。願今之言政治者。則謂民於國家舉無事此。與其代民之謀。誠不若聽其民之自謀。此其爲說之利害當否。將必有其可言者。故不佞以此終焉。

以下國
家干涉
事不界
限雖事
關自繇
而進自
強係者

今者國家之政。於民之自繇。雖無所侵。然每爲之不如己者。有三類焉。一曰。事以官爲之。不若民自爲之之善也。蓋自常法常理言之。其事既爲民事矣。則利害最切者。固莫如民利害最切。故其治事也。必最謹。而理財用人也。必最詳。

此段乃西國所以持保盛強之秘慎勿忽之

此地方之工政與夫民間商工之業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雖然此其說計學之家言之屢矣無取不佞更爲揚權於此篇也
二曰其事以官爲之雖善於民之自爲然國家以導誘其民欲其心常有國家思想之故又莫若聽其民之自爲也蓋必如是其民之天才乃益發舒其見事乃以日明而於其國之刑名錢穀日習羣之治亂盛衰日切也今夫吾國訟獄向有助理之制雖其義至深然如前者卽其一說餘若地方自治之通制工業惠賑之民會皆本此義而爲之故其事自自繇言之則尙遠而自進化言之則甚切也蓋欲爲文明之國持旣盛不可復衰之勢以日進於無疆則所謂自繇之民必得此以爲繕性操心之用夫而後能自拔於一身一家之私而與其國之公利衆情相習其身常出以與國人相見而致力於公事之林乃知一言一行皆風俗進退國體榮辱之所關而其民有以常卽於和不至分處於獨也假其無此則其國今者雖治矣其民習將歷久而日溘其民才亦以不用而日窳雖有自繇至美之國憲勢將扞格而不操桀者起而乘之斯其治復返於專制

於國無地方自治之制而勉爲立憲者其轉瞬消滅可以悟其所以然矣且夫地方自治與夫鉅工大業聽民出私財爲一家之制以自力者此其爲利不止於前之所云也觀不佞此書第三篇之論又可以見蓋國之大利在其民爲異事之發達而操術不同也假不任以民而事之以官官惟終古局於一法而已進治夫何由惟以私家民社彼乃互相求勝而各厲其精當此之時善爲國者宜以中央政府爲受與散之中樞衆輻同轂總一國分治之成法擇其善者而布之誠使其事而利則雖棄官之舊制以從民之新制可也

三曰使官之治事太廣將徒益之以可以己之權力其流極將至奪民自繇也今夫國而有政府其爲一國之民所待命者既已多矣乃今於其常政之外有所增益焉使之持其柄是一一所增益者將於國民希望之情嚴憚之意皆有所驅納有所輸散有所推移潛持陰劫久乃益深民之奮發務進取者莫不喁喁惟政府是向甚且向其將爲執政之黨人必然之勢也今使吾一國之路功鐵軌鈔業保險國學商會凡如是之興發一切不由於國民而皆由政府所建

設者。又使州縣自治。訟獄惠賑。凡如是之庶致。其用人陳紀。皆政府居中而綱維之。其職事廩祿。乃至黜陟功罪。一階之進。皆政府爲之操枋而持衡。吾恐是英倫者。雖有大冊。藏諸盟府。且益之以報章之不諱。代議之民權。與夫種種之立憲。將自其實求之。亦特名存而已。不甯惟是使其爲之。而百廢舉。庶績熙。其制度尤茂密。而無閒。且其法實有以網羅通國人才。而使之皆在位。則其所以禍吾國與民者。乃愈亟也。曩有欲吾英文吏。盡出於考選。期以得一時國士而用之。其政之利害。議者人殊。或駁其說。則謂國家名位。利益涼薄。不足收高等人才之用。蓋有才之士。往往於常業民會。所得勝於在官云云。此真不知痒痛者之言論。名爲攻之。而實助之張目者也。不知卽令國家果用其術。使名位與利實並美。乃通國才桀。盡入其彀中。如此。有識者方當憂之。未見其爲福也。蓋議者之意。固以一國庶政。盡責之於官。責之於官矣。乃求盡一國之才。而使之久其任。如是者。其勢必成於部省之政制。而其弊乃有二端。冠倫魁能之士。部省既盡之矣。將所餘在下者。不足與執政反對。而廉察之。其弊一也。根柢蟠互。

久乃益牢。常樂因循而憚改。作乃至雖有雄主亦將擁空名於上而振奮無由。其弊二也。如今日之俄羅斯是已。隱憂之伏。覘國之士所共見也。札爾俄皇之稱蓋羅

馬舊號凱撒之轉

之號雖崇而大權則部省所分操。搖手不得。喜有賞怒有刑。錫伯利

亞之譴戍日而有之。而札爾所得爲盡於此矣。至於其國則舍部省其勢不行。詔書制勅部省定從違。王言猶虛發耳。此其治之眞形也。且文弊之國國民之事待官而辦習以爲常。卽民欲有爲亦必奉令朝廷而以官爲之。程督是故國有災害民責言繁興以謂斯皆師尹之辟致如此耳。使其可忍則賄讒作慝之意興使不可忍則鬻然羣起而挺之。於是乎有革命之事。當此之時脫有梟雄之姿突起而干大位。沛然施號令於向之部省。部省承而行之。則一切如故。故曰朝代可易。部省不更。何則。部省常盡一國之才。無有能承其乏故也。乃若國有人才散處於下而習於自治民事者。則不然。今如法國。民盡習兵。指揮統率之才隨地而有。是以一旦有事大衆旣集。必得能者以爲之衛。又觀北美之民。其習於文法。猶法民之習於武備也。假使數千百美民聚居。無所統屬。

旬日之內。必能自爲政府。制度井然。隱若一國。嗟乎。此真自繇之民矣。民於武備。文治若法。美者將無所往。而不自繇。惟彼之能自治。而自馭其銜轡也。故必不受他人之鞿羈。而爲之奴隸。雖有部省勢。必不能使如是之民。馴伏於其轅。輓也是。故使人才盡歸於上。則部省制成。部省制成。則其行政也。必舉其所利。而害己者。置之。故其國之制度。乃部勒其一國之人才。以駕馭其餘衆。使其部勒愈精。其所收之人才。愈盡。將其凌駕之勢力。亦愈張。乃卒之以平陂。往復之理。雖彼居上之人。亦欲自繇。而不得。蓋專制不自繇之國。非獨所治者之不自繇也。其出治者。亦困苦無繆。而不能以自拔。支那之宰相。與田野之傭民。皆奴才也。羅曜拉之耶穌會人。人皆束縛於其法制。其教會之權力。雖大。而其會員。則無與也。古稱野無遺賢。曷足貴乎。

尙有所不可不知者。使一國之才力聰明。皆聚於政府。將不獨於其所治者。事也。卽政府之智力。其所恃以爲進步者。亦浸假與俱亡焉。蓋凡聚多數之人。以治一局之事者。其勢皆必立成。法循例。故以爲之循之。旣久。必隕然日趨於文。

具。而。精。意。淺。微。有。時。雖。主。樞。要。者。厭。舊。而。喜。新。幡。然。有。所。改。作。然。其。廢。者。謀。之。而。不。熟。慮。之。而。不。周。而。或。至。於。生。害。是。故。自。繇。之。國。欲。改。政。府。常。有。與。時。借。進。之。機。道。在。使。居。政。府。以。外。之。人。常。爲。之。指。摘。而。論。議。其。政。府。必。有。辭。以。對。之。其。人。之。才。力。聰。明。又。實。與。政。府。比。肩。而。無。多。讓。而。後。足。爲。其。他。山。之。石。今。欲。政。府。之。外。有。如。是。之。人。才。則。政。府。所。收。不。可。盡。一。國。之。豪。傑。又。必。有。地。方。自。治。之。制。以。摩。厲。其。治。國。之。才。此。其。事。固。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彼。專。制。之。國。方。其。創。業。立。法。莫。不。至。精。然。數。傳。之。後。常。至。於。腐。敗。不。可。收。拾。者。正。坐。政。府。而。外。無。反。對。耳。

夫。治。國。必。有。政。府。是。非。得。一。國。之。賢。者。以。爲。之。不。可。也。得。一。國。之。賢。者。而。盡。之。令。一。切。之。政。皆。出。於。政。府。則。其。勢。不。獨。將。以。奪。其。民。之。自。繇。而。政。府。亦。以。莫。之。反。對。而。腐。敗。是。愈。不。可。也。是。故。斟。酌。於。是。二。者。之。間。而。善。爲。之。中。制。此。言。治。道。者。所。最。難。也。此。其。事。常。存。於。節。目。而。必。自。其。細。者。而。謹。之。欲。粗。舉。綱。要。立。大。法。以。從。事。不。可。得。矣。雖。然。閒。嘗。爲。之。熟。思。而。審。處。求。其。可。施。行。而。爲。一。切。之。政。所。

折中者。於是得二言焉。曰。使政而舉。則務散其權於國民。使自治。而中央之政府。則爲之總錄。而司分布焉。此其大經也。譬如今日新英倫之治制。其地方自治。歸於鄉舉之官。而部有行省之司。爲中央政府所遣派者。行省之司。常以其部之所爲。彙報於中央之政府。中央政府其勢足以周知一國之事。使一部之治法而善。則著爲令甲。而布之於國中。夫如是。故地方皆競於治理。而政府爲之和同。爲之監察。凡其法所不載者。悉聽地方自主之。地方不如法。則治之以國憲。或咨於其部之民。使更選其鄉官。總之。今世國家政府。其最重之天職。在扶植國民。使有獨立自治之能。而不爲之沮梗。害之所由興者。以一方之事。國聽其民之自爲。奪其權。而代其事也。不知處今物競之世。國之能事。終視其民之能事。爲等差。彼爲國家。而陰求民才之矬弱。以爲必如是。而後吾政舉。吾法行。而國可治也。則不悟國多愚闇。選輒之民者。其通國之政令教化。未有能離孱稚。而卽明盛者也。就令法行治定矣。而置其國於競爭之衝。未或不靡。譬如機然。其筭緘輪桿。雖精且繁。而汽微材劣。則使當大任。舉巨功。其撓折墜敗。

豈待時哉。然則善爲國者。不惟不忌其民之自繇也。乃輔翼勸相。求其民之克享其自繇。已乃積其民小己之自繇。以爲其國全體之自繇。此其國權之尊。所以無上也。